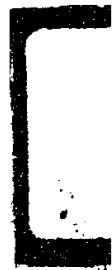


鎮重北西  
記遊疆新

譯雨夏 著

出版總署  
圖書館  
漢維薩  
版本版



1951年五月十五日

# 新疆遊記

陸維、漢丁著

夏雨譯

芷江出版社刊

版字 43987

696.1  
208=2  
2



## 譯序

譯完了這一本關於記述新疆塔克拉馬干大沙漠的遊記，照例該說幾句話

首先我得鄭重地向讀者諸君要說明的是，這雖然是一本普通的遊記，却可以當作沙漠考古的報告或沙漠地理那樣地去研究它，從這本書裏，作者不但清楚地告訴我們沙漠以及沙漠周圍區域的風土人情，同時，對於沙漠的構變以及這裏面值得注意的考古材料，都有詳細的記述，而尤其使本書具有誘人的力量是，作者以及他的手下人在沙漠中遇險的故事。

在全世界所有的沙漠中間，塔克拉馬干無疑是值得被提起的一個，這個向來是人所未知的廣漠區域，就在我國的新疆境內，計自葉爾羌河南岸起一直擴展到那作為西藏北方疆界的崑崙山脈為止，面積之廣，遠勝過鄰近於它東端的「戈壁大沙漠」，很少有人進入到這個沙漠的中心裏去，因此，在牠附近的和闐和溫宿各地便紛紛盛傳着離奇的神話。



中古時代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他的著作裏就這樣地寫着沙漠的鬼怪，他說：「在沙漠中走夜路，要是有一個旅行者疲乏不堪而隨地倒下了，那末，等他醒來時想要追上他大隊的夥伴們，這時，他就聽到近處許多人在說話，甚至還有人低低地喚着他的名字，他以為是同伴們的聲音，於是便向着發音處走去，他就從此迷路了。」

但這些關於沙漠的傳說，端的是可靠的嗎？被人認作謎一般的沙漠區，和外界到底有些什麼不同的地方？漢丁爲了澈底解決以上的疑問，他便不顧一切地率領着他旅行隊冒險進入到塔克拉馬干沙漠裏去了，然而，讀者們如果也想明瞭這個啞謎的究竟的話，我勸你仔細地讀一讀本書。本書的作者薩維、漢丁，是一個著名的地理學家，但他在本書所顯示的優秀的文學天才，是每個有識者所不能否認的，這實在是一部上乘的文學作品，但最要緊自然是這本書裏所記述的許多關於沙漠的知識吧！

僅以這薄薄的一冊書獻給那些想明瞭沙漠情形的人們！

夏雨

# 目次

## 譯序

- 一 迷一般的沙漠區……………一
- 二 在麥蓋提村……………一一
- 三 出發那一天……………二一
- 四 進入沙漠裏去……………二七
- 五 荒涼世界裏的一個樂園……………三一
- 六 小疏忽種下了大禍根……………三六
- 七 從此不見檉柳樹……………四三
- 八 一個可怕的發現……………四九
- 九 再走一千步……………五五

- 十 且掘一口井……………六五
- 十一 最初的犧牲者……………七〇
- 十二 陷於沙風的包圍中……………七五
- 十三 四月三十日……………八一
- 十四 「上帝救救我們吧」……………八九
- 十五 在「死營」的檢閱……………九九
- 十六 跟將死的旅伴們告別……………一〇一
- 十七 一線曙光……………一〇八
- 十八 在此間附近兜圈子……………一一五
- 十九 我們得救了……………一一九
- 二十 向來路上回去……………一二六
- 二十一 何處去找人類……………一三三

- 二十二 和闐河畔的牧羊人……………一三九
- 二十三 伊斯耐拜脫險……………一四四
- 二十四 返死營收拾遺物……………一四八
- 二十五 回到溫宿去……………一五一
- 二十六 帕米爾高原的遨遊……………一五四
- 二十七 塔克拉馬干古城……………一五八
- 二十八 克里雅河邊的半野人……………一六四
- 二十九 關於野駱駝……………一六八
- 三十 第二次橫渡沙漠……………一七五
- 三十一 從印度飛來的雁羣……………一八二
- 三十二 與李達雷辦交涉……………一八八
- 三十三 古本地圖上的舊羅布泊……………一九一

三十四 扁舟泛遊新羅布泊.....一九五

三十五 嬉羌城虛驚.....二〇四

三十六 中國式偵探故事.....二二二



# 新疆遊記

薩維·漢丁著  
夏雨譯

## 一 迷一般的沙漠區

在我們所處的地球上，靜靜地躺着一條長得不可思議的沙漠帶，橫貫亞細亞和阿非利加二大洲，它的地勢，東北高而西南略低，逐漸地傾斜下來，宛如一條已經乾涸了的異常廣闊的大河床，這條沙漠帶在它所經過的區域內，形成了無數著名的沙漠地，在中國蒙古一帶的，有「戈壁」大沙漠，在新疆的叫做「塔克拉馬干」而在「戈壁」的西端，俄屬土耳其斯坦境內的則名為「紅沙」與「黑沙」。

1  
落在波斯境內的沙漠地，是「克維爾」順着過去，就有阿拉伯一帶的許多沙漠羣，而這大河流域的盡頭處，則為赫赫有名的「撒哈拉大沙漠」。

這一條長帶，連綿起伏，越過了半個的地球面，即使費了你一生的時間，也不能光臨到長河床的每一個角落裏，而在這許多沙漠羣之間，廣大得使人難以置信的要算是「塔克拉馬干」了，這個沙漠地帶，從中國新疆的塔里木河南岸起，像巨人的羽掌般一直伸長到西藏北部的邊疆上的崑崙山脈為止，這是一所像中世紀傳說着的神話一般的地方，人跡稀至，向來是蒙僻的廣大的區域，請你們閉着眼睛想像一下吧，你置身在這樣一個神祕的去處，整年整月的看不見常見的綠洲，眼前是無邊際的沙漠的世界，這時候，宇宙在你的想像中變成這麼簡單得只有你和你的伴侶們的世界了，那像海洋一般的沙漠潮，高低起伏着眩迷了你靈敏的視覺，於是幻想之神便跟你開個小小的頑笑，一個美麗的村落出現在你的眼前了，那裏有莊嚴的宮殿，異香的花草，有你所渴求着的仙水，美味的山珍海味，以及別的你所需要着的一切，於是你歡呼了你興奮得幾乎發瘋了！可是當你急急地奔向那圖畫一般的去處時，那裏却一無所有，剛才所見的村落，無非是「幻想」給你的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欺騙。

這便是傳說着的關於沙漠中「綠洲」的故事，然而，在茫茫的沙漠海中，有時確有着這樣的

「綠洲」不過還沒有想像中那樣美麗吧了。

這確是一個神話般的去處。我憧憬着想到那邊去觀光已有好幾次了，直到一八九五年的春天，我才成了行，橫渡過那從新疆塔里木河南岸延長到西藏北方的沙漠地。

自從一八九四年夏天起，我就在中屬土耳其斯坦的首府疏勒住了下來，跟當地的土人混雜着，足有整整的四個月光景，我寄跡在亞洲的帕米爾高原上，和那有「冰山之祖」之稱的穆斯塔格阿塔山上的「吉爾季斯人」在一同過活，那時候，我時常進行着爬山的工作，希圖到達離地七八八〇公尺的高峯，這樣舉行了四次，但四次都失敗了，直到一八九五年的三月上旬，爲了實現我計劃中的沙漠旅行，我乃離開了穆斯塔格阿塔山，中止了我「登高」的嘗試，把我的大本營搬到葉爾羌河傍一個叫做萊里克的地方。

萊里克是一個叫鷲而骯髒的小鎮，我一到了那邊，就感到異常的不舒服，打算立刻開始我的旅行，然而那些當地的土著以及中國官廳的負責者却認爲我橫渡塔克拉馬干大沙漠的計劃近乎理想，不容易行得通，他們還用種種似真如幻的話來恐嚇我，使我對沙漠發生恐怖的感覺，藉以

打破我橫渡沙漠的計劃。可是，這些話，總敵不過我旅行沙漠的決心，相反地，聽了那種種的關於沙漠的傳說，更開始迫切地想去經歷一下憧憬已久的地方。

據他們告訴我，處在和闐和葉爾羌兩河之際的，古時原是個繁華的大城市，這城後來漸漸地深沉下去，遠在好久以前就被埋在沙漠的底層，淹沒無聞了。塔克拉馬干原是這座大城市的名字，後來就用來作為這塊沙漠地帶的名稱了。

住在這沙漠裏的有一種不知名的鬼怪，常常跟過路的旅行者糾纏作祟，有許多成堆的金銀珠寶，被埋在沙漠裏的屋子裏，這些珍貴的財寶，是取不盡拿不完的，但一個旅行者要是想把它們用駱駝搬了出來的話，那可辦不到，鬼怪可決不肯輕易地放過你，使你無法拖了寶物離開那地方，結果，你只得拋棄了已得的一切，苦苦地哀求着他們，這樣，你才能保全了你的性命。

當地的幾個農人，他們還認真地告訴我確有數不清的許多許多的城鎮被埋在「得堅得卡」裏——土人們這樣地稱呼沙漠——而且若有其事似的例舉出各色各樣的真憑實據，善意地勸我中止了這次太冒險了的旅行。有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年人，風聞我打算渡過塔克拉馬干，特地到

我的寓所來訪問我，殷勤地告訴我他所知道的關於沙漠的故事，他說，當他還在年青的時候，他認識一個人，這人從和闐出發要到溫宿去，在途中，他就迷路了，後來他發見了一座奇怪的古城，這座城沒有一個人住着，而在那城內的古老的屋子裏，安置着各種精巧的中國鞋子，但等到那人伸手去拿的時候，這些鞋子却立刻化為灰燼了。此外，有一個從阿克沙馬拉而來的旅行者，他也在沙漠中迷了路，剛巧也走進這座古城，他看見成堆的銀子遺散在破陋的屋子裏，高興得發了狂，暗想這一下他一定立刻可以變成富翁了，於是，他解下了他隨身攜帶着的布袋，把那些銀子裝得滿滿地，剩下的銀子，則裝在他身上的衣袋裏，這樣，他自以為是萬無一失了，然而，不幸得很，正當他起身欲行的時候，突然間一羣野貓跑了出來，兇狠狠地朝着他的布袋撲過來，那些沙漠中的野貓，高大得像初生的稚虎，目光灼灼地發着威，那個人一見之下，嚇得拋棄了已得的一切，沒命如的逃出了那間破屋，險乎斷送了他的性命。後來，他的膽又漸漸地壯了起來，打算再冒一次大險，去盜取那無窮的財寶，可是，他連找了好幾年，走遍了沙漠區的各處，但無論如何再也找不到那座神祕的古城了。

古城端的到那裏去了呢！原來是那廣大的沙漠層又一次把它葬埋了。

幸運的是和闐的一個回教師父，他原是一個窮師父，欠了一身的債，潦倒得不堪設想，爲了忍受不了債主們刻薄的嘲笑，他祇好獨個兒深入沙漠區裏去避債，打算就餓死在那邊，倒也相當的痛快，可是，出乎他意外的是，當他懷着悲世的心境走到沙漠裏去，却在那邊發現了數不清的金銀財寶，那個窮師父，便一變而爲百萬的富翁了。人們知道了他的事，大家爭先恐後的紛紛到沙漠裏想去發橫財，但他們並不能獲得了什麼，有的竟「一去而不回」了。

談到這裏，老年人摸一下他灰白色的短鬚，說出他自己的意見，他認爲，要想在沙漠裏獲取金銀也並不難，但首先是要有驅逐沙漠怪的本領，因爲那些生長在沙漠裏的鬼怪，往往糾纏住了行人，路人死不肯放，弄得你昏沉沉地，僅是在那裏兜圈子，反復地走着原路巡迴，直到你精疲力盡而倒在地爲止。

同時，還有人告訴我，那座神祕的古城就在離開萊里克不到十五公里的地方，本地人稱呼這座城叫做「沙伊卡得卡」或「琴卡塔卡」，傳說中的城是在此地的西方，好幾年以前，曾有人親身看到過，往後，便再也找不到它的蹤跡了，許多人爲着好奇心所驅使，他們多方設法，以求發現這

座城，結果却失望而返了，有的還因此喪失了自己的性命，就鬼不知人不覺的死在沙漠中，除了阿拉（回教徒的上帝）他能夠任意到那邊去遊玩，平常人是不能到達那地方的，不多幾天以前，沙車剛巧有十二個人一起到沙漠裏去找金子，至今並無消息，照他們說，那些找尋金子的人最歡喜春天的來臨，因為在春天，沙漠中的風暴猛烈地吹起那層層的沙灰，古城或有再現的可能。但到沙漠中去掏金，十九是不會達到希冀着的一切的，一個月前有人出去尋金子，但到今日還不見回來。

在我到達沙車的時候，我又聽到另一種關於沙漠中的神話，他們說，在沙漠中旅行的人，常常可以聽到呼喚他自己名字的聲音，這聲音對你像是相當的熟悉，你或者以為是那一個同伴的聲音，然而，假如你隨着這呼聲過去，但你就上了沙漠鬼怪的圈套，你將永遠找不到原路，活活地渴死在沙漠區裏了。

這些話，記得是中古時代，威尼斯人馬可波羅氏也曾說過，馬氏是一個偉大的旅行家，在他的著作中，有一段記載着渡過羅布大沙漠時的情形，就說過這樣的話：「在沙漠中走夜路，要是有一個旅行者疲乏不堪而隨地倒下了，那末，等他醒來時想要追上他大隊的夥伴們，這時，他就聽到近

處許多人在說話，甚至有人還在低低地喚着他的名字，他以為是同伴們的聲音，於是便向着發音處走去，他就從此迷路了，再也找不到他的夥伴，這情形是確實的。馬可波羅肯定地說：「據我所知，確有好多的旅行者就這樣地死在沙漠鬼怪的圈套裏了。」

關於這種種的傳說和神話，我曾詳細地加以研究，分析結果，我得到了一個這樣的結論，我認為那些到沙漠裏去掏金子的人，他們本是當地的無業流民，每天所幹的無非是盜竊欺騙的勾當，一個外路人，對他們是不能不加以小心的，這些遊手好閒的人，散居在沙漠區外的四周，他們既缺乏工作的能力，便夢想有一天財神爺會賜給他們無窮的財寶，夠他們一生的受用，沙漠中有金子和鬼怪的神話，也許是這樣地產生的。然而，那關於塔克拉馬干古城的傳說，到底是怎樣的發生呢？這可不會是事實吧！可是，何以又能在和闐、莎車、巴楚和溫宿四處同樣地盛傳着呢？

說這是當地土人的「幻想」嗎？或者是他們故意跟一個歐洲人開玩笑嗎？這兩者都有些對，然而却不能肯定古城的傳說確實是如此，土著們懷念着古老的一切，他們想從沙漠中發掘無人居住的古屋，從他們的祖上的口中，他們早已熟悉着這些古屋了，他們甚至連古屋每一個最細微



的部份都能生動地描摹出來。而他們也曾告訴過歐洲人，說是在太古時代，沙漠中也同樣的有蔽天遮日的大森林，奇怪的飛禽，以及麋鹿和虎豹棲息的處所。

最後，我堅決地相信着這傳說着的一切決不是偶然的，它一定有一個遠因，一個共同的來源，一個相當可靠的根據。它必有一種事實作為立足點，經過久遠的流傳，便把極可能的事實曲解為迷一般的神話了，爲了探求這個共同的來源，我非常用心地傾聽着這些令人難於置信的故事，多聽了一次沙漠的故事，便增加了一分沙漠對我的引誘力，什麼鬼怪的作弄，兇猛的野貓，對我引起絲毫的作用，一切的勸告和恐嚇全沒有用處，它到反而鼓勵着我，使我對沙漠更懷着迷人的憧憬，而顧不得旅行中的危險了。

自從聽了關於這沙漠的種種傳說後，我對沙漠更感到迷惘和懷戀了，沙漠的神祕，沙漠的奇景，開始對我施展着它莫名其妙的魔力，它向着我引誘，我的想像中便時時揭開着那追念已久的一切，一切都使我感到無限的興趣，那埋葬在沙堆裏的古城，那古城中的野貓，那慣會向行人開着頑笑的沙漠鬼怪，……它們變作了異常動人的畫面，出現在我「幻想」的腦海間，我彷彿親切地

看見了這中世紀神話裏的景物，隱隱地還見着成羣的人向着這茫茫的沙海中找尋金子，忽然間他們一個個倒下了，但這樣可怕的悲劇對我引不起恐怖的感覺，我對沙漠裏面的一切懷着好感，甚至連那怪討厭的困人的沙風，在我看來也是怪有趣可親的，我實在等得不忍煩了，我要立刻實現我計劃中的旅行。

## 二 在麥蓋提村

雖然我急於要完成這一次充滿着神祕性的旅行，但首先受到打擊的是葉爾羌河的近郊找不到代步的駱駝，駱駝——這素稱「沙漠之舟」的牲口，是每一個旅行者所不可缺少的同伴。爲此，我乃不得已忍耐着逗留在萊里克，派人回到疏勒去買八口作爲旅行沙漠之用的駱駝，我的同伴伊斯耐拜，一年以前就跟我結伴同行的，他是烏什的一個回教徒，爲了替辦零星的用品，此刻也就急急地騎馬到沙車城去。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九日，我離開了萊里克搬到麥蓋提去，這是靠近葉爾羌河右岸的一個大村落，我的預定的計劃是在麥蓋提集合我們的旅行隊，從那邊啓程進入沙漠區，既抵該地，我便被當地的居民作爲「上賓」看待，他們三五成羣地老遠就來迎接我，尤其使我破齒不忘的是那位和藹可親的村長，他帶來了幾隻雞和雞蛋以及當地的土產送給我，同時還牽來了幾口運輸用的

驛馬供我搬動行李，我就被他接去寄宿在他的一間精美的屋子裏，那房屋的地板上是鋪滿了考究的地毯的。

使我感到異常驚奇的是麥蓋提竟沒有一個歐洲人到過那邊，我算是第一個進入該地的歐洲人，我之所以引起當地居民的注意和優待決不是沒有原因的。

在麥蓋提村住下來，我又會見了那些尋金的人，其中有一個尋金者還津津有味地跟我談起他幾次向沙漠裏探險的故事，他告訴我，他們有一次在沙漠中徒步跋涉了二十幾日，他們從麥蓋提出發，用驢子馱着飲水和糧食，整整地走了七天，盡是一片沙漠地，直等到爬過了那高聳着的沙丘，他們才發現一條連互的大山脈，在這些地方，還可以得到飲水，而在山脈的各處，都長着檉柳，那邊是一個神奇的處所。

和我談話的這個人，他幾乎每年要結合夥伴們到沙漠裏去尋金，但沒有一次達到了目的回來，他們也知道「塔克拉馬干」古城的傳說，每次談到那古屋裏成堆的金銀寶物時，他們都不期而然的相嚮神往了。

到了晚上，我的房間裏坐滿了好多的客人，我向他們探問着沙漠的一切，他們則要我講述關於歐洲的情形，不多幾天，彼此竟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了，他們常送來可感激的禮物，麥蓋提的村長和安格特里卡底「翁巴希」托達霍札每人送給我一隻羊，該地的幾個印度人則送給我若干馬鈴薯和奶油。

跟我較爲莫逆的是安格特里卡底「翁巴希」，他是一個忠厚的士君子，當我逗留在麥蓋提的時候，他常來拜訪我，和我談天，他的談鋒很健而且一坐下來就是好幾個鐘頭，當我因爲遭到疏勒去的人還沒有回來而發急的時候，那個健談的「翁巴希」却安靜地向我担保，他老是這樣的肯定地說：「就會來的，就會來的。」然而；又等了一些時日，派去的人依舊沒有回來，我暗暗地在計算着，如果再過二星期駱駝仍沒有來，那末，我們將遭遇到難受的太陽光照耀得像在我們的頭頂上燃燒，因爲和煦的春天已經過去，祇留一條短短的尾巴了，接着的是酷暑的夏季又將來臨，而在炎熱的季節裏，沙漠會變成一個熔熔的大火爐。

可是，在駱駝沒有來的時候，一切的擔憂和焦急全沒有用，我只得聽了托達霍札的勸告，懷着

「就會來的」一種自慰的心境安靜地住了下來，在這時候，托達霍札便對我講述着關於本地風光的許多話，使我因此知道了麥蓋提人的各種風俗和習慣，「翁巴希」認為麥蓋提人跟相近的各地人民在性格上有個顯著的分別，那就是別地方的人大半是柔弱而富有熱情的，麥蓋提的鄉人却是那樣的倔強而冷酷無情，他們勇於爭鬥和復仇，永遠地記住一些小小的仇恨，常常爲了無謂的爭執而成爲大冤家。

此地的大半居民，都是穆罕默德的信徒，因此，回教的禁例，在這裏是被每一個人所嚴守着，譬如上次趕市集的時候，在齋戒期內，有人當着太陽沒有下山的前就吃了飯，這是犯了回教教條的大忌的，於是那個人立刻就被抓了出來，遭了惡毒的鞭打，打了以後又把他反綁起來，押到市集上去遊街，所有趕市集的人，大家都罵他羞他。

我曾到市集上去觀光過一次，日期是在三月二十一日那一天，麥蓋提村的市集，規模相當的大，各色各樣全有，到像個「物品陳列所」，那些做買賣的人，把貨色賣給顧客，都有一定的街巷和處所，各不相爭，平均在七天內祇准做一次買賣，到了那一天，他們便把幾天來準備好了的貨物從

家裏搬了出來，陳列在門前的平地上，等待着顧客的來臨。

就在我參觀市集後的次日，我的專差終於回來了，可是，失望得很！他雖然從疏勒方面帶來了大批的郵件，但駱駝却沒有。我的同伴烏什人伊斯耐拜，他總算是盡了此行的使命而回，從沙車買來了我們在旅行中所需要的一切，計有白鐵水箱四個，用山羊皮做成的水囊六個，袋子，錘子，皮鞭，絡轡，鞍韉，小麥，烤麵粉，乾麵條，蜂蜜，以及作為駱駝的食料的油和芝蔴，這許多物品，足夠我們這一次橫渡沙漠的所需了，油是駱駝所不可缺乏的食料，一匹普通的駱駝，祇要每天供給它半斤油吃，即使沒有其他的食糧，那它也能在沙漠中行走一個多月的路程。

現在所尚未解決的便是「駱駝」的問題了，幾天來我時時被這個討厭的問題而苦惱着，後來幸虧我的能幹的伊斯耐拜，自告奮勇地願意擔任了負責採辦的重任，爲此，他又騎着馬到沙車去了一次，臨行時他向我發着誓，立志要買到幾匹強壯的駱駝回來，他去沙車後只有二星期，果然帶了八匹高大的雄駱駝回到麥蓋提了。他採買這些駱駝，並不注意於它們外表的美觀與否，却特別注意於它們是否有優良的品格，耐勞的精神，凡是經伊斯耐拜選中而買了回來的駱駝，都是些

老於在沙漠中往來並且能夠忍受炎熱不怕饑渴的一類。在這八匹牲口之中，當它們領隊的叫阿克斯，是一隻八歲的美麗的白駱駝，一個大銅鈴掛在它的頸項間，大銅鈴裏的鈴舌是用鐵塊做成的，每逢阿克斯跨起它沉重的步伐向前移動的時候，大銅鈴便發出一種調和而有節奏的響聲。

年紀最大的是巴拜，它今年已經十五歲了，顯得蒼老和早衰的樣子，後來在旅行最先死去的也是它，鮑克拉是它們中間最最馴良的一個，它對主人的命令從無絲毫反抗的表示，到像一個忠實的勤務兵，我便選來充作我的坐騎。八匹牲口之間，祇有納爾的脾氣最不好惹，它性情粗野，是一個勇於格鬥的傢伙，每逢有人走近它的身邊或跟它故意戲弄的時候，它就發着威，毫不客氣地拉起來就是一腳。

此刻正是駱駝換毛的氣節，它們在冬天裏所生的厚而且密的毛到了這時便成堆的脫了下來，直到所有的舊毛脫完了為止，在舊毛還沒有完全脫完而新毛還沒有生長出來的時候，它們是怪難看的，那一個個脫毛以後所形成的斑痕，猶如癩痢頭上的瘡疤般，使人引起一種厭惡的感覺。

伊斯耐拜做事是非常週到的，他在每隻駱駝的背上都安置着一個柔軟的大鞍子，此外還買



來了三個旅行隊所用的銅鈴以及幾根綁紮行李用的長繩。

八匹牲口以外，他還雇來了兩個誠實的工友，一個名叫穆罕默德沙，另一個叫克心亞渾，克是溫宿地方的人，從前是沙車的旅行嚮導員，四十八歲，長着一付滿頰的黑鬍子，他有着一個沉默寡言的怪脾氣，老是一門正經的樣子，終天看不到一點笑容，可是他雖然如此，但對人到很客氣，並不像他的外貌上所表現的那樣，他很誠實，不論工作是怎樣的辛苦，他總是埋頭苦幹着而毫無半句的怨言。

穆罕默德沙已經是一個五十五歲的老年人了，灰白色的鬍鬚，笑容可掬，和克心亞渾，抑鬱寡歡的性，情剛好相反，是一個無愁無憂的樂觀者，我到現在還能想見他魁梧的姿勢，終天嘻嘻哈哈的那種神氣，他是照應駱駝的老手，即使是狡猾的納爾，見了他也就服貼得什麼似的，他是我們中間唯一的能夠靠近納爾而不曾遭遇到意外的人。

我到現在還時常想起他，他的形象活生生地就在我的眼前，我們彷彿是昨天剛分手的，他爲了參加我們的旅行隊，竟忍心丟下了沙車的妻子和愛兒，跟着我們深入沙漠裏去。

我的第三個工友是麥蓋提村長薦來的，他的名字也叫克沁亞渾，爲了同伊斯耐拜所雇來的克心亞渾有個分別起見，我就叫他爲約爾基，意思是「領路人」。

這位「領路人」的年紀也是五十五歲，和穆罕默德沙是同年，他是我上面所說過的「無業流民」屬於「遊手好閒」的一類的人，自然也是一個夢想着財神爺將無限寶藏送到他的懷抱裏的「尋金者」，爲了尋金子，大約在最近的五六年以內，每年他都要到沙漠中走一輪，時間則在十日以至二十日之久，在麥蓋提村，他的名譽很壞，而且已經犯了好多次的盜竊案了，因此，當村長介紹來的時候，有人就特地關照我謹防他，但我考慮了一會，因爲在我們的旅行隊裏面祇有他對沙漠的經驗較爲豐富，我祇好對他遷就些，可是，我是如何的深悔這錯誤的一着啊，爲了他，我們險些要渴死在沙漠裏，他的豐富的對沙漠的經驗，于我們並無一點幫忙，反而因了他的自作聰明而害了我們。而且，他的脾氣很不好，他的個性異常倔強，不但對伊斯耐拜的指導不肯聽從，即對於其他的用人，他也從來沒有和顏悅色的對待他們，有時還對他們加以惡意的戲弄。

帶去的牲口，除了駱駝和兩隻狗，還有預備好在路上作爲食糧用的十隻羊，十隻母雞。另外還

帶去一隻公鷄爲我們報曉，公鷄的外貌很華麗，牠的本性原是好動而活潑的，因此，我們把牠擱置在駱駝背上，牠就感到大爲不快，在旅行的進行中，牠總是悶悶不樂時時刻刻從籠子的格子門裏用力地向外鑽，有時格子門被牠挨開了，牠就「喔喔」的叫了幾聲，然後張着翅膀飛下來，在地上不住的跳躍，看牠那種「自鳴得意」的神氣，牠好似用着極大的興奮在慶幸着牠獲得了暫時間的自由似的。

十隻老母鷄使我們感到大大的失望，在旅行隊出發的最初幾天，牠們還生了幾個蛋，可是，等到我們所帶的水糧逐漸稀少下來而感到極大的恐怖時，牠們就不再生蛋了。

到了四月十九日，旅行中所需的一切都準備好了，我們帶去了許多袋麥子充作旅途中的食糧，伊斯耐拜從沙車買來的四個白鐵大水箱，以及六個山羊皮做的水囊，則裝滿了可口的河水，計算起來，一共可裝四五五公升的水量，帶了這許多分量的水，大約可夠二十五天之用了，照我的預計，在沙漠中即使遇到最惡劣的情況，我們的水量也是夠用的，從麥蓋提村到和闐河，祇有十五天的路程，我們在那邊可以找到水的，依我所有的地圖告訴我，越過塔克拉馬干沙漠的直綫距離不

過是二八七公里，平均每天走二十公里，所有的水量已夠所需的用途了。

然而，出乎我們意外的是，我們這次的旅行竟延長到二十六天之久，和我們的預算相差很多，而且，我們原希望在幾處地方，找到水，結果也使我们感到大大的失望。

我的錯誤的地理常識給我以許多的麻煩，譬如，在葉爾羌河與喀什噶爾兩河間，大約在靠近巴楚的地方有條向着葉爾羌河南岸蜿蜒而去的山脈，叫做馬薩爾山，剛巧在和闐河的左岸也有一條叫做馬薩爾山的山脈，實際上的二條山脈是各不相連的，但以前的地理學家都認為這二條山脈是互相聯絡的，沙漠近郊的土人們也抱着這樣的見解，俄國探險隊普希瓦爾斯基在他所繪的地圖上就畫了一條相連的山脈通過塔克拉馬干大沙漠，因此，我原以為我們在不久以後便可以到了馬薩爾山的山麓，在那邊，我們一定可以找到泉水和草地，而且在山脚下沒有流沙的地方，那邊的地基決不會像茫茫的沙海中那樣的難行，因此，我對於這次的旅行自以為準備得相當的充分，然而，誰知道我們這個錯誤的認識險乎造成了悲慘的結果。

### 三 出發那一天

一切都準備妥當了，就在一八九五年四月十日的那一天，我們啓程到沙漠裏去。

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從這天起，我們實現了憧憬已久的旅行，使我們認識了地球的另  
一面，二十多天以來在沙漠中的經歷，是使我永遠不會忘記的。這真是一次多麼的有意義然而又  
是多麼的冒險的旅行啊！

太陽還沒有在東方發出他輝煌的紅光以前，我們就起身了，院子裏很擾雜，大家忙着把行裝  
搬上駱駝的背上，我的三個工友將所有的物件分爲相等重量的幾個小包，經過包紮的手續後，便  
將這些小包裹整齊着放在地上，其間留着約莫四五尺闊的空隙，像一隊行列裏的小弄，駱駝便被  
迫着走向這空着的小弄裏去，跪了下來，等到那些小包裹用繩索緊縛在駱駝背上的鞍子上，然後  
牠方能站起來走動。

我們所帶的物品，在數量上是相當可觀的，米，麥，罐頭，糖，茶葉，蔬菜，麵粉以及其他的糧食，可以供我們幾人三四個月之用，我還帶了若干件冬衣，皮貨和厚呢的毛毯，這些衣件是我預備遊過了沙漠後到北方西藏高原去所需的，這個計劃後來也實行了，除此以外，則有我旅行所用的若干餼器，三枝長槍，六枝手槍，兩箱子彈，和四隻大水箱，以及其他的零星用品。

在出發的前一刻，麥蓋提村的村民都紛紛來向我們告別，以致挨得我們的院子裏全是一個個黑壓壓的人頭，他們對我這次沙漠中的旅行懷着不安，有些人用着惋惜的眼光向我們呆看，從他們那種失神的眼光裏似乎在乎爲着我們擔憂，一個滿頭白髮的老頭子，他竟拉住了我的駱駝不讓我去冒這一次旅行的大險，等到我離開他們而踏上了到沙漠去的路，我還聽得有人在向着我們呼喊：「別去啊，你們是有去無回的呀！」或者是：「駱駝載得太重了，這樣是將陷在沙漠而死了的。」

這出發前的一霎那，如此悲壯淒涼情景好像在預示着我們日後所遇到的一切，但在當時，我的腦子裏充滿了對沙漠的幻想，沙漠的魔力在向着我們引誘，我的情緒興奮着，什麼困難和危險

都丟在我的腦後了，我恨不得立刻跑遍了沙漠的各處，一視那憧憬了好幾年的究竟。

駱駝分作了二隊，每四隻一隊，每隻用繩子拴在那穿過駱駝鼻孔的一根橫木上，和前面一隊的尾巴相連，繩的結是活絡的，在旅行的進程中，假如有一隻駱駝走不動而倒下了，繩結便會自動的解了開來，並不妨礙整個旅行隊的行進。

伊斯耐拜領着第一隊，我自己則帶領着第二隊，在我所騎的駱駝上，安置了兩箱子極易損壞的科學儀器以及一些零星應用的東西，箱子上面，兩個高聳着的駝峯之間，鋪上厚毛毯和枕頭，坐在駱駝背上像是坐在沙發椅上似的，頗為舒適，穆罕默德沙小心地照顧着這隻馴良的鮑克拉，我則用我的全副精力注重着方向，時間以及地形的高低方面的變遷。

春季已經退縮，沙漠中的太陽猛烈地照着我們，使我們起着一種「夏的來臨」的感覺，溫暖的風，陣陣的拂面而過，昆虫在空中「嗡嗡」的叫着，田野的阡陌間，那三三二二荷鋤而行的是當地的農民們，他們趁着春末夏初的時候，忙碌着在地裏散下五穀的種子，這真是一個美好的氣節，在如此風和日暖的春天，我們在一個特殊的狀況下出發到一個和外界隔絕的區域裏去旅行，在

那邊所有的生命都已被埋了幾千年了，遠在好久好久的過去，那邊也許是跟陸地一般的地方，一樣的有着蔽天的森林，以及繁華的城鎮，一樣的是一個有着人類的地域，可是，而今呢？沙海淹沒了所有的一切，變成一個荒涼而充滿神秘性的世界了。

這是值得紀念的頃刻，當駱駝的行列穿過狹隘的街道時，街道兩旁的送行者都爲這悲壯的景象所感動了，他們默默地目送駱駝踏着安祥的步伐，走完那村巷的盡頭，四周的空氣，是多麼的淒涼可怕，使人如處在一種悲悼的場合裏，至今想來，那時的景況，我們的隊伍很像是出葬的行例。

鄉村的風景是淡然而充滿着樸素的情調的，陽光照着平屋的屋頂，那鄉村中十八世紀時代的建築物，散漫地點綴在田野的各處，四周是高大的灰色白楊樹，格子似的阡陌，圍着籬笆的菜園，密密的樹叢和疏疏的幾條溝渠，這是一個晴好的日子，我們優閒地騎在駱駝背上向着沙海中出發，駱駝的步子是那樣的英武而且穩定，我們邊走邊談，大自然的優美的景色使我們感到一種陶陶然的感覺，不管在動身一刻前村人們如何對我們這次的旅行認爲太冒險了一點，但在啓程後的一霎那，我們的心却處之泰然，沙漠的神秘性更有力地在更引誘着我們了。



在曲折的道路上走了約半小時之久，忽然發生了一種意外的騷擾，兩隻小駱駝瘋狂地拉斷了拴着鼻孔的繩子，拋棄了笨重的行裝，叫囂着穿過了廣闊的田野，奔向有着村屋的那邊去了。

麥子以及大豆落在街道的左傍。水箱因受不住駱駝發着野性時那種有力的振動，牠的底給路邊的石塊碰了一下，以致損壞了上端的一角，水像噴泉一般的洩了出來。

我們便順着駱駝奔去的方向去追趕，不到二十分鐘的辰光，駱駝就被捕回來了，於是，牠們重又強迫着載上東西，垂頭傷氣似的踏着沉重的步伐，繼續着向前進發，可是，不久以後，另外的兩隻駱駝又意外地逸走了，一細行李從駱駝的背上跌下來，損壞得很厲害，而那一隻裝滿了子彈的木箱則被繩索所牽制着，不住地在駱駝的屁股上跳動，駱駝發着威奔向原野，灰塵陣陣的飛起，蒙住了牠們半個的下身。

據我們所知，駱駝在休息了相當時間以後，如果被迫着啓程，牠們總是幼馬一樣的發着脾氣，現在我們已明白怎樣使駱駝變成更馴良了，對於分配行裝重量的事，我們也有着實際的經驗，到了第二天，我們便把不易損壞的東西給幾隻性情暴躁的駱駝馱上，而裝滿了河水的白鐵箱則交

給最有耐性的駱駝馱着走了。

通過了連綿的阡陌和狹長的鄉村的街巷以後，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廣大的草原，白楊樹東一株西一株地分散在草原的各處，從西北方吹來陣陣的風，捲起了滿天的灰沙，地面是平坦的，但不久以後就看見低小的沙丘，接着而來的是完全沒有綠草的沙漠地，我們像處在沙漠的大海中，而感到茫茫然了。

在這次旅行中，第一次過宿的地方是在一條六公尺寬和一公尺半深的溝渠的旁邊，此間的泥土，是相當乾燥的，但我們試着發掘了幾下，結果掘到一公尺又八公分深的地方就有水湧出來了。

駱駝在工友們的指揮下卸去了所有馱着的行裝，爲不要得牠們躺下去免得牠們四腿僵硬，我們把所有的駱駝連接着拴成一個圓圈。我的印度軍官式的帳幕則繫在一株高大的白楊樹下，我們安頓了下來，把米做的布丁和雞蛋當作了晚餐。

天氣很溫暖，但一等到太陽西下以後就感到稀微的寒意，用過了晚飯後，那個「領路人」約

爾奇便向我大談其沙漠中的經驗，他勸我沿着葉爾羌河右岸進發，幾天後便可到一座叫做恰克馬克的山麓，在那邊，我們可以發見一個大湖，這個湖和一條從南到北的河流相連着，而從這條河出發，祇要一天的路程，我們就可以到達沙漠中最高地帶馬薩爾山了。

## 四 進入沙漠裏去

大清早我就被呼嘯着的東北風打斷了我甜蜜的好夢，睜眼一看，東方已經發出一道金黃色的曙光了。沙漠的早晨的天空，依舊爲灰塵迷霧着，工友們忙着準備早餐，然後把行裝馱到駱駝背上，駱駝在載裝東西時很刁滑，但在旅途的進行中却變得非常馴良了。

地勢由平坦而漸漸地高峻起來，此刻我們所經過的地域已經顯得相當的難走了，到處是沙丘圍繞在我們的四周，沙丘的形狀是不規則的，它們阻礙着我們的去路，爲了避免越過時所發生的困難，我們祇能走遠路繞道而過，然而，有時仍須越過幾個難越的丘脊，當大隊從一個並不很高的丘脊上跨過去時，兩隻馱着白鐵水箱的駱駝倒下了，牠們的前腳深陷在丘脊裏約莫有三三尺，但駱駝却不能很快地站立起來，於是不得不把馱着的東西卸下了，然後再設法把駱駝從沙坑中救出來，當駱駝越過丘脊陡峭的一面，牠們却很快地滑了下去，牠們那伸得直直的後腿發生

了制動的作用，使駱駝不致於跌倒下來。

約近中午時分，我們走近了一個高大的沙丘，爲了避免跨越時的艱難，整個的旅行隊祇好向北兜了個大圈子，約爾奇十分確鑿的說，如果一直向東的走去，那麼，我們將走到「大沙」裏去，說不定是要轉回頭的。

北風整天的括着地面，沙灰被揚起佈滿在半空中，天是帶着深灰色的，那時而變化的雲塊，魚鱗似的掛在天際的四周，傍晚時候，天氣忽而轉冷，我們就在一個結實的泥丘上紮下了幕幃，略事休息以後，大家就集合在兩個沙丘的中間去掘井，掘到六十二公分深的地方水就湧出來了，然而，水的味道很壞，是鹹的，和昨天所掘到的水同樣的不可口。

到了四月十二那一天，計算起來，我們從麥蓋提村出發已走了二十三公里多的路程了，幾天來我們祇在「大沙」的邊緣上行走，一路上我們越過了好多的沙脊，沙脊的方向多半是向北傾斜的，在看不到人跡的沙漠中，有時也可以發現幾枝嫩綠的小草，小草的近傍，散開着早已枯死的植物，如果用手去握牠，牠就發出一種碎裂的聲音，猶似玻璃被暴力所擊碎的響聲一樣的清脆可聽。

在平坦易行的泥地上，鋪上一層厚厚的灰塵，像棉花一般的柔軟，駱駝踏在灰塵層上面行走，牠們的脚步在裏面有尺把深，有些地方則爲一重稀薄的鹽層所蒙罩着，駱駝的行隊過去時便發出一陣「嚙嚙啐啐」的聲響。

傍晚又沙漠裏停息下來，這是我們出發以來第三次的紮營之所了，我們又照像的掘井，然而已經掘了一公尺七十公分的深度，水還沒有出現，我們已決定不再掘下去了。可是過了幾小時後，水却從原來的井底很快地湧上來，這一來我們便把這掘出的水當作駱駝的飲料，第二天早晨，旅行隊啓程進發時，井裏又積有十八公分深的鹹水了。這天的路程共走了二十公里，大半是在連續不絕的丘脊上越過的。

白楊樹已不少，這也許是沙漠周圍唯一的植物了，有的還生着新鮮的嫩芽，駱駝從白楊邊過去，牠們是決不會放棄這可貴的養料的，所有的長在樹上的嫩芽便被牠們統統吃光了，駱駝還在戀戀不捨地在白楊的周圍兜圈子，圍繞在白楊近傍的是構成環狀的沙丘，形如低小的城垣，在白楊和沙丘間的回進的地方，則爲一些乾癟了的樹葉所堆積着。

天氣很熱，我們默默地向前進着，忽然伊斯耐拜和約爾奇爲着行列進行的方向而衝突了起來，伊斯耐拜是騎在第一隻駱駝上的，他看清了另外一條易走的路，不主張照着「領路人」所指示的方向走去，約爾奇爲此大大的生了氣，好幾次離開了行列睡到泥地裏，對工友們宣說着讓伊斯耐拜去領導旅行隊的行進，到了晚上，他就特地走進我的營帳裏要求辭去「領隊」的職位，並向我訴說着伊斯耐拜如何不配統率這旅行隊，如何祇分少量的水和饅頭給他，然而，等到我准許他辭職但要償清預支的一百騰格的月薪時，他就顯得十分的狼狽了，此刻他不再堅持着要辭退，却向我請求願意留在旅行隊裏繼續着服務下去，而且我命令他不准違反伊斯耐拜的指導時，他也領首答應了，但是，自此以後，他與伊斯耐拜的仇恨却愈結愈深，他常是一個人走路，不跟其他的同伴們說話，晚上睡覺的時候，他總是等別人都睡去時，然後獨個兒爬到營火旁去睡覺，而且是永遠地跟同伴們隔離得遠遠地，我的其他用人現在已在懷疑約爾奇的行動了，他們都說約爾奇不懷好意，也許有意思引我們迷失了路，但我想約爾奇假使有這壞心思，那麼，萬一我們被騙了，他自己已是免不了要遭遇到跟我們同樣的命運的。

## 五 荒涼世界裏的一個樂園

四月十四日，適天是復活節，我們大約在走了十七公里又七的路程，時就在一個丘脊下看見一羣動物在蘆葦叢裏吃草，但不知道這是屬於那一類的動物，是野馬，或者是羚羊呢？約爾奇這時又大談其沙漠裏的經驗了，他說此間的沙漠區確有野馬的蹤跡出現，有時還可以尋到駱駝的蹤跡，約爾奇的話是否確實，那我可不敢斷定了。

我們一直向前進發，幾隻狗却離開了旅行隊到別處去了，他們顯得很不安靜似的，十五分鐘以後，消失了的狗重又回來了，全身溼淋淋的，這是告訴就在此間的附近可以找到水，我們便四次出發，結果終於發見了那口水晶似的清涼新鮮的泉水。

隊伍就在泉水的近旁停息下來，這天便不再趕路，水箱裏灌滿了水，給泥灰弄髒了的鞍子和皮條用水大大地清除了一下，天是雖然熱，沙的熱度高漲到四十四度，但我們要飲多少的水份，便



可以痛快地飲多少，駱駝和狗因了幾天來飲料的限制，這時竟喝得連行走也非常的吃力了，幾隻老母雞也趁着這休息日子產下了四個又大又好的蛋。

到了晚上，狗似乎很不安，不住地汪汪的叫，有時還向我們來的路上跑去，可是不久就回來了，剛才看見的動物或者真的是野駱駝，牠們慣常地來到這裏的泉水喝水了，然而，當牠們瞧見泉水被人佔據時，就不敢前來，失望地長嘆一聲而去了。

次日起來，離開了可愛的有着泉水的地方，繼續着沙漠的旅行，這天所經過的區域，有沙丘，也有蘆葦地，四月十七那一天，北方的地平線上露出一個遠山的模糊的面目，也許是一座高山吧！行列就朝着山影的方向出發，那邊的沙丘高度足有五公尺左右，越過時是相當難走的，兩個沙丘的中間，是茂盛的蘆葦地，有時還可以發現野兔子的蹤跡，有水的地方也可以遇到，此外我們看見了一條四十公尺寬的河床，河深二公尺，河底全是沙，朝着東北方蜿蜒而去，河床的盡頭處，停留着像昇起來的炊煙一樣的灰白色的雲朵。

走了幾小時的路程，却不見得更近那座模糊的遠山，至于那座山，約爾奇的話是不會錯的，他

說這是北馬薩爾山的一脈，而這條乾燥了的河床，無疑的是葉爾羌河的一個支流，這河床終年乾着，祇在夏天的時節方有水，而那河床盡頭處的雲朵，約爾奇則認為是葉爾羌河的水蒸氣凝結而成的。

約莫有一小時的行程，我們的隊伍是在二個平行的沙丘中間進行着，此後，行列跨過了右面的沙丘，再繼續着走了二十八公里又五的路，然後方把我們的第七號營帳紮在白楊樹密密的樹影底下，那叢生的白楊樹林向北伸長出去，第二天我們便一直朝着樹林的深處而去，一步步走入這樹林，滿地是散落的葉子，踏在上面發出沙沙的聲音，在這個深長的樹林裏，沙漠的景象完全在我們的眼前消失了。

不久後，我們發見了一個大池沼，池沼的中間生滿了無數棵蘆葦，在這池沼的附近處，竟有人蹤和馬跡的印子出現，另外則有一堆燒餘的灰燼和幾塊遺下的灰塊，依我的意見推測起來，這裏離沙漠的邊區一定很近，邊區上的鄉民們也許常常到這裏來放牧或是砍柴的。

和大池沼相通的是一個長形的湖，湖寬有好幾公里，說不定也是葉爾羌河的一個支流，我們

順着湖邊向北走去，樹林太密了，連道路也被阻撓住，好幾個地方簡直無法通過，於是我們便祇好繞過了樹林灣灣曲曲的走。

沿着湖岸向右轉，隊伍又走進了密密的樹林裏去，駱駝被樹木阻礙着不能前進，我們就趁此停下來休息一會，我的用人們拾些亂柴生了一堆熾烈的火，這一天我們的確跑得很累了，很早就睡去。

第二天走了一程後漸漸地走近了那座遠山，山的模糊的輪廓此刻顯得十分清楚地出現在我們的眼前，山坡北面高聳着幾個大沙丘，山麓底下則有好幾個清水小湖，我們的行列通過了沙丘和小湖間的凹進處，最初向東走，後來折向東北，這天就在湖邊的白楊樹下搭起我們的營帳，工友宰了一隻羊，狗一直祇吃些饅頭充饑，這天就吃了葷，把羊血和內臟吃了一個飽。

湖岸的風景很優美，可以說是沙漠中的樂園了，我們紮營在如此舒服的地方，實在不忍即刻離去，於是，便在這裏再事休息一天，天氣悶熱得叫人怪難受，這時，新鮮的湖水就成我們唯一的救星了，在一小時內，人們必須喝幾次水。

伊斯耐拜打中了幾隻雁，跌落在湖面的中心，湖面太寬了，離開岸邊的距離足有好幾丈遠，近，落下的雁沒法取到岸上來，伊斯耐拜祇好眼睜睜的，看着射中的雁不能到手，工友們有的把繩索連接了起來，當竹竿用，希圖獲得了浮起在湖面上的落雁。

我一直立在山頂上遠眺，不論從那一方面看去，這山像是完全孤立的，馬薩爾山脈聳起在牠的北方，從這裏到那山脈的地方是一片廣漠的草原，碧波如鏡的小池塘以及沼澤點綴其間，東方也有一座山聳起着，山的南麓則是許多斷斷續續的小山峯。

夕陽西下，天際現出燦爛的晚霞，而我還坐在山峯上納涼，偶然飄來一陣輕輕的微風，倦乏了的身子爲之一爽，草原和湖泊被蒙在薄薄的霧層裏，大地是一片靜寂，祇有蒼蠅和蚊子羣在空中「嗡嗡」的叫着，蝦蟆在泥潭裏不時的叫了一下，遠遠地有一隻白鵝張着翅像要飛去，駱駝鈴的響聲從蘆葦叢裏傳了出來，這些構成了動聽的音樂，一切的一切是充滿了優悠的情調，每逢想到這次旅行中所遭遇到不幸的事件時，對於那夏日黃昏在湖岸邊所過的一夜，簡直可說是沙漠中的樂園了。

## 六 小疏忽種下了大禍根

下得了山坡，回到營帳裏來，他們却呼呼的睡得很甜，祇有伊斯耐拜一個人沒有睡，忙着在燒羊肉湯，烤馬鈴薯和茶，準備作爲晚餐，傍晚時沙漠中的熱度就降底，祇有二十度，深夜更低落到十度四，冷得不像是春天的夜間，我們誰都感覺到非常的寒冷。

就在湖泊的近處，居然爲我們發現了人類的蹤跡，而且有一座傾倒破陋了的茅棚，孤立在湖泊的右邊，四月十九日，我們的旅行隊繼續着向東走，穿過湖泊和山麓，當我們跨過幾處丘脊時，居然在高大的沙丘背後發現了一條廣闊的道路，路上深深地印着車輪的痕跡，蜿蜒向着白楊樹林而去，這是一個使我們驚奇而又興奮的發現，爲了想知道車輪的痕跡到底至何處爲止，我們就通過疏稀的白楊樹走去，可是，走不到里把路，車輪的痕跡是消失了，白楊樹終止了，廣闊的道路也不見了。

這個意外的結果使我們大爲失望，於是隊伍便朝東南方走去，我們走進了一個有着平坦的小路和生着堅硬的植物的草原，植物並不多，三三二二地點綴在小道邊，路是很便于駱駝隊的通過的，我們向前一看，那邊有一個狹長的湖泊安靜地躺在東面的山脚下，湖岸上面居然有三匹馬在放牧，這使我們感到吃驚，這些馬是誰帶領着來到這個地方呢？我們走近去詳細地偵察一下，結果就在放牧的湖邊發見一條新印的足跡，我的兩個用人便順着這足跡的方向找去，他們越過了高大的沙丘，朝着西面的山脚追蹤而去，十五分鐘以後，他們就帶了一個陌生人同來見我。

此人自稱是巴楚人，他告訴我，他是時時來到這裏的，到此後的唯一工作是發掘附近的岩鹽，這裏岩鹽的產量很多，品質也相當好，他發掘以後，用馬匹馱了去到巴楚的市集上出賣，可以賺很多的錢，從這裏到巴楚，祇有二天的路程，而他便來來往往于巴楚和這裏的附近處，靠着賣岩鹽營生的。

此刻證明了我們這一方見到的山確是馬薩爾山的一脈，但在離和闐不遠的一座山，這個巴楚人却搖搖頭不能作答，他對這座山完全是陌生的，因爲他曾聽人說，那邊沒有山，也沒有水，是

完完全全的沙漠地，沙漠的名字叫做「塔克拉馬干」

我們必須繼續着我們的旅程了，於是便匆匆地向這位採鹽的巴楚人告別，行列向着東南方向走去，這是一片泥土結實的平地，沒有一條可通的路徑，我們在平地上不息地前進，右邊的山脈漸漸地低下來，最後則變成離地五六尺的沙丘而逐漸消失在地平綫上了，向南的山脈便至此爲止了，然而，東邊的山脈却依舊連綿不絕的延長着，這一帶的山脈或者是和閩河旁的馬薩爾山相通的。

地面是堅硬的不毛的平地，乾燥異常，到處可見龜殼似的裂痕，駱駝的四蹄踏在上面發出一「咯咯」的響聲，現在是春天的盡頭，這地方的黏土才如此結實而乾燥的，但不久夏將來臨，等到夏季水漲的時節，此間却到處被滾滾的洪水所淹沒着了。

湖泊朝南的方向逐漸變得更狹小，最後則成爲一個大泥潭，阻止着我們的去路，我們祇好兜着遠路通過去。

走到湖泊東岸的盡頭處，大家都認爲這裏是能有新鮮的水喝的最後一個地方了，于是我便

決定在這裏休息一天，這地方是沙漠中唯一的有着植物和水之處了，今天是四月二十二日，駱駝和最後一隻羊在湖岸吃着鮮嫩的草，這是牠們在這次的旅行中最後一次有着如此豐饒的野食了。

我爬到山頂上去看景緻，從東南方延長到湖泊岸邊的山脈，聳立起在我的眼前，猶似茫茫的沙海中一個凸起的海岬，但順着這海岬的方向看去，除了一個低低的岩島孤另另地高出在地平綫上以外，我就再也找不到另一個山嶺的痕跡，光就這一點，足以證明我是站在巴楚地方的馬薩爾山最東南的一個山丘上，但這一條小山脈和和闐旁邊的馬薩爾山是不會相連的，我朝着和闐的方向遠望，不論是向南，向東南方或者向西南方看過去，盡是那片沙漠的景象，地平綫成爲一條直綫，看不見隆起的一個山丘的影子，說是馬薩爾山的餘脈在南方的遠處延長着，這話我可不相信，而且我不能在馬薩爾山的南方發現半個任何的山脈。

此日整天沒有事，我們便聚集在一起商討着今後旅行隊進行的計劃，伊斯耐拜的幾個工友們都貢獻了很好的意見，約爾奇是旅行沙漠中的老手，他向我保證他所知道的決不會有絲毫的



錯誤，他說，我們從和闐河進發，祇消四日的路程便可以到達那邊了，在當時，我認爲約爾奇的話是不會錯的，因爲在我的記載得最準確最詳細的俄文地圖也註明是只有一百三十公里，我們每天能走二十多公里，六天以後便可以抵達和闐河邊了，在離開那條大河約莫五六十公里之處，我們可以在那邊掘到我們所需要的水量的，那末，計算起來，我們祇要帶足四天的水量也可以夠用了，但我爲預防着萬一起見，我命令着我的用人在幾隻水箱裏裝滿足夠十日所需的水量，水箱的載重可供二十日的水量，現在祇裝滿了一半，重量減輕了許多，駱駝越過高大的丘脊時也可以省力些，但我們所攜帶的水是可以無憂的，駱駝即使每天飲二次水，這個儲量也可供整個旅行隊六天的需用。

裝水的任務由約爾奇和克沁二人去担任，到了晚上，他們便忙着做完這工作，我自己聽得是如此的清楚，那可寶貴的液體注入到白鐵箱時發出一種有節奏的聲音，我的命令又是這麼的簡單，俄文地圖和約爾奇所告訴我的路程想來是不會錯的，而且我的計算又是如此的切確，這的確是出乎我意料以外的，我連做夢也不會想到我應該去檢查一下，他們是否恰切地實行了我的命

令。

明天便要深入到沙漠的中部去了，我很清楚地聽着他們做完了裝水的工作，于是便安心地呼呼的睡去。

誰知道一次小小的疏忽，竟造成了此次旅行中的大災禍。

## 七 從此不見檉柳樹

因爲四月二十二日在優美的湖泊邊休息了一整天，第二天啓程前進時雖然天氣很熱，但駱駝依舊和往日一般的不覺到倦疲，這天竟走了二十七公里又五的路程，最初所經過的地域是一片草木稀少堆聚多量的沙灰的草原，這草原在湖泊的南岸開展來，但走了一程以後，前面的地勢完全改變了，遍地是一個個隆起的沙丘，當頭阻撓着我們的去處，叫人走起來感到怪不舒服似的，一刻鐘以後，我們已經陷入於沙丘所交織成的網陣裏，那一個又連接着一個的沙漠，都是從東西延向西有方向的，高約六七公尺左右，駱駝隊很難通過丘脊的頂點，尤其是當陡峭的一面，沙丘的這一面是一律朝着西方或西南方傾斜下去的，行走時一不小心時就有滑下來的危險。那兩個不同傾向的沙漠的交叉處，沙丘高高地聳起來，猶如小型的金字塔，如果把沙丘譬作一個汪洋的大海，那末，這聳起的沙堆就是兩個水波碰在一起所構成的高起的波陵了。

當我們越過沙丘的陡峭的一面時，誰都緊緊地捏一把汗，我們費了很大的氣力和謹慎才算跨過了傾斜的這一面，而且每走一步，都有跌下來的危險，可是，當駱駝越過時，牠們那高大而且笨重得很厲害的身子却很安全地爬上去了，這是多麼的出乎我們的意外。

跨過了幾個較低的沙丘時，我們已能看得清楚出現在我們眼前的一片那望不見邊緣的茫茫的沙海了，沙浪高低不平的起伏着，這景象使我們一見之下爲之吐舌，光是那微微的一瞥已使我們感到心驚不止，這真是一個多麼冒險的旅行，我們像處在深海中而找不到援手，要不是我盲目的信任「上帝」以及那種趨向未知世界的那種好奇心鼓勵着我，我也許會不敢再繼續的旅行了。

每個人的情緒雖然是充滿了恐怖的感覺，但我們還是不顧一切地努力向前，一種莫名其妙的心理引誘着我，僅僅是這麼一霎那間的轉變，我對茫無際邊的沙海不再感到可怕了，沙風呼呼地吹着口哨，牠似乎是在低低的向我們喚喊：「前進吧！駱駝這時也變成了聰明的動物，牠似乎懂得了我的意思，可是，那在四周靜寂所發出的頸鈴的響聲，不是也在警告着我們：「前進吧！前進吧！」

這一切都變成了一種不敢違抗的命令，而把我們所有的猶豫和恐懼都一筆勾消了。

沙丘現在愈走愈高了，二十公尺，二十五公尺，三十公尺，這樣愈進愈遞高上去，駱駝走上這沙丘的頂點，回視一下平地上的人類，簡直變得如此的渺小了，行列跨越高丘時，我們是儘可能地沿着同一高度的地方走，免得站不住脚而滑了下來，但如此的繞着圈子走路，進行得非常緩慢，有時碰到陡峭的斜坡無法避免越過時，那就糟了！駱駝的前脚很快地深陷下去，我們必須把馱在駱駝背上的行裝全部卸下來，然後拔出牠陷在沙坑中的前脚，於是再載上原來的東西，但在駱駝行進時依舊是要非常小心的，爲了考慮是否要繞道避免攀登一個較高的沙丘時，駱駝被迫停下來，但立刻又在鬆散的沙堆中溜下去，一隻馱着水箱的駱駝好幾次這樣地跌倒了，累得幾個工友們無不叫苦連天，碰到巉巖的沙壁攔住去路時，此刻我們就不得不用鐵鏟開了一條石階似的路徑，讓駱駝安全地通了過去。

地面上僅是一些微細的黃沙，先前所遇到的小片堅硬的黏土，此刻已不很多見了，抬起頭來，是一望無際的黃沙層構成的沙漠，沒有一根草，沒有一片嫩綠的葉子，在這個地域裏所能見到的

植物，要算是幾叢傲然孤立的檉柳了，天上沒有一隻鳥，地上沒有一隻羚羊或者是麋鹿的蹤跡，沙漠的海，沙的浪，沙漠的世界。

太陽猛烈地照耀在我們的頭頂上，除了那不畏沙漠底熱氣息的檉柳以外，所有的動物全感到給熱空氣迫得怪難受，狗尤其感到不舒服，威拉伸長着舌頭僅是喘氣，呻吟着，狂吠着，不時落在隊伍的後面，看樣子牠是多麼的忍受不住這熱的威脅似的。

爲了找尋一個適當的地方休息一下，幾個工友們連找了個把鐘頭依舊找不到，直到太陽快要下山時我們總算幸運地在一個有着堅硬的黏土地上紮下了我們的營帳，這地方還長着兩叢茂盛的檉柳，這是我們從出發以來最後所見到檉柳了，駱駝立刻奔過去享受這最後一餐豐饒的野食，此外，我們也曾幕帳附近掘過井，但掘到五十公分深的地方還是沒有水湧上來，最後，我們祇能放棄這項工作了。

正當我們掘井的時候，威拉忽然宣告失蹤了，找尋，呼喊，依舊不見有牠的蹤跡出現，照我的用人們的推測，大家都認爲是在半途上中暑而死的，但我却相信真是如此，我那聰明的狗，牠是多

麼的靈活，一路上每逢有檉柳的地方，牠總是戀戀不捨地不願跟着隊伍前進，牠用爪在檉柳蔭下爬開表面的熱沙，然後睡在樹蔭底下呼呼的睡去，也許這可愛的動物也知道了我們將進入完全沙漠的地帶裏去，爲此牠就偷偷地離開了大隊回到有水有草的樂園裏去，牠貪戀着草原和湖泊，自然，不願跟隨着我們去忍受那沙海中長途跋涉的艱辛了，我雖然三番四次派我的用人去找尋，結果都失望而回，從此我便再也看不見威拉的影子了。現在祇剩下約爾達忠實地跟隨着我們，牠沒有像威拉一樣爲了旅途的辛勞而背了我們逃回去，但牠的運命遠不如聰明的威拉，牠的忠實犧牲了牠自己的性命。

旅行隊在找不到一叢檉柳的地方安息下來，我們祇好第一次在地球上最荒涼的沙漠地紮下了營幃，舉目是無際的大沙海，宇宙除了沙以外便再也沒有什麼生物或山脈出現在我們的眼前，此時每個人都感到有一種特別的情調圍繞着我們。

一種嚴肅的空氣籠罩住我們的四周，靜寂控制了大地的一切，我們用最後的幾根檉柳燃燒着那堆小火，大家默默無聲的相對着，這周圍的一種超常的氣氛的確太使我感到陰鬱和沉悶了，

除了迫不得已，我們是很少說話，即使說，也總是這麼簡單的一二句。駱駝被我的用人們拴在營地的近處，爲着怕牠逃回到優美的湖泊邊去，這時候，牠們的永不休息的頸鈴的響聲也漸漸的聽不到了，代替了這叮鈴鈴的聲音的是駱駝底拖長而沉重的嘆息聲。

我在營幕裏的慘淡如豆的燈光旁邊坐下來，追想着我們從麥蓋提村出發動身時的情形，燈光邊有着幾隻迷亂的飛蛾翩翩飛舞着，這是我們四周唯一的昆蟲了。



## 八 一個可怕的發現

做了一夜雜亂的無頭無尾的惡夢，第二天早晨給猛烈的西來的風暴呼醒了，我起來一看，支住帳幕的竹竿和繩索險乎被吹斷了，風暴捲起陣陣的灰沙，撲面打從營幕裏來，我們的營地是紮在兩個沙丘之間的高地上，因此，風從各處向我們的營幕進攻，飄飄然像要飛去。

在沙丘的凸出處，有着兩條平行的沙脊分散在左右兩旁，這沙脊向北部份的坡面則較爲平坦，向南和向西的部份則異常陡峭，在這沙漠附近的沙丘大都是如此的。

那陣陣被捲起的沙雲幾乎將我們完完全全地蒙住了，沙雲約有二個人樣高，迷惘在我們的四周，但天空是很明朗的，太陽高高地掛在我們的頭上，張着牠炎熾的火傘直迫下來，照理這應該是一個沉悶的熱天，幸而風是很大的，使我們清涼了一點兒，那廣大的地平線上被一重黃色帶有紅光的沙浪覆蓋着，半空中到處充滿着稀薄的沙塵，沙粒鑽進了我們的鼻孔，耳朵，以及我們領口

裏，使我們感到發癢得怪難受，要是在晴朗的好天氣，沒有這樣大的沙風，這於我們或者不會感受如此的不好過，祇少我們是可以很便於決定我們進行的方向了，沙從最高的丘脊上吹過來，像是一團團的羽毛在空中飛舞，騎在駱駝背上的我們，祇能低伏着身子，否則沙便鑽進我們的鼻孔或耳朵裏，一陣風吹來，沙便在耳邊呼呼的作響，此時，我的爲着預防下雪天戴用的眼罩正好適用來遮蓋沙灰的侵入，但因爲風太大了。好些極細微的沙塵還是要從沙網的隙縫裏鑽進來，不過比較起來要比不戴眼罩好得多了，然而，風暴雖然猛烈得可怕，却於無形中使我們的旅行輕便了許多，那就是靠着風暴的力量，許多高峻的沙丘弄平了一點，而沙丘陡峭的一面則也受了風暴的影響變得較易行走，駱駝不致於稍一不慎就溜下到沙丘裏去，如果風暴的力量能夠使所有的沙丘都變成平地，那末，這該是一件多麼偉大的工程了。

隊伍行進着，彼此熱切地希望走向較低的沙丘裏去，在那裏我們也許可以找到生火的乾草或木柴，選到有水的草原地，可是，希望僅是個希望，其實却使我們感到大大的失望，旅行隊一步步深入到沙漠的中心裏去，此刻是伊斯耐拜權充我們的「領路人」了。他對這個工作做得很恰當，



他騎在一隻高大的駱駝背上，手裏拿着指示方向的羅盤針，離開我們有相當的路程，我們緊隨着朝着東方走去，因為祇有這個方向離開和闐河的距離最近，旅行隊像是一條蜿蜒着前進的長蛇，伊斯耐拜是我們的蛇頭，每逢他停留了一下，整個的行列就不再繼續着前進了，領路的伊斯耐拜現在爬上了沙丘的頂點，向東找尋一條道路可以避免越過前面一個最高的沙丘，他舉起了右手遮住了眼睛儘力的向前眺望，我們碰到這樣的情形時就感覺到異常的不安，伊斯耐拜的步子一停下來，而用他的右手去遮眼睛時，我們就知道又有一個高大的沙丘阻撓着我們的去路，隊伍又得繞着更遠的路兜個大圈子了。

我們中間，祇有我和伊斯耐拜騎着駱駝，所有的工友們都是一律步行的，他們默默無聲地拖着疲乏透了的身子勉力前進，我自己也感到異常的厭倦，太陽光直射下來，照得我們頭腦發昏，爲了不勝這長途的跋涉，工友們時常停下來喝水，但貯藏在我們的白鐵箱裏的水已熱到三十度，不能解渴，爲此我們就大量的喝着，如此則可以多出一些汗，才感到涼爽一點。

爲着喝水和觀察一下沙漠四周的形勢，伊斯耐拜領着我們爬上一個高聳起的沙丘，我們就

在那邊休息了一會，可憐的羊和約爾達實在渴得支持不住了，此刻連飲水的氣力也沒有，但水份對牠們比什麼都需要，尤其是約爾達，一聽到水在白鐵箱裏碰擊着發出一「咯洛」聲，牠簡直興奮得發狂了。工友們到水箱裏取水，牠就即刻跟了去，向人們搖着尾巴乞憐賜給牠少許的水量，羊馴順得像一隻聽話的狗，一聲不響地跟隨着我們，即使不給牠水飲，牠也依舊忍受着聽工友們的指揮，我的用人們向我說即使他們要活活地餓死在沙漠裏，他們也無論如何不忍再殺這最後一隻可愛的牲口了。

這天我們實在很累了，駱駝也馱得精疲力盡了，牠們的步伐一步步沉重起來，如果跌倒在地上，像垂斃一樣的不能起來，我的用人們這時候祇能扶着牠們立起來，如此，我們祇走了十二公里路就不能支持下去了，旅行隊在一塊乾燥的地面上搭起了營帳，此地的地基是堅硬結實的，掘井很少有把握，於是便率性不去掘井了，半個鐘頭以後，營幕紮好了，晚餐準備好了，第二日的行裝也舒齊了，我們趁着這個空閒的時間，大家聚在營帳裏談古說今，反復地講述着今日的遭遇以及明天的希望，每次提到那旅途中可怕的回憶時，伊斯耐拜總是鼓勵着人們別爲這些事灰心，他很起

緊地對我們大談其以前冒險越過沙漠的故事，他講到阿萊山谷底的積雪跟穆斯塔格阿塔的冰河，聽他的敘述，使我們感到一種輕微的愉快，那是比這裏有着更多險峻高丘的沙漠地，伊斯耐拜到達那邊時幾歷喪生的危險，但最後終於安然地越過冰河而脫離可怕的險境了。

次日早上，旅行隊將要啓程出發的時候，我發現了一個駭人的錯誤，我聽得白鐵箱裏的水因了用人們的搬動發出一種碰着桶壁的響聲，這聲音立刻使我意識到那桶裏的水是空空的，於是我不覺去打開桶蓋一看，這一來可駭死了我，原來那桶裏的水量祇夠旅行隊二天的需用了，我發着急，大聲呵責我的用人，問他們爲甚不遵照我的命令貯滿了十日的水量，但他們都回說這是約爾奇的意思，現在我責問約爾奇，怪他不該故意違背我，但他並不承認他的粗心和錯誤，他說從最後的湖泊祇消四日的路程，我們就可以在那邊掘到我們所需用的水量了，如果約爾奇的話是確實的，我們便不致于發生斷水的慘劇了，約爾奇以前的許多推測都是不錯的，而且我的俄文地圖的記載也與他所說的話很附合，于是我就安心下來，此刻我們都認爲退後或向前而能走到有水地方的距離是相等的，大家祇巴望着快些到達和闐河的附近，誰也不想到退回最後的湖泊裏去，

可是，如果我們在那時決定回頭走，那多好呢？誰知道這決定前進的一霎那，竟種下了不幸的禍根，而使我們遭受到如何的痛苦和損失啊！

這時候，水成爲我們生存所寄的飲料了，我特別叮囑伊斯耐拜，小心地管住了那幾隻貯水的白鐵箱，剩下的水我們儘量設法地省用，嘴裏雖然很渴，但我們祇能忍受着不喝水，駱駝自然不許解渴了，當白鐵箱傳出一種「叮咚」的聲響時，我瘋狂地歡呼了，這是多麼寶貴的液汁啊！

## 九 再走一千步

以前的旅行，我們所經過的沙漠地多半是可以找到堅硬的黏土的，雖然圍繞着我們四周的是茫茫的沙海，但無論如何，一塊有着堅硬黏土的土地是隨處可見的，我們的隊伍就在這黏土上紮下了營。

這種土塊，大都是在平面上，黏土的性質是多孔而帶鹹味的，要是用力緊緊地握着了捏了一下，牠立刻粉碎化為細粒的灰塵，土塊一層層堆積起來，和沙漠裏的水平地有着同一的高度，沙丘的頂點就找不到此類的黏土，總之，牠出現在平面上，而是沖積土所構成的，而且是亞洲「地中海」最後殘餘的泥土。

55

在今日以前，每次遇到這類的黏土時我們就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莫名的快感，因為這黏土足以安慰着我們，給我們以一種有力的保證，使我們知道這沙海祇少是逼着海底的，即使不能從此

間掘到可口的清水，但味道難喝的鹹水是可以取得的，我們常常爲此高興，慶幸着我們將不致于遭遇到斷水的險境了。

然而，從今日起，我們所見的盡是一片廣漠的沙海，那無際無邊的沙海，我們現在是置身在沙漠裏最峻險的部份，再也找不到一小片這類的黏土了。

爲着珍惜我的坐騎鮑格拉，並鼓勵用人們的勇氣起見，我一直牽着駱駝步行，路雖然很難走，我們惟有不顧一切地繼續前進，但駱駝却顯然很疲乏了，那隻可憐的巴拜，也許因爲馱得太重而不勝長途的跋涉，牠時常停步不走，如此幾次以後，他爽性堅持着不願聽用人的指揮而繼續前進了，這畜牲的鼻子像是消失了痛癢的感覺的，不論人們怎樣的去拉牠，用力推着牠的屁股，牠還是站着不動，態度沉着，很有一種「誓死堅持到底」的神氣，用人們用力過度，竟連繩索也被拉斷，而那倔強的巴拜，趁勢直躺下去，不住地氣喘着，據我的用人說，巴拜實在是支持不下這載重的旅行了。

我祇得命令着約爾奇卸去牠載着的行裝，分給別的駱駝馱上，如此牠才能起來走路，但走了



不久以後，牠又時時的站着休息，樣子很可憐，如果沒有人去拉牠，也許牠不願意繼續着走動了，在以後的旅途中，巴拜總是遠遠地落在行列的後面，我們這一羣帶來的「沙漠船」中，牠是第一隻漸漸地不勝風塵的辛勞而宣告破漏了。

爲使巴拜恢復牠疲乏透頂的體力起見，我們停息下來有一小時之久的辰光，巴拜喝了幾公升水，吃了幾小束乾草，這乾草是從牠自己的鞍子裏拉出來的，當我們卸下牠荷着的鞍子時，在牠的背脊上我們發現了一個很大的傷口，鮮紅的腐肉印着血痕，這無疑地是被鞍子堅硬的邊緣所磨擦而起的，牠低垂着頸項，痛苦地呻吟着，樣子怪可憐的，看這畜牲的神氣，我的心裏很不好過，牠的精神頹唐，四肢不住地顫抖着，舌頭的外表沒有血色，休息了一個鐘頭依舊不能照常一樣的英雄地走路，我們會使免得阻礙整個旅行隊的前進起見，把牠交給了穆罕默德沙，我們先一步走路，巴拜仍舊在原處休息，牠垂下頸項，痛苦地呻吟着，離得遠遠地，我們還可以聽到這不幸的畜牲發出一陣悲哀的嘶鳴。

行列像一條垂斃的蛇，有氣無力地向東蜿蜒而進，領港者遠遠地在我們的前面朝前窺探，希

冀着能發現一條易走的道路，可是，失望得很，凡我們目力所及之處，盡是一片波浪湧濤的沙海，除了到處是前湧後擠地一個個高峻的沙丘排列着以外，我們便再也看不到什麼，沒有一小塊的平地，自然更不能在這裏的附近處掘到我們所需的水量了。

忽然間有個意外的事件興奮着我們，喚起我們消失了的希望，一隻蒼蠅飛在旅行隊裏「噲噲」地叫着，如果這蒼蠅並不是在我們出發時偷藏在駱駝身上的毛叢裏，而跟隨着我們一起來的話，那我們可以確信此地已離「陸地」不遠了。

現在所越過最高的沙丘離地祇有五十至六十公尺的高，以後突然間又低落到三十至三十五公尺左右模樣，這使我們感到異常的興奮，大家堅決地相信旅行隊是在漸漸地接近了「陸地」了，新的希望重又鼓舞着我們，一隻烏鴉最初在一個沙丘上不住地跳躍着，當行列漸漸走向這沙脊去時，牠却又張翅飛起來，在我們的頭頂上盤旋一轉，然後「呀呀」地長嘯幾聲，向着東方而消逝了。我們猜測着這烏鴉一定是從和闐河的近旁飛來的，牠絕不會是從遠地飛到沙漠裏有意來跟我們開個頑笑的，也許牠還是和和闐河當地的人民特派而來的歡迎員呢！

旅行隊走了二十公里以後，那隻大黑駱駝突然不肯前進了，拉牠，鞭撻，全沒有一點用處，看情形牠是不願在今天再走路了，我們祇得在那裏紮下了第十三號營盤，巴拜鞍裏剩下的草，現在就分給別的駱駝吃，其他七個鞍子也同樣的塞滿了乾草的，但我們留着以備下一次的需用，營帳紮好後，我們就開始在地球上最荒涼的地方用午餐，我的午餐是很簡單的，一杯咖啡茶，幾個饅頭和一些罐頭的食品，但這樣已夠我一頓飽吃了，幾個工友們則喝一杯茶，麵包以及烤麵粉之類，帶來的火柴，早已在旅途中用光了，此刻祇好犧牲了幾隻可以不用木箱，拿來生了一堆火。

臨睡時在我的幕帳裏又發現二隻蒼蠅「嗡嗡」地叫着和我們作伴，又一次增加了我們的希望，這蒼蠅究竟是從那裏飛來的呢？是跟着旅行隊而來的呢？還是近處的林子飛錯到這裏來的呢？這疑問印在我的腦海間許久不能解決，但有一件事是足以加重我們的確信的，我們的估計，從這裏到那條大河至多不過是三日路程的距離了，在離開大河流的先一日，我們會在那裏遇到可愛的白楊樹林的，我們大家都是這樣的猜想。

休息了一個下午和一個晚上，第二天早晨起來時，誰都恢復了疲乏了的精神和體力了，那隻

大黑駱駝勿噶拉現在也是雜在牠的同伴間英勇地前進，爲了找尋繞過沙丘的道路，我是比旅行隊先一步向東而去的，此後一直到和闐河的旅途間，我就沒有坐過我馴良的鮑克拉，而且爲測量由此到大河的距離起見，我必須細心地計算着我的脚步，這是一件相當煩惱的工作，使我的注意力不能集中于推測地形的高低上去。

我獨個兒向着那東方的沙丘走去，回頭願望一下我們的營帳，牠已消失在沙脊的背後了，圍繞在我的四周的是死一般的沉寂，我可見的祇有一隻蒼蠅飛着和我作伴，除了我的駱駝以外，這也許是我此刻所見的沙漠中唯一的生物了。我用着非常和悅的眼光看着牠，當作是一種「幸運」的象徵，爲着節省駱駝的精力，我留心着在同一高度的沙丘上來去，沙丘似乎比先低了一點了，我正爲此高興，但不久又高了起來，此刻我所跨越的沙山約有四十至五十公尺的高度，當我站在這樣的一個沙脊上遠眺願望時，那沙丘陡峭的一面大多是向着東面和東南方傾斜的，順風的一面則看去深到使人頭腦發昏，這幾天正括着陣陣反西北風，呼呼的在耳邊作響，此刻又起了一陣從西北方向吹來的風暴，夾着風向帶着一團團植物的花絮，我還看見有一束枯乾的蘆草從半空中

跌向坡面直滾下去，而這些殘餘的生物，我可以證明牠是從我們來處的地方飛來的，因為牠是西北吹來的風暴所帶來的啊！

中午時分，我感到異常的口渴，而且疲乏到幾乎要昏迷了，我正想倒地休息一會時，蒼蠅忽然又來「嗡嗡」地喚醒了我，牠活躍在我的頭頂上飛舞，似乎在那裏善意的勸告我說：「努力吧！再努力一下吧！」我的耳邊隱隱地聽得有種聲音這樣說：「和闊河離此不遠了，振作你的精神，鼓着你的勇氣，勉力拖到那最近的一個丘頂去吧，這丘頂離這裏祇多有一千步遠近，你到了那邊，不是更接近一點那大河流新鮮的活水嗎？」

於是我朝着那個沙丘的方向再走了一千步，我便昏倒在那沙丘的頂上了，我仰天躺着，白帽子遮住了我的臉，使我看不見灰色的天空，我的精神恍惚着昏昏沉沉地像要睡去。

我似乎是睡着了，我做着無頭無尾的好夢，夢中的我彷彿斜躺在一片有着新鮮的綠草的平地上，我的四周遍植了枝葉茂盛的白楊樹，微風陣陣的吹來，這是春天的令人沉醉的微風，那細嫩的樹葉，順着風的方向輕輕地顫動，遠處似乎有駱駝隊的頸鈴聲，我閉上了眼，便聽到一陣波浪衝

擊着湖岸的聲音，這湖就在白楊樹底下一直向東伸展開去，樹梢上有一隻美麗的不知名的鳥兒，低低地在唱着動聽的歌曲。

正當我陶醉在如此風光綺麗的美景下而感到「飄飄欲仙」的時候，忽然一種沉重的聲音驚醒了我，睜眼一看，我深深地感到一種幻滅的悲哀，那聲聲傳來駱駝頸鈴的聲響把我喚回到可怕的現實裏了，我的頭腦像鉛塊一樣的沉重，太陽光照下來，滿地黃色的沙漠發出一種強烈的反光，使我的眼睛昏花得睜不開來。

駱駝隊由伊斯耐拜和克沁二人帶領着，跟踉跄跄地漸漸地走近過來，顯得狼狽不堪的樣子，牠們的舌頭變成白色，失神的眼光漸漸地在黯淡下去，呼吸轉變得很急迫，而且比往時更發出一種怪難聞的臭味，精神頹唐，似乎對着這廣漠的沙海旅行感到恐懼和不安，牠們像是預感到不能在近處找到有草有水的地方，因而發出一種絕望的嘆息聲。

此刻的駱駝祇來了六隻，巴拜和勿噶拉還落在後頭休息，另外的二個工友照顧着牠們，但我們走了一程以後，牠們也就趕上來。

現在旅行隊所經過的沙丘中間，到處可以找到由極細而質地鬆散的灰沙所構成的平地，踏在這平地上面立刻可以印出一個三四分深的腳跡的影子，像是在雨後泥濘的濕土上行走，爲此我們極力避開從這種地面上通過。

在沙漠的這些土地中間，有個意外的發現，那就是我的用人們在一塊此類的平坦面上找到了一隻驢子的碎骨骼，照他們所說，剩下的多是腿骨，形如石灰的一種質地極脆的骨骼，我用手輕輕地一捏，牠立刻化爲細末的粉片了，這些骨頭，在沙漠裏埋藏了有多少年呢！我想也許有一千年之久吧！

這天祇走了二公里又五的路程，大家都感到精疲力竭，口乾得叫人難受，因此，我們祇得中止了向前進發，旅行隊就在一小片平坦而堅硬的黏土地上紮下了營，在這裏，我們又有個意外的發現，一些小蝸牛殼，一個貝殼的碎片，火石和一大堆圓管形的碎物，以及一些太古時代被湍急的山泉所磨圓的小石塊，所有的這些都是在紮營的黏土地上所找到的。

我拿着望遠鏡向後望，祇見我們來的方向上盡是四五十公尺高的沙丘，但去的方向則沒有

這樣高大的沙山，營地近旁的祇有十公尺至十五公尺的高度，此後的沙丘或者要比這個更低，也許就在明天吧！我們可以越過那沙漠的最高處而到達離開和闐河不遠的白楊樹林了，想到明天，幻滅的希望重又活躍了起來，在紮營休息的時候，彼此間都懷着一顆熱望的而又十分愉快的心境。

傍晚時分，穆罕默德沙和約爾奇獨個兒空手回來，他們疲乏得要命，而且又是難受的口渴，因此，兩隻落在後頭的駱駝祇能丟在那邊了，一半是因爲駱駝死不肯走，一半是因爲他們自己也無力照顧駱駝，將睡時我乃派一個人回去看望，入夜的天氣涼了一點，駱駝經過長時間的休息後，體力是恢復了，不久就由派去的人領回來，這是旅行隊安全地全數無缺的最後一個晚上了。



## 十 且掘一口井

一整天旅途的辛勞，使我們再也不能振作起精神來，搭起厚厚的幕帳了，我們一停下來，便倒在地上呼呼的睡去，晚上六點鐘模樣，我的神志清醒了一點，忽然我想到：「我們不可以在這裏試一試掘一口井嗎？」于是我便跟伊斯耐拜和克沁談起，他們立刻對我的意見表示完完全全的贊同，並且願意馬上去實行，我吩咐伊斯耐拜去準備我的晚餐，克沁便起緊地捲起他的袖子，吐口唾沫在他的掌心，把尖銳的鏟子用心插進到乾燥而又鬆散的黏土裏面，邊掘邊哼着莫名其妙的歌聲，開始我們掘井的工作了。

不久，穆罕默德沙和約爾奇接踵而至，這無異加入了一支生力軍，我便命令着他們三人輪流的挖掘，約爾奇實在令人一見就生厭，這天他已扳了一整天的冷面孔了，我是極力在避免碰見他陰沉可怕的鬼臉，此刻他被我命令着他掘井，就顯得迫不得已似的，毫無精神地一鏟鏟的掘下來，

他時時冷冷地用語言譏諷嘲笑着我們這徒勞無功的工作，暗笑我們對沙漠的認識太不夠資格，而他的意思，這地方是不能掘到一口可飲的淡水的。

這地下自然有水的，據我的估計，不過要掘到三十公分深的地方才有水，他們一鏟鏟的掘下去，掘到十公分深之處，那夾雜着黃沙粒的黏土已經有點潤溼了，納爾奇此時顯得很狼狽，我用冷眼看着他，他似乎也感覺得自己的錯誤，滿臉慚汗，並且用着加倍的氣力挖掘下去。

伊斯耐拜已準備好了我們的晚飯，大家便胡亂地吃了一餐，餐畢，我和伊斯耐拜也加入了去掘井，五個人一起在工作着，過了一會，我們已掘得很深，甚至連掘井的人也消失了他的影子，而無法把掘起的沙拋上來，井的四周被圍成一道低低的土牆，我們須不時地掘開留着一塊空地以備站在井低的人上來調班。

當我們開始工作時，空氣的溫度是二十八度又六，地面上是二十六度又八，掘到十公分深處，我的用水用寒暑表測量着那夾着沙粒的黏土，結果是十六度，掘到十五公分的地方，溫度却又減低為十二度了。漸漸地掘下去，黏土的溫度便愈掘愈低了。

白鐵箱裏的水現在熱到二十九度，我們便把它埋在拋上來的沙堆間，水經過沙土的冰凍後便減低了牠的溫度，變爲新鮮而又涼爽的淡水了。

讓疲乏而又苦熱的身子直躺在沙堆上面，立刻會有一種清涼的感覺散佈了全身，好幾次我躺了又起來，享受那從潮溼的沙堆裏侵入我的背上的涼意，這真是一種奇特的快樂。

沙現在漸漸地變得更潮溼了，約在二十公分深處的黏土溼得可以用手搓成圓形的小沙團，我們把牠壓成薄餅那樣的一片片，貼在我們發熱的額角上。

汗不住地從我們裸露着的背脊上流下來，大家都感覺異常的疲乏，常常中止了我們的工作，休息一會，然後再繼續着挖掘下去，這晚我們儘量的喝水，因我們確信着不久就可以從井裏掘到我們所需的水量，那像泉水一般湧上來的液體，一定能灌滿我們空着了的鐵箱。太陽下山後，大地給一層黯淡的黑幕所籠罩着，但我們還是不放鬆我們掘井的工作，井底漆黑得看不到一切，我便命着克沁點起兩盞如豆的燈光安置在井壁的小洞裏面。那些畜牲由於本能的衝動，先後跑到井邊來，駱駝貪婪地伸着牠們的長頭頸，嗅着那圍住井口的一堆潤溼的黏土，約爾達則仰天直躺

在沙土上面，幾隻老母鷄也走來看鬧熱。

人們給一種迫切的希望鼓舞着，誰都感到異常的疲倦，但誰也不想到休息或停止工作，我們瘋狂地掘下去，要是今晚不能掘到水，那我們決定在明天掘一個整天，因我們必須有水，水是我們生命所關的飲料，伊斯耐拜也打算這樣的做，我們在井口邊圍成一個圓圈，不時低下頭去望着置身在井底裏的克沁，他深深地彎下身去，用鏟子一鏟一鏟的掘着沙土，他那赤裸裸的瘦身子給微弱的燈光照耀着，像個古廟中的鬼怪，——忽然他停止了工作，沒精打採地放下了手裏握着的鐵鏟，臉色慘白，發出一聲絕望似的長吁聲。

「克沁，幹什麼發生了什麼事故？」我們一看到他那種越常的情形，大家吃驚地向下呼喊。

「沙是乾的……」井底的聲音慄抖着。

我們彼此間面面相覷着，嘆了一口沉重的氣。

井底的人拋上來幾鏟堅硬的沙土，使我們大大地絕望了，我們相信在三公尺十三公分的深處，潮溼的沙土不見了，牠忽而又變成像地平面一樣乾燥了，於是，在這三個鐘頭之間，我們的努力

是枉然了，我們的寶貴的精力是白白地犧牲了。

剛才所拋上來的溼土大約是冬季積雪時所遺留下來的吧！這一個頑笑開得我們啞口無言，此刻我們是感到多麼的疲勞和不安了。

一種悲哀的情緒浮上在我們各人的臉上，一分鐘前我們還是起勁地工作着，但現在連站着  
的氣力也沒有了，我們簡直昏沉沉地要倒下去，各人避免着看見別人失望的痛苦的臉，拖着沉重的  
的步伐回到自己的鋪位裏去，倒下來便呼呼地睡去，我們在極力使今天的失望從我們的記憶裏  
輕輕地忘掉。

臨睡前伊斯耐拜走進我的營帳裏來，我們面對着坐下來，談論着今後的旅行，照我的俄文地圖看來，和圖河離此間的距離並不遠，或是這次的旅行是不會發生意外的事情的，我們是不致於  
渴死在沙漠裏的，然而，雖然是如此，但我們必須防備遭遇到至險的境況，水箱裏剩餘的貯量還有  
一天的用度，勉強地節省起來，至多可供三天的需用，今後我們每人平均在一天裏祇能分到二小  
杯的河水了，而那些畜牲們，祇好試驗一下不喝水是否能生存下去了。

## 十一 最初的犧牲

第二天早晨出發時，我們仔細地檢查一下所用的東西，凡是可以不用的全都留下不帶走了，我的用人從一個鞍子裏抽出幾束乾草，分別給每個駱駝吃，牠們吃得津津有味地，吃光以後，抬頭向周圍四顧，像是在找尋何處有剩餘的水，我們只得從白鐵箱裏盛了一杯水潤溼了每隻駱駝的嘴唇。

我將饅頭和茶充作了我的早餐，然後先一步離開旅行隊向東走去，沙丘比以前所經過的低得多，最大的祇有十公尺餘的高度，我正在爲此慶幸着我們或者遇到有着水的平地了，然而，如此的步行了一小時之久，眼前的景象突然又大變了，此刻圍繞在我的四周盡是高峻的沙丘，我又進入一望無際的沙海中了，那高低起伏着的沙浪，都是由東向西的，沒有一棵細小的綠草，連一點生命的蹤跡也不能找到，目力所及之處，除了湧濤的沙波外，什麼都沒有，我會留心着想找到一叢極

柳的影子，結果也失敗了，每次攀登了一個較高的沙丘時，我便拿起了我的望遠鏡向前窺探，熱望着能看見東方遠處那條大河流近旁的樹林底黑影，然而，那邊依舊是連接着天際的黃沙，此外，便什麼也不見了。

三個半點頭以後，伊斯耐拜率領着整個的旅行隊趕上了我，今天的天氣雖然很熱，但那陣陣吹來的微風是令人感到一種輕快的涼意的，天空給一層薄薄的雲朵蒙住着，地上是一片死樣的寂靜，這一整天他們走了很多的路，而且不像昨日一樣的疲倦了，誰都跟隨着隊伍繼續前進，祇有穆罕默德沙爲了照顧兩隻生病的駱駝方落在旅行隊の後頭。

高空中有着兩隻「呀呀」叫着的鴻雁從我們的頭頂上飛過，朝着西北的方向而去，漸漸地快將消失在遠處的雲堆裏了。忽然間我意識到，牠們不是來自和闐河的樹林而飛向最後的湖泊去麼？但這個瞬間而來的希望立刻又像泡沫似的消失了。因爲雁飛得很高，分明是飛向遠處去的，牠們的一個不知倦意的旅行者，三四百公里寬的沙漠，在牠們是算不了什麼一會事的，牠們可以不必落地而飛了過去。

沙丘現在到達了最高度，有的已超過六十公尺以上了，我曾測量過這高度，我站在離開沙丘陡峭面很遠之處回望駱駝隊在丘沙上行走，同時還拿了刻有精密的度數的鉛筆放在眼前，這樣，我能估計這個沙丘有幾隻駱駝的高度，駱駝和高大的沙山相較，那簡直渺小得看不見什麼了。

一路來那最可憐的約爾達一刻不放鬆地守在水箱的旁邊，牠不時地狂吠着，呻吟着，每逢我們對前的高丘猶疑不決而考慮着是否有一條更便的道路繞着走的時候，牠就「狂狂」的嘶叫起來，伸着舌頭，舉着牠的前爪爬沙，好似在向我們提議掘一口井，當我坐下來休息的時候，牠就蹲伏在我的面前，張着探望的眼光長久不瞬地望着我，像是問我能否在最近的沙漠裏找到了水，我輕輕地撫摸着牠柔軟的毛，用手指向遼遠的東方，告訴他別那麼的焦急，因為在那邊不遠的地方就可以有水喝了，牠聽了我的話，把耳朵搖了搖，跳躍着朝着我所指示的方向奔去，但不久就垂着頭失望而回了。

在一個丘脊上全隊休息了一會兒，爲着偵察一下四周的形勢，伊斯耐拜勉力爬上這個丘脊的最高峯，據他回來後的報告，圍繞在我們近處的沙丘簡直找不到一個易於行走的缺口，到處是



起伏着的洪濤大波，連綿着在這汪洋般的沙海中奔騰，但我們決定繼續着前進，除了是駱駝走不動時才停下來休息。

傍晚六點鐘，駱駝真的走不動了，迫得我們祇好在這裏紮下了我們的第十五號營盤，穆罕默德沙這時也趕到了，他說兩隻病了的駱駝從今晨起就不能走路了，他祇得丟下獨自一個人趕來，要是在午夜以前找不到一些水的話，那牠們是無疑地死在沙漠裏了。

這個老頭兒的話一聲聲打擊着我的心，這不幸的消息帶來了多麼可怕的印象，假如我是穆罕默德沙或者當時有我在旁的話，我一定要槍殺了這兩隻垂斃的畜牲，因為現在牠們要忍受着非常的痛苦而慢慢地死去，可憐的駱駝無辜犧牲了牠寶貴的生命，這完全是我的罪過，旅行隊所有的人和動物要是遭遇到種種的意外時，這責任應由我一個人來負擔，我是他們中間唯一的無可饒恕的罪人了。

當穆罕默德沙離開了牠們時，巴拜已經支持不住而倒在地，那隻大黑駱駝却還顫慄地孤另另地站着，失神的眼睛憂鬱地望着那即將消失的旅行隊的背影。

這悲慘的印象明顯地呈現在我的眼前，許久不能排除，我不由地想到這不幸的畜牲看不見旅行隊以後的情形，那黑駱駝緩緩地回過頭來顧盼一下牠可憐的夥伴，漸漸地就躺在夥伴的身邊，彼此痛苦地相望着，以後二隻駱駝就伸長着頸子伏在沙面上，眼睛半開着，呼吸變得很沉重，如此不久以後，牠們再也支住不下了，巴拜便祇能伸長着四肢側身而臥，接着是黑駱駝照樣的躺下去，牠們愈來愈不行了，脈管裏的血漸漸地失去了循環流動的活力，肢體開始變成僵硬，呼吸也漸漸地停頓下來了。

往後怎樣呢？不用說，二個可憐的生命便從此完結了，巴拜一定是先向牠的夥伴告別，離開了這荒涼的沙漠，因為牠的體質很弱，但這臨終時痛苦的掙扎將延長到多久呢？這樣令人心悸的想想時時圍繞着我煩惱底心懷，我想，牠們或者可以多活幾天，可是第二天殘暴的沙風竟毫無情感地把牠們活埋了。

## 十二 陷於沙風的包圍中

將近傍晚的時候，西方昇起了陣陣的密雲，天空給鋼鐵色的雲塊遮住了，扮起沉着的面孔，對着昏昏的大地發脾氣，雲四面八方的聚攏來，漸漸地加濃，雨很快地就要下了。

我們跳躍着，巴望着天公賜給我們一點寶貴的甘霖，我的用人們忙着打開空水箱，把帳幕攤平在地面上，拉起四角的尖端準備作貯水之用，我們不時的看看沉着的天期待又期待，巴望又巴望，但天公竟對我們的哀求無所表示，那密聚着的雲此刻漸漸的向南移動了，不久天空就晴朗起來了，牠沒有落下一滴的雨。

這時候，彼此間便紛紛地談着今後的遭遇，穆罕默德沙十分肯定地說，我們將永遠地不能離開這沙漠中心而到達平原了，因為沙漠的鬼怪已在作弄着我們，而我們已墮入他們的圈套中。伊斯耐拜則坦然的說「駱駝一隻隻地先死去，然後輪到我們，這是自然界最合乎法則的事情！」

約爾奇對我的羅盤發生懷疑，他時時惡意地嘲笑這羅盤的無用，說是牠有意在跟我們開頑笑，引我們毫無目標地兜着圈子，他憤憤地說，無論我們天天努力地走完多少的路程，結果依舊是枉然的，我竭力去說服他，對他說羅盤是很可靠的，以前我們都是向東走去，這是不會錯的，不信，我們可以在早晨看那從地平綫上昇起來的太陽，但他却不理會這些，他固執地認為塵霧和鬼怪弄得我們連太陽的位置也不能置信了。

一個破曉的早晨，猛烈的東北風喚醒了我們，天空給一片沙雲遮住，沙雲陣陣地吹進我們的帳幕裏來，大地像發着濃厚的雲霧，稍隔幾步路，便見不到前面的一切，風吹起黃灰色的沙塵猛烈地衝上沙丘，忽然又像巨浪退却一樣地從順風的坡面上頹然地沉落下來，我們簡直是陷在沙浪的湧濤裏，前前後後給沙包圍着，我戴着風帽，緊裹在寬闊的皮大衣裏，這是我們旅行中所遇到最難當的「風暴」了，行路的時候飄飄然像要飛去，耳邊僅僅嘯呼的風聲，據約爾奇說，這是一種「黑風」將白晝變成黑夜的「黑風」。

這天我們加倍用心地走路，因沙風包圍了我們的四周，大地像在黑夜中，伸手看不見五指，幸

而空氣是涼爽的，呼嘯着的風暴衝擊着我們，到使我們忘記了疲乏和口渴了。

我們聚集在一起，緊挨着走路，本來我是比整個隊伍先一步走的，爲着探望前面的道路，但現在我祇能放棄這極其重要的工作了，沙霧很重，如果我離開他們而去，那末，我的足跡馬上會消失在沙雲中，我將看不見大隊，大隊也看不見我，這時候困難的情形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我或大聲的叫喊，放槍，但在咆哮的風聲中，我的叫喊和呼籲全沒有一點用處，於是我便在沙漠中迷失了道路了。沒有一口水飲，沒有一片麵包或饅頭吃，毫無疑慮的，我一定將餓死在沙漠裏，而且要慢慢的非常痛苦地死去。

什麼都不見了！所有的一切全都消失在薄薄的沙雲裏了，惟有那最近的一隻駱駝才看得見，我喊着領港的伊斯耐拜雖然他離開我的距離是這麼近，他的清楚的回答聲夾着沙風聲傳進我的耳中，但伊斯耐拜雄偉的影子却不再出現在我的眼前了。

風吹來，括起幾萬萬粒沙灰飛揚在半空中，隔離着奇特的忽哨聲浪，這聲浪響得很古怪，我的用人們都說是鬼怪的叫聲，在科學發達的今日看起來，這些自然是不足置信的，可是，遠在一千年

前的過去，這古怪的聲浪就會欺騙過歷史上有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構成了他對風聲的幻想，在他的著作中，記得裏面有描寫大沙漠恐怖情形的一節，是這樣的：「在沙漠裏，即使在白晝，人們也可以聽到鬼怪的說話，時常有樂隊的打鼓聲，以及各種音樂的合奏，有時還發出吶喊奔號的聲浪，當旅行的人通過這廣漠的大沙海時，必須集合一羣人一同行走。駱駝也得在頸項上掛上響鈴，如此才能免得迷失了路，晚上過宿的時候，爲着確定第二天行程的方向，須立一個極易識別的標記以爲南針……」

從早晨到中午，我們一直被籠罩在昏黑的氣氛下前進，終天見不到光明的天日，祇有一道昏暗的略帶紅灰色的遊移不定的光澤恍惚在我們的四周，風暴從正面猛烈地吹過來，我們就必須轉回頭，立刻伏在地上蹲下來，躲在駱駝的背後，不然的話，我們就有被窒息而死的危險，駱駝也祇得停下來，把尾巴對着風的方向，躺着，頸項則低低地伸長在地面上。

如此接連受了幾次風暴的殘摧後，一隻最小的駱駝顯然支持不住了，牠的步伐漸漸地緩慢下來，四肢發抖，下唇倒懸着，鼻孔間的呼吸變得很長，眼微閉着，但消失了所有的光輝，約爾奇照顧

着牠，踉踉跄跄地跟在我們的背後。

我們離開了那隻可憐的小駱駝，繼續在沙風的突擊中向前進發，前面有一個高峻的沙丘阻撓着我們的去路，丘脊上的風暴更其顯得猖獗可怕，牠從頂上朝東向一個傾斜的坡面衝到那平坦的丘谷上去，我們努力着，用盡了所有的氣力正在跨越這個高峻的沙脊，約爾奇忽然匆匆地趕來，免得被沙風迷失了道路，踏着難行的坡面一步步攀登到丘脊的頂點，但那隻病了的小駱駝却很快地跌倒在沙面上，伸長着四肢斜躺着，牠是再也不能隨着大隊跨過這一個峻險的沙脊了，約爾奇用力去拉牠，但全無一點用處，牠是懶洋洋地側臥着，死也不肯起來，我越過了沙丘的高峯，差我的用人回頭去看看這可憐的小駱駝是否還生存在如此荒涼的世界裏，他們的影子漸漸地消失在重重的沙霧中，忽然又回來歸入整個的隊伍間，他們担心着那昏昏的沙雲會使我們失散，沒有勇氣離開旅行隊去看看那垂斃的病駱駝，從此，那第三隻可憐的畜牲便這樣地喪失牠小小的生命了。

這雖然是一個極大的損失，而且那小駱駝倒在沙面上的印象又是清晰地刻劃在我的腦海

間，但對這樣一幕慘痛的悲劇，再也引不起我的關心和注意了，此刻最要緊的是我們如何可以掘到水，如何地加速到達那大河的近旁，如何拯救我們各個人自己的生命，一種可怕的死沉沉的氣氛籠罩住我們的四周，每個人的心深深地像沉在海底的深處，我們都感到生命有時時被消滅了的危險。

第二天出發時，什麼可能的希望全像泡沫沫似的幻滅了，一個恐怖的念頭侵襲着我們，大家都在想繼續着畜牲而死的屬於誰？



十三 四月三十日

我們勉強走了二十公里又六的路程，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於是整個的隊伍就停息下來，我和伊斯耐拜二人詳細地檢查一下我們全部的行裝，凡是可以不用的東西，我們決定全部拋棄，這樣才能繼續着我們的旅行，幾天來沒有充份的水喝，誰都顯得萎靡不振的樣子，我們的體力僅能應付跨越那峻險的沙丘，而且又是多麼的勉強，如果要我們帶着這許多行裝一起走的話，那真的要累死我們了。

所有的一切，全都丟開了，我們是如此的毫無惋惜地拋下了足供三個月所需的糧食，此刻我們祇要水，水比什麼都可貴，皮衣，毯子，枕頭，書冊，以及火油爐，鍋子，瓷盤等等也拋下了，我的用人們把這些應用的物件繫爲二大捆，安置在兩個沙丘的中間，用厚毛毯遮蓋着，爲的易于識別，這二個沙丘起見，我們在牠的近處找到一個凸出而易見的丘脊，在這個丘脊的頂上插下一根竹竿，另外

用一張半新的瑞典報紙繫在竿子的上端，做成一面不大不小的旗幟，假如在最近二日裏我們找到了水，那我們就可馬上回來拿取這許多留下的東西的，晚上閑着沒事，大家拿一個木箱蓋劈做二十根木棒，打算以後每到一個高丘，我們便把舊報紙用着各種不同的方式繫在木棒上，然後再將這些木棒插在各個沙丘的頂處，好像未知的航路上所顯示的浮標一樣。

晚餐自然不能有水解喝了，因此，凡是罐頭裏的食品，其中含有少許水份的，例如香菌，龍蝦，沙丁魚以及別的此類的食物，我都分給我的用人了。

白鐵箱裏剩餘的水量，祇有兩公升，我謹慎地把這最後一點可寶貴的液體傾注到二個金屬的水壺裏，而空着的白鐵箱我們還是儘可能地攜帶着，因為我們一找到水，便要裝灌起來的。

駱駝又得到一個鞍子裏的乾草充作食糧，這不能不算是一頓豐饒的晚餐了，但因了長久沒有水喝，牠們的喉嚨已經乾枯，爲此吃得很勉強，似乎是用足了所有的氣力嚥下去的。

我胡亂地吃些饅頭，而且還喝了一杯茶，這是最後一次的喝茶了。

臨睡時，我將所有的罐頭食品，擇其中含有水分的，統統帶在我的身邊，以備路上迫不得已時

的解渴之用。

次日清晨，太陽從東邊昇起來，發出一陣微弱的光輝，我們率領五匹餘下的牲口正想動身出發的時候，伊斯耐拜發覺到有一個水壺裏的水被人偷喝了，這意外的事件困煩着我，因為我們祇剩下這二壺僅有的水份了。

這偷的人到底是誰呢？我們會多方偵察，結果却一無所獲，我的用人們都懷疑是約爾奇偷喝了這些水，因為他們曾看見他在夜裏沒有好好地睡去，爬來爬去的不知幹些什麼，如此說來，這偷水的人也許真的是約爾奇，但我們拿不出可靠的證據，自然也奈何他不得，此刻約爾奇故作非常口渴的樣子，他的陰險的鬼臉堆上了無限的愁慘，苦苦地到我的跟前來哀求，向我訴說着他因長久沒得到水喝，他的胸口和肚子就痛得很難受，起初我不信聽他的話，但他裝得很認真，甚至按着肚子在沙面上打滾了，于是我祇得分給他少許的水分，他一口氣喝乾了以後，就離開我走到隊伍的後面去，此後就一整天見不到他的影子，直至第二天早上他才又出現在我們的行列裏。

風不住地吹來，而沙丘則漸漸地低了下來，此刻我們所遇到的沙丘多是從北向南的，而其陡

峭的坡面則朝西，如此更難超越過，我們被陷在深沙的包圍下，進行得非常之慢，駱駝頸鈴的聲浪變得簡單而拖長了許多，往往間隔了二三分鐘才「叮令」的響了一聲，像深夜曠野裏招魂時所發出的聲音，駱駝不勝這長途的跋涉似的，頸伸長着，樣子很可憐，牠們現在得不到所需的食糧，水自然更喝不到了。牠們漸漸地消瘦了下來，兩旁肋骨一根根顯露出來，但牠們的步伐却依舊往日一般的英武。

四周的空氣很寂靜，嚴肅而又緊張的氣氛控住了大地的一切，沙漠裏到處飛揚輕微的灰塵，但較括着「黑風沙」的那一天是好得多了，這幾天以來如果依舊發着可怕的大風沙的話，在我們一切的不幸之上更加上風暴的襲擊，那我們會毫無懷疑地要活活地被埋葬在沙漠中心的。

走了十二小時半的功夫，我們一共走了二十七公里，在如此艱辛難行的路程中而有如此的成績，這已經是十分難能可貴了，此刻我們誰都感覺到異常的疲乏，駱駝也不能再繼續走路，於是整個的旅行隊便停下來休息了，從我們的立足點遙望那東方地平綫上一望無際的沙海，映入我們的眼簾除了那湧濤起伏的沙浪以外，我們看不見一叢植物的影子，一座山麓的蹤跡。

夜間的溫度降低到零上五度，第二天早晨起來，溫度略高了幾度，但天氣依然是相當寒冷的，天空間有着無數細微的灰塵在飛舞，而天色則頗爲明亮，在東方的地平綫上，有種明顯的光圈可以看得出是太陽所在的地方，駱駝得到了一個鞍子的草和旅行隊僅有的一些奶油，牠們吃得津津有味地，而且又顯得相當的有生氣，彷彿對此長途的艱辛毫不在乎的樣子，牠們是依舊能「任重致遠」一直到達和闐河的近旁的。

我最後一次檢查我們的鐵壺，此刻旅行隊所有的水量祇夠裝滿二個普通的玻璃杯了，現在我們要很快地向前進發，而找到我們所需的水量，這樣才能保全旅行隊所有人和畜牲的生命，我忙亂着給駱駝馱載着剩留下來的幾件行裝，伊斯耐拜忽然發覺約爾奇偷偷地背着我們在喝鐵壺裏的水，伊斯耐拜和克沁簡直氣得發瘋了，他們滿面怒容，突然間衝到約爾奇身上去，把他壓倒在地下，拳腳交加地向着他的背上猛烈地打去，要不是我敏捷地立刻就出來解圍，說不定約爾奇會給他們活活地打死。

剩餘的兩杯水，現在祇有六分之一公升的水量了，中午時我拿點水來潤濕各人的嘴唇，其餘

的則平均分爲五份，打算很節省的用去這僅剩的一點可寶貴的液體，然而，這點水我們能支持多少時候呢？——這是一個爲我們整個旅行隊人員生死所關的大問題，要是在最近一、二天內再找不到水，那我們將怎樣呢？想到這一點，我不禁感到「生之威脅」的可怕了。

沙丘降低了許多，有的祇有八公尺高左右的模樣，寂靜已久的頸鈴聲，此刻又「叮令」地發出一種清脆的響聲，我們的行列繼續着向東走，輕易地越過了幾個低低的沙丘，但不久以後，沙丘的高度漸漸地增加上去，高得使我們無力越過，駱駝便時常把前腳溜下去，這時候，整個的旅行隊重又陷落在深沙的中間了。

可是，一隻小鵲鴿「呢喃」着從我們的頭頂上飛過，伊斯耐拜激動得如此的厲害，他得意地望着鵲鴿飛去的方向，堅持着要拿鐵壺跟着去，他很肯定地就在那鵲鴿飛去不遠的地方，我們一定可以發現小沼澤以及湖泊的，伊斯耐拜向我發着誓立志要找到水回來，但我不讓他去，我們的旅行隊目前是遭受到可怕的境況，整個隊伍的命運陷在於未知的深淵裏，我不能讓伊斯耐拜離開了我，此刻我尤其需要他，我們幾個人的生命像被一根綫倒懸在半空中，誰也不能担保說我們

不會碰到意外，爲此，我們必須緊緊地會合在一起，以防應付這可怕的意外事件的來臨。

大清早隊伍繼續着向前進發，約爾奇忽然不見了，我的用人們一致認爲他的身體太弱，不能跟上我們，他一個人落在隊伍的後頭，說不定會因此喪失了他的生命的，但我們並不憐憫他的遭遇，因爲他實在太傲慢了，而且這一次旅行隊遭到不幸的結果，禍首就是約爾奇，在最後的湖泊上他很有確信地說我們祇需四天的用水，他還跨張着自己對沙漠的經驗，說得天花地亂般使我們不得不聽信他的話，他向我擔保就在這四天以內可以到達大河的近旁，而且，當旅行隊離開了馬薩爾山的時候，我曾再三地命令他備足十天所需的水量，他却偷偷地瞞了我祇裝盛了僅夠四天的用的水，以致旅行隊所有的人和畜牲險乎渴死在沙漠中，而且連此刻也繼續在不可知的命運中，可是，他又是多麼的自私，趁機把夥伴們最後的幾滴藉以活命的水都搶奪去了，他們確信約爾奇是有意引我們到此的，我們一定要死，而他喝了這一點水後就可以多活幾天，此後他再聯合了其他的尋途人來盜取我們的行裝，這個猜測是否正確，那要看以後的情形了。

從麥蓋提村出發到現在，我每天寫下詳細的日記，但此刻我疲乏得幾乎要死，我曾三番四次

的鼓起勇氣來寫，結果都失敗了，最後一天日記是在四月三十日夜裏寫的，原文轉載如下：

「我們倦得要死，休息在一個高大的沙丘上，駱駝也倒了下來，我立在沙丘頂上拿着望遠鏡向四周遠眺，那向着和闐河的一方，盡是一片茫茫的沙海，沒有一根草，沒有一點生命的蹤跡，黃昏時約爾奇忽然不見了，我的用人們都認為他是回到拋棄行李的所在，藉留下的食品充饑，以待有別的旅行者到來搭救他，但伊斯耐拜則認為他是死了。

「剩下的水，祇有一小杯了，中午時，我把其中的一半潤溼各人的嘴唇，這情形多麼的可慘，一到了晚上，我們又渴死難受，簡直支持不下了，我便去拿其餘的水分給我的用人們，誰知當我去取盛水的鐵壺時，我發覺壺內是空的，大約是給克沁和穆罕默德沙喝乾了，此刻我們是非常衰弱的，也許我們會死去，上帝可憐可憐我們吧！」



## 十四 「上帝救救我們吧！」

在五月一日的深夜，沙漠裏異常的寒冷，溫度計的水銀降落在零上二度，這是我們從出發到現在第一次遇到這樣的冷天了，然而，空氣是相當純淨的，滿天的星座閃爍着。破曉的時候沒有一點風，天氣依舊很寒冷，但等到日出以後，才又漸漸地熱了起來。

五月一日這真是一個多麼值得回憶的日子！這是一個如何充滿着快樂和喜悅的日子！猶憶去年的今日，我到達了新疆底首府疏勒，此時我的眼病方愈，在疏勒我得了一個靜心休養的優良環境，可是，今年的五月一日，我們是陷落在沙漠的中心裏，也許這是對我們的命運是一個重大的轉變，不錯，還是一個重大的轉變，但這真是一個多麼可怕的轉變啊！

大清早，被人誤認為死在路上的約爾奇突然又出現在我們的隊伍裏，他一聲不響地走進營地裏來，大該是經過長時期的休息的緣故吧！他的體力已經完完全全地恢復了，此刻我們才相信

就在今天我們一定能找到水。否則約爾奇不會來歸隊的，他獨個兒坐着沉思，別的人都不跟他說話，像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變似的。

由於珍貴一小壺僅剩的水量起見，我已一整天不喝一滴水，此刻是渴得如此的厲害，我的身旁適有一杯中國燒酒，是我們用來作爲火油爐的燃料的，我就順手拿來喝了個一乾二淨，這酒的性質是這樣的猛烈，不到一刻鐘後，我的喉嚨發着燒，我懊悔不該痛快地喝了牠，剩下的一些燒酒被我用力摔在一個近處的沙丘上，免得使我的用人們因渴而喝了牠時，反而使我們感覺到比口渴更難受的痛苦。

以前還可以勉強應付這艱辛的旅程，但從那時起，我顯然是支持不下去了，我的夥伴們振作疲乏的精神繼續向東進發，我却落在旅行隊的後頭，我的四肢發軟，腿部沒有氣力，我的步伐一步步變得沉重起來。

駱駝頸鈴的響聲比平時更爲清脆響亮了，伊斯耐拜擔任着領港的職務，手拿着指示方向的羅盤，默默無聲地走在行列的前面，穆罕默德沙和克沁則牽着餘下的五匹畜牲，約爾奇跟在後面

照顧着最後的駱駝前進。

四周的空氣是靜悄悄的，除了拖長着的頸鈴聲，一切都靜止着，沒有一個人說着話，沒有一匹畜牲發出一聲表示驚駭或興奮的狂叫，整個的旅行隊像一條移動中的長蛇，在沙丘的深凹裏蜿蜒着向東而去。

行着復行着，爬過了一個高丘又一個高丘，我實在疲倦得要倒下來，同時又口渴得要命，掙扎着，想趕在旅行隊的前面，但幾次趕上去又幾次退後下來。

行列漸漸地消失在前面的一個丘谷裏了，然而他們的足跡還在我可以循着前進的，鈴聲不再如此的響亮動聽了，牠那拖長着「叮令」聲愈來愈低微，以後就聽不到了，此刻圍繞在我的四周的是，可怕的寂靜，靜得像死去一樣，我勉強拖着沉重的步伐，但走了幾十步就跌倒了，如此繼續着有幾小時之久的行程。然而，我的神志是清醒的，我還清楚地計算我沉重的脚步聲，因我在想藉此測量一下從這裏到和闐河的遠近。

在一個沙丘的頂上我終於發現了我們的旅行隊了。他們在沙脊的近旁休息，那五隻可憐的

駱駝懶洋洋地躺在沙面上，年老的穆罕默德沙則跪在駱駝身邊喃喃地祈求着上帝，口口聲聲地呼喊着阿拉拯救他，這個老頭子在路上就神志磨糊，說來說去都離不了一「水」，他此刻簡直變成一個瘋狂的神經病患者了。

態度較為安靜的是克沁，他用兩手托着額角，默默地坐在一隻駱駝的陰影下，眼睛呆呆地對着沙地出神，伊斯耐拜似乎沒有發覺到他的夥伴們已無法繼續着趕路，他還孤另另地走在前面，我趕上他們，立刻招呼着他回來。我們便坐下來在沙面的原處休息了。

此刻誰都顯得異常的疲乏，祇有伊斯耐拜還能勉強地做點事，他確信，向東再走五十步就可以找到水，但是我如此的狼狽，就留下來幫助我支持旅行隊的零星雜務了。

休息了一會後，我們決定去找一小片堅硬的黏土作為營帳的駐紮處，然後再用盡我們所有的氣力來掘一口井，伊斯耐拜扶起我坐上我的坐騎，但這平時十分馴良的畜牲此刻却變得如此的倔強，牠堅持着不肯起來，雖然我們卸下了馱載着的東西。瘋狂的穆罕默德沙忽而哭着忽而又怪聲地大笑起來，時時用手玩弄着細微的沙粒，他用力捏住了一把沙，而且是捏得那樣的緊，可是

突然間又怒氣沖沖地把牠拋棄了，他的四肢乏力，乏力得連一步都走不動了，看他那樣可憐的樣子，我們祇好打消了原來的計劃，爲了不忍離開他，大家不得不重在原處的沙地上坐下來休息，我決定在晚涼以後再走路。

太陽光從我們的頭頂上照下來，我感得全身炎熱得異乎尋常的難受，我命令着伊斯耐拜和克沁兩人搭起帳幕作爲遮蔭之用，幕內用毛毯鋪在沙面上，我爬了進去，把一隻布袋捲着當做枕頭，同時又脫下所有的衣服，祇剩一條短到祇有一尺把長的短褲，緊裹着我的下部，直躺在營幃裏養神，伊斯耐拜和克沁也學着我的樣子，不久連那可愛的約爾達和那最後的一隻羊也鑽進我們的帳幕裏來避暑了，祇有約爾奇是在幕外，他時時移動着的影子明顯地現出白色的幕布上，映出一個可怕的黑影。穆罕默德沙則仍逗留在原處。

這一天，我們祇走了四公里半的路程，是我們出發以來走得最短的一天了，休息時才上午十點鐘，我們躺着，巴望着黑夜快些來臨。

中午時我依舊躺在那條厚毛毯上養神，我的全身不能動彈，四肢發痛，我自己清清楚楚地意

識到我是快將死去了，但我毫無恐怖的感覺，而且並不悲哀於生命的消失，我的情緒是平和的，過去的一切銀幕似的浮現在我的眼前，我想到了家，想到了我的友人，他們久未得到我絲毫的消息，時將感到如何的不安，他們一年又一年期待着，終於毫無所得，這時候，我的愛妻一定着急得發瘋，她也許會親自到疏勒來，探聽我的消息，當她知道了我在四月十日從麥蓋提出，發向東而去，以後就一直沒有任何的音息傳來的時候，她將感到多麼的傷心啊！這樣地胡亂的想着，過去幾次旅行全世界底的印象漸漸地展開在我的眼前，十多年以來，我一直像一個遊方的回教徒那樣走遍地球的各處，我到過了亞洲回教的腹地，在肢斯博里和大流士底宮裏我第一次瞭解了「盛極必衰」這句話的必然性，我又到過了巴斯拉，那是一個多麼值得追憶的處所，生長在巴斯拉的棗樹底蔭影又是多麼的可愛，忽然我又想起了巴達——那是遠在巴斯拉的一條小巷，記得巴達的挑水夫馱了途夠一隻驢子載得起的重量的水祇賣幾個銅子，此刻如果挑到沙漠裏來賣，那我們願付比這多上幾百倍甚至幾千倍的代價！

一整天我清醒地躺着，腦子裏充滿了這許多雜亂的念頭，有幾次我的神志恍惚，陷於半昏迷。

的情態中，這時我夢見了那密密的白楊樹林下一片翠綠的草地，我似乎在那邊喝新鮮的河水，醒來時，我發現自己依舊躺在幕帳裏的厚毛毯上面，於是口渴得更厲害了！一個可怕的陰影侵入到我心扉的深處，我想到了死，想到了我們這一羣人中間誰是第一次犧牲者，誰又是最末一個死去的人，我巴望着太陽快些下山，此刻我開始覺得光陰是這樣的不肯快地過去，挨過了一點鐘，在我像是過了一世紀這樣的長久！

一陣涼爽的微風從帳幕的隙縫裏吹進來，我的全身感到一種依稀的寒意，在侵襲着我，風愈來愈大，我們周圍的溫度，漸漸地減低下去，三點鐘左右，清涼得使我不得不蓋起一條毛毯躺着睡，逼近傍晚時分天氣更冷了，於是，我於無意中發現一個神祕的奇蹟，那就是，當太陽西沉而逐步接近地平綫時，我們的體力也在漸漸地恢復了原有的精神，等到太陽從一個沙丘的頂上落下去，牠那熾炎的光不再照耀在沙漠的任何一角時，我不再感到絲毫的疲乏了，我彷彿自信有着無限的精力足以應付日夜不息的行進，我決定繼續着向東出發，爲了挽救整個旅行隊人員的生存，我必須盡我的力量奔向東方去！

伊斯耐拜和克沁此時也恢復了他們的體力了，他們已能健步如飛的走路，穆罕默德沙仍逗留在原處發瘋，不但是他，此刻連約爾奇也變成瘋癲無常了，我們走去同他們談話，他們都搖搖頭不能作答，吱唔地說些莫明其妙的怪語，直到暮色蒼茫中，約爾奇的精神才清醒過來，生命從他的意識裏活轉來，這時候，他掙扎着爬到我的身旁，緊握着拳頭向我做出恐嚇的形狀，提高了喉音大聲地喊道：「水啊！水啊！給我們水啊！上帝救救我們啊！給我們水啊！」

最後，他向我下跪，用雙手掩住了面孔悲痛地哭起來，哀哀地苦求着我，賜給他一滴的水。

他的聲調顫動着，變得如此的哀憐動人，但我能答覆他些什麼呢？我祇得直爽地對他說，剩下的幾滴水都是他一個人偷喝的，和其他的用人比起來，他要算喝得最多了，現在他祇能忍受着他聽了我的話，面色立刻慘白得像一張白紙，失望地重又爬回到原處休息去了。

經約爾奇這樣地向我索取水滴後，我那乾燥的喉嚨間因此渴得更難受了，我的用人們也是如此，在這樣迫切地需要着水來拯救我們的情況下，我們難道無法從我們的四周找到少許液體輸送到我們的體內嗎？不錯，爲的救活每個人的性命，我必須努力地去設法，立刻我的眼光落在那



隻從駱駝中間活躍着的老公鷄身上，我興奮得幾乎要發瘋了，因我已找到了我的對象，那英勇地徘徊着的老公鷄，牠的血不是可以救活我們嗎？此刻我再也顧不到什麼人道和正義了，我迅速地拿刀向牠的身上猛烈地刺去，牠絕命似的慘叫一聲，血從牠的頸項上直流下來。

然而，血太少了，不夠我們幾個人解渴之用，那時唯一可以補救的辦法是殺了最後的一隻羊，我的用人們猶疑着，他們沒有一個人忍心將這個忠實的旅伴活活地殺死，我急得沒法，誠懇地告訴他們爲了拯救自己的性命是管不了這許多的。

伊斯耐拜聽了我的話，他點點頭表示許可，然後忍着心把這可憐的畜牲拉過來，頭朝着回教聖地麥加的方向，拔出一把鋒利的匕首，猛力地從這畜牲的頸項直通脊椎骨，殷紅的創口處流出一種紅褐色的濃厚的血，我們拿這血來解渴時，羊的溫體仍未消失，我眼看着這幕悲痛的慘劇，內心感到大大的不安，而且這血又是如此的難以下嚥，發出一種怪難受的氣味，令人噁心得要嘔吐出來。

我用二個手指緊緊捏住了我的鼻頭，勉強嚥下一口，但以後便再也嚥不下去了，他們也是如

此，我們寧願渴死，不願喝這難以下嚥的臭血，剩餘的血給約爾達吃，這聰明的動物祇舔了一口也就跑開了，早知如此，我們決不會殺去那可憐的羊的。

我的用人們因爲口渴竟變爲半瘋癲的人了，他們把駱駝尿盛在一個白鐵桶裏，那是極濃厚而帶深黃色的，他們把這種有氣味的液體加上了醋和糖，斟在一個杯子裏，大口的喝了下去，但不久就大大地吐嘔，反而使他們受虧了許多。

## 十五 在死營的檢閱

克沁沒有喝這濃厚的駱駝尿，我也因忍受不住那種令人作嘔的氣味未去嘗試，我的用人們經過猛烈的嘔吐後誰都無力地在沙面上躺着了，伊斯耐拜不久便醒來，恢復了他的精力。

此刻祇有我和他勉強可做點事，我們重又將所有的行裝檢閱了一下，無關緊要的東西統統在這最後一次的檢閱下拋去了，剩下的都是那些不能丟棄而且絕對必需的東西，我把牠們放在一起，這裏面計有日記、地圖、科學儀器、鋼筆、紙、石子和沙的標本，以及聖經和一本讚美歌集。

伊斯耐拜準備了三天必需的糧食。此外，所有的一切都拋棄了，其中包括着我的價值五千馬克的中國元寶，此刻我們祇求保全我們的生命，其他便管不了這許多了，三天以後，我們如能找到井水，馬上可以回來拿取的，然而，伊斯耐拜極力反對我的主張，他堅持着把錢帶去，但我沒有答應他，不久以後，事實證明了他的主張是如何的正確，此外，他還想帶走幾盒子雪茄煙、鍋盤、燈籠、蠟燭、

水桶、鐵鏟、繩索、和一些剩餘的子彈。

在丟下的東西中，計有彈藥兩大箱、帳幕、行軍牀、厚毛毯、衣料、帽子、參考書、兩架精巧的照相機和千張以上的底片，這許多底片裏面有一百張左右是在這次旅行中攝過的，除此以外，則有幾本啓用的日記本、鞍子、藥品、圖書、材料、服裝、靴子、手套以及別的一切。

必需的物品，分裝在五個用帆布做成的雙頭袋裏，馱載在幾隻駱駝的背上，其中有一隻馱了槍和鐵鏟之類的東西，這些是用一條厚呢毯子包紮起來的。此外，我們還開了好幾個罐頭，罐頭裏的食品所含蓄的水分很少，而且要非常努力才能嚥下乾癟的喉嚨裏去。

從早晨到現在，駱駝一直在原來的位置上躺着休息，發出一種沉重的呼吸聲，這聲音在籠罩着我們四周墳墓一般的寂靜的氣氛裏常常引起我們一種特殊的感覺，我們因此會預想到這些畜牲們不幸的結局。

## 十六 跟將死的旅伴告別

決定出發去找尋井水來拯救將死的旅伴，已在晚上七點鐘了，駱駝騎着像要死去的樣子，起初堅持着不肯起來，經我們多方設法後，才立起走路，爲了節省我的精力，有一個極短的時期我是騎在那隻強壯健步的白駱駝背上的，伊斯耐拜率領着其餘的駱駝在沙漠裏緩緩地走，克沁則落在後面押隊。

當我們離開了死營前的一霎那，約爾奇拿了羊肺爬進我的營幃裏，在我的鋪位上坐下來，一面津津有味地吸食羊肺中間的水分解渴，他的兩隻手染滿了殷紅的血跡，臉色發青，樣子很怕人。最使我不忍離去的是發癡的穆罕默德沙，我走近他躺着的地方，低低地喚他名字，那時他的微閉着的兩眼睜開來，不住地向我呆呆的注視，他的目光是灰色而又如此的毫無神氣，但他的削瘦的臉表現出十分平靜的樣子，好似就在未來的轉瞬間他便可以脫離這人間的苦獄而昇到幸

福的天堂裏，不錯，他是時時讀着可蘭經裏關於天堂一類的字句的。

我彎下身撫摸着他的皺縮而帶灰黃色的額角，極力抑制我悲哀的情緒，然後清楚地告訴他，我們是要繼續着向東而去了，在路上如果找到水，我們立刻就回來拯救他，我請他安靜地躺着，讓疲倦的身子恢復以後，再循足跡的方向趕上我們，爲的使我們的距離縮短了一點，我勉強低一下頭，報以慘苦的微笑，但我很明白，此後我們將見不到他的面了，就在最近的幾小時之內，他要非常痛苦地慢慢的死去，此刻他喃喃地自語着，但我祇聽清「阿拉」兩個字，他掙扎着舉起手向我們送別，但他的生命就在霎那後要脫離這痛苦的塵世了，我目擊這種悲慘的情形，我的心已破碎，我咀咒着自己，這個生命無辜的幻滅，完全是我的過錯，我負着這個殺人的罪名，在這樣惡劣的心境之下，我含着辛酸的熱淚離開了那個將死的旅伴。

約爾奇還不能跟着我們一起走路，我也向他致了告別辭，叫他等到體力恢復些時就追隨着旅行隊的足跡走去，惟如此才能救得他垂斃的生命。

然而，奇怪的是餘下的六隻老母鷄依舊生龍活虎的跳躍着，牠們正在爭先恐後地啄食着那

被宰的死羊，靠着這隻羊，牠們的生命也許能維持得很久，爲此我不願意殺死牠們，以後或者有些用處，假如此行能得到了水，而那隻忠實的約爾達還能活着的話，那牠一定瘦得祇剩一張皮和幾根骨架了。

我們忍痛離開了兩個將死的旅伴，走了幾步，踏上第一個沙丘的頂上，我們回過頭來，用悲慘的冷眼盼顧一下那個沙脊旁邊的死營，那裏躺着我們兩個可憐的夥伴，在西方的平地上。充滿着陰沉氣氛的營帳靜靜地在那邊豎立着，像是一個黑色的小型金字塔，我走前一步，回頭向牠看一下，可是不久後沙丘把牠蔭遮了起來，我不再能看到牠了。

時間是漆黑的深夜，峻險的沙海把我們圍繞起來，這時候，我們的處境是如此艱困，生命像蟬蟬似的朝不保夕，那聲勢洶湧的沙浪隨時隨地有傾覆我們的危險，但我並不害怕，我的生命的活力覺醒過來，祇要我還有一分氣力能夠行動，即使是渺小得像一條毛毛蟲在廣茫的沙沙漠裏爬行，我必許緊緊地握住着這最後一霎那間求生的機會，我年紀還青，人生給我所知道的事和物太少了，我要活，我要有意義地活下去，在當時，這便是支配着我不顧一切地前進的唯一的念頭。

一種迫切地求生的慾望從我的身上爆發出來，這力量使我忘記了疲勞和口渴，我掙扎着朝東方走去，可是，我的脚步却徐徐地沉重起來。當我們越過一個高大的沙脊時，一隻駱駝驀地倒下了，牠痛苦地呻吟着，慢慢地拖長了牠的呼吸，牠的四肢伸展開來，鬚子變得如此的僵硬，這個可憐的畜牲顯然是忍受不住旅途的艱辛而去世了，我們無暇哀悼牠，拋下牠挺直的屍體繼續前進，但進行得異常的慢，在漆黑的夜空中，雖然有幾顆螢火蟲似的星星閃爍着，但光太微弱了，照不見大地上凹凸不平的地形，我們振作起最後的一分氣力踏上征程，可是，那一個又一個的沙丘時時阻撓着我們前進。

其餘的幾隻駱駝也時常停步不走，如此走過了一段極長的距離後，我們才發覺到穿住鼻孔的繩結已經鬆散，一隻駱駝落在後頭不見了，爲了找尋牠，我們不得不又走一次回頭的路。

伊斯耐拜這時也支持不下了，他不住地嘔吐，疼痛，沒有方法可使他舒服些。

在重疊的沙丘中間，我點起燈籠，像蝸牛似的探索前進，獨個兒走在前面，用羅盤指示着我們應去的方向，那黯淡的燈光照在沙面上映出一圈圈模糊的影子，沙丘阻止着我，我要不斷地停步



試探，但離開他們的距離總於漸漸地長了起來，背後傳來的頸鈴聲也愈響愈低了。

將近十一點鐘光景，鈴聲已經聽不到，我在一個沙丘頂上坐下來休息，燈光像鬼閃眼似的照耀着我的四周，這是我的周圍惟一的光綫，如果連這最最微弱的一點光也將撲滅，那我將處在一個何等的黑暗的世界裏，寂靜而嚴肅的空氣控制着大地的一切，我把那盞螢火蟲似的燈籠放在身旁，摒住呼吸傾聽遠處傳來的聲音，不時地向東窺探，看看朝着和闐河森林的一方是否有牧人，在那裏生火，我探望了許久，結果却一無所獲，依舊是這般靜寂的一個深夜，靜得連一根針丟在地上的聲音也聽得見，而且我就十分清楚地聽到我的心臟部分的跳躍聲。

經過一段極長的時間後，鈴聲似乎隱約可聞了，最後，總於清晰地傳進我的耳朵裏，旅行隊蠕動着的黑影漸漸地在向我近來，當我看見伊斯耐拜削瘦的面目時，他已經跌倒在地上，我低低地喚着他的名字，但他並不回答我，他的確是一步也不能前進，這位忠厚的老同伴快要和我們永訣了。

還有更大的悲劇行將展開在我的眼前，但現在我想不出任何妥善的辦法，我無力拯救這位

垂死的同伴，眼前是二條路，走，我們得到生存，留着照顧伊斯耐拜，那我們就會滅亡，這原因又是如此的簡單明白，使我連考慮一下的餘地也不能存在，處在目前的情況下，我惟有忍痛向伊斯耐拜告別，叮囑他在夜涼中休息了一會後起來追趕着我們，他仰天躺着，睜開眼睛向天空出神，沒有回答我。

現在祇剩我和克沁兩個人走路了，他帶人兩個計時器、表羅盤、小刀、鉛筆、紙、一罐龍蝦、一盒可，以及十支紙煙，此外他還帶着預備掘井用的鐵鎚、水桶和繩，他把那隻羊的尾巴裝在水桶內另外還有幾個饅頭和少許的羊血，這些是在路上當作糧食用的，紙煙並非必需品，是我們於無意中帶走的，因為忙於趕路，克沁忘記了攜帶他的帽子，後來我祇好把一條揩汗用的手巾借給他，為的免得他中暑。

帶了這些糧食，但使我們失望的是於我們並無用處，因我們的喉嚨是乾燥得不能吞下任何的食品，但口渴都叫人難受，在極度的口渴之間，連饑餓感也消失殆盡了。

不久以後，一切都準備舒服了，那是剛好是午夜十二點鐘，我和克沁離開安靜地躺在沙面上

的伊斯耐拜，他默默無聲地不向我們道一聲任何的離別辭，祇有約爾達依依不捨似的目送着我們向東走去，燈籠原放在伊斯耐拜的身邊，他那微弱的光澤還能照耀我們的背影，然而，過了一會，一個沙丘把牠的光輝遮住了，我們像置身於完全黑暗的世界裏，伸手不能辨明五個指頭的所在。

## 十七 一綫曙光

每次越過一個高大的沙丘時，我們就躺下來休息了很久，我們實在無力再前進了，可是，正當我們懶洋洋地躺得很舒適的時候，一陣涼氣侵入到我們薄薄的單衣，爲此又不得不起來趕路，此時我和克沁都祇穿極薄的衣服，克沁穿着一件粗布汗衫，一條闊擋馬褲和一雙具有相當重量的長靴，我則穿了一條呢褲子，一件白紗布襯衫，腳上是一雙黑皮的長靴，頭上載了一頂白色草帽，這點衣服顯然是擋不住那夜涼的寒風的，於是我們就起來趕路，但走了一陣後，體溫漸漸地增加，呵欠也來了，我們不得不重又躺了下來，而且很快地便呼呼酣睡了。

早晨四點鐘模樣，太陽還沒有從東方的地平綫上露出牠輝煌的面目，一陣寒涼的晨風吹醒了我們，我們爲着急於走近和闕河的近旁，便一鼓作氣繼續不斷地跑了五個鐘頭，然後又休息了一點鐘，幸而空氣是相當新鮮的。我們趕路時到也相當的輕快，但到了中午時太陽漸漸地發出炎

熾的熱氣來，我們的眼前發黑，精疲力盡地倒在一個高大的沙丘上，在這裏，我們實足休息了一個整天，克沁在朝北的一片陡峭面用鏟子掘出一些尙未給太陽洒熱的冷沙，我們就卸去了上衣躺在冷沙的上面，衣服則用鏟子支撐起來當作陽傘用遮住太陽光的照射，克沁把這些冷沙掘起倒在我的身上，那澈骨寒冷的沙粒覆在我的胸口猶似在冷水中洗了一個澡，我們反覆地不能睡去，但我們也很少說話。

到了六點鐘，我們披上卸去的衣服，一步一拖地繼續向東方出發，如此直到深夜一點鐘，兩個人才停下來休息在一個沙丘的頂上。

第二天早晨，天濛濛亮，我們恢復了一點氣力，於是便努力地趕路，太陽沒有出來，但空氣是清新涼爽的，這時候我們的精神特別健旺，一刻不停地接連走了一段長長的路程。

突然間克沁抓住了我的右肩膀，微笑着指向東方的遠處，我極力向前窺望，結果並不能發現了什麼，但克沁却興奮得發跳起來，他那尖銳的目光此時已發見了一叢新鮮的檉柳出現在東方的地平綫上，他的話如果是真的，那末，我們該多麼的高興快樂啊！這一叢檉柳將成爲拯救我們的

大恩人了！

朝着檉柳的方向急急地走去，但走到一個沙丘底下時，檉柳忽然不見了，然而，我們並不灰心，果然當我們攀登到這個沙丘的頂上時，檉柳終於又復現出來，我們愈走愈接近牠，牠那磨糊的遠影漸漸地顯出一個清楚的輪廓，我和克沁狂呼着，一刻不停地向前而去，最後，我們終於到達這叢檉柳的近旁了，檉柳的確是新鮮嫩綠的，牠聳立在一個沙丘頂上，四周是遍地的鬆沙灰，我們直奔過去，野獸一樣地狂嚼着牠多汁的針狀葉，我們在牠的周圍作一下匆忙的巡禮，結果，我們並不能在牠的近旁找到任何一小片平坦堅硬的黏土，那檉柳樹的根顯然是直伸到地下水中去，這是一個有力的證明，祇要我們肯努力，是不難從此間的附近露出泉水的。

沒有比這一個意外的發現更使我們感到興奮和愉快了，在如此茫茫的沙海中，我們得見到這一叢嫩綠的植物，坐在依稀的蔭影下伸展着我們乾枯的四肢，讓疲乏透頂的身子伸一下舒適的懶腰，這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的確是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快樂湧起在我們的心頭，這一叢可愛的檉柳，使我們知道汪洋的大沙海是有牠寬闊的邊緣的，檉柳是這個海中的第一個礁石，牠暗暗

地在預告着航海的旅客，告訴他們，要是你已經到達了此間的近旁，那末，你們離開海岸的距離當也不遠了。

這是一個可喜的徵象，我們是不會在沙漠中喪失了寶貴的生命，拯救我們的恩人已在遠遠地向我們招手，我們鼓起勇氣，繼續着努力向前，

沙丘的高度漸漸地減低下來，現在我們所遇到的祇有十公尺左右的高度了，兩叢稀疏的蘆葦在一個丘谷裏迎風向我們招遙，像是預知我們的到來而向着我們致熱烈的歡迎辭似的，這次我們又得到少許的水分解渴，此後直到九點鐘左右，我們遇見了第二叢新鮮的檉柳，站在這裏的附近向東眺望，我們還可隱約地發見無數叢此類的植物，我還繼續着而原來的方向走去，但克沁却支持不住了，爲此就在這叢樹蔭底下停下來休息，和昨天一樣，克沁在沙面上掘一個淺淺的窟，然後卸去了所有的衣服，躺在窟內的冷沙上面，我們在那裏十足地睡了十個小時左右，睡得像死人似的不知醒來。

黃昏時分，在暮色蒼茫中，我們醒轉過來，繼續着拖了沉重的步伐前進，大約在走了三小時路

程的時候，克沁忽然又驚奇地呼喊道：「看，白楊啊！」我順着他所指示的方向看去，果然在兩個平行的沙丘中間露出了一叢綠色的植物，那分明是三棵茂盛的白楊傲然地生長在那邊，我們過去折下了牠多汁的葉子，然而葉汁的味道太苦，不能下嚥，此刻克沁和我都已感到極度的疲勞了，我們祇好躺了下去，休息一會後再來偵察此間周圍的一切。

躺了一會後，我們便開始工作了，克沁拿起攜帶着的鐵鏟想掘一口井，但他的手激烈地顫抖着，無力使用這笨重的工具，我也是如此，掘井不成功，我們就收集起近旁的枯枝點起一堆火把，那融融的火燄輝映在我們的眼前時，藉此送給伊斯耐拜一個信號，如果他還活着，那他一定要掙扎着踏我們的足跡而來的。火把祇要繼續着燃燒兩個小時的長久，那末，萬一和闊河左岸的過路人看見了這堆火光以後，他們也許會好奇地前來探看究竟，到那時，我們的生命就能保全了。

現在我們的肚子餓得很厲害，克沁坐在火把近旁燒那條羊尾巴來充饑，但他的喉嚨已經乾枯，費了很大的氣力才得下嚥，我吃龍蝦時也然如此，別的東西，此刻都丟棄了，我祇將那隻裝可用的空盒子帶在身邊，因為當我們到達了和闊河時可盛水解渴的。



用過了少許的糧食後，我們就倒下來睡着了，一直睡到三點鐘才醒來，於是我們又繼續着趕路。

以後一路上很少見到叢生的白楊樹，連檉柳也不多見，回顧一下那三株生長在沙丘間的白楊，再向前探望，這一來我們是感到大大的失望了！不久就證明了剛才通過的是一小片低地，此刻包圍在我們四周的又是那無際無邊的沙海了。

九時正，我們在最近的一叢檉柳旁邊躺下休息，在那裏躺了整整的十個小時，猛烈的太陽光照得我們的頭腦發昏，四肢軟綿綿似的拿不起較重的東西，自然無力在檉柳的附近掘一口井來解渴了。

直到太陽落向西方的地平綫上的時候，我最後一次用盡所有的氣力掙扎着起來，拍去身上的灰沙，然後穿好我的衣服，催促着克沁和我一起動身。克沁對我搖搖頭，聲音低得不能識辨，他回答我，他是不能起來了，說着，他的臉立刻陰沉下來，變得如此的可怕，他的像行將消滅的星火似的眼光呆呆地盯住我，同時伸一下蒼白色的舌頭向我扮一個絕望的鬼臉，意思是叫我先走，而他是

什麼都完結了。我對他點頭亦可，但我的心已破碎，於是我懷着悲慘的心境離開了他，獨個兒穿過高大的沙丘，在黑夜中繼續着前進。

## 十八 在此間附近兜圈子

沒有一點生物的痕跡出現在我的眼前，此刻我變成一個真正的「孤獨者」了，大地給黑幕籠罩着，惟有那閃爍着的繁星伴着我這個孤寂的夜行人，那無月的淡墨水似的夜空，低低地像在我的頭頂上不遠的地方，空氣是如此的寂靜和寒涼，從遠處傳來一陣隱約的聲響，但仔細凝神地一聽，則似乎又聽不見什麼了，每走一段相當的路程，我總將耳朵緊靠在沙面上傾聽一會，但聽到的祇有的搭的手錶的擺動聲以及自己心臟微弱而又緩慢的跳動聲，此外則一無所聞了。

我點起剩下的最後一根紙煙，舒舒服服吸一個痛快，我們於無意中帶來的紙煙，統統於昨天中吸完了，因我們口渴得異常難受，讓紙煙來忘記我們的口渴的感覺，每吸一根紙煙，我總是吸着前半支，克沁則吸着後半支，克沁告訴我，這種特別的感受，連他的靈魂部份都感到陶醉，然而，紙煙僅使我獲得暫時間的快樂，却不能填補我們的需要，在今晚，克沁是倒在沙漠裏不能起來了，我祇

好一個人抽完整支的紙煙，但這種抽法反而引起了內心裏種種的悲感了。

在茫茫的黑夜中，我拖着沉重的步伐緩緩地前進，直到十二點半左右才在一叢種柳的樹蔭下坐下來休息，我想點起一把火，然而沒有能點起，此後我就睡着了。

朦朧間有一種刺耳的聲音驚醒了我，我定一定神，清楚地聽到有一種腳步聲在沙上響着，過後就有一個人的影子從黑暗裏顯露出來。

「是誰呀？」我吃驚地問那黑影。

「是我，老爺，」黑影迅速地回答着，我才知道他就是克沁，在夜涼中他恢復了一點氣力，然後循着我的足跡而來的。

我高興地歡迎克沁的到來，這是一個意外的巧遇，現在我們又能兩個人在一起走路了，我振作着鼓起了我的勇氣，努力在黑暗中走上一段距離極長的路，我不怕一切，用盡我所有的力量跟疲勞和饑餓相肉搏。走不動了，於是我用着我的四肢在沙面上爬行，我儘力爬上沙丘的頂點，然後不顧一切地從陡峭傾斜的一面直滾下來，我們要活，在地球的任何一角裏沒有比生命更可貴更

值錢的東西了。

我們像一條微小的毛毛蟲在無邊的沙海裏爬行，如此越過了一個沙丘又一個沙丘的前進着，當我們在一個略帶傾斜的沙脊上行走的時候，我的心幾乎要跳在額子上了，我的四肢因了過度的喜悅而激烈地顫動着，我的眼光落在身旁的沙面上，忽然我瘋狂一樣地大笑了，可不是，那一個個深凹下去的印子不正是一個過路人的足跡嗎？於是我們彎下身去，仔細檢閱一下這沙面上的印子，無疑的這一定是一個人的足跡，可見我們現在離河不遠了，不然的話，那會有旅行人這般遼遠地迷失在此間的沙漠裏呢？

「然而，這足跡像是新印着的，」克沁懷疑地問我。

「這容易解釋，」我回答他，「這幾天來沒有發過颶風，或者昨晚我們在三顆白楊樹下燃燒的一堆火給和闐河旁的牧人看到了，他們爲着探看一下這火燄的來源，就走進這裏的沙漠地。」

經我如此的加以猜測假定後，克沁不再發問了，我們小心翼翼地追蹤着這個足跡的方向一直走到一個沙丘的頂上，這時候，足跡分明地明顯了，克沁好像發現到什麼可怕的祕密似的，頹然

地在沙面上坐下來，他的聲調變得異乎尋常的顫慄，低低地吐口氣說：

「這是我們自己所經過的足跡！」

聽了他的話，我也感到這足跡有些可疑了，於是我蹲下身去，又一次仔仔細細地檢查一下這新印的足跡，不看猶可，這一看使我們大大的失望了，克沁的話不錯，這分明是我們自己印下的足跡，足跡旁邊的小印痕則是鏟尖移動時所留下的，這是一個可怕的打擊，在我的一生中，沒有再比這一次的失望更使感受到不安和悔心了。我們幾乎傷心得要哭了出來，在最近的幾小時後，我因為疲勞和口渴，沒有好好地注意到羅盤針所指示我們的方向，然而這個不可想的小疏忽却使我們枉費了最後所有的精力，幾小時便毫無目標地在此間的附近兜圈子，等我們發覺後顯然是已經遲了，現在，一切都完了。

彼此面面相覷着不說一句話，實際上，叫我們能說些什麼呢？兩個人頹然地向沙面上躺了下來，用失神的目光經視着那寂靜悽涼的夜空。

## 十九 我們得救了！

太陽出來時我才醒過來，這時是四點十分鐘，我拿起了剩下的幾件東西就繼續着向前進發，我餓得十分難受，同時我的咽喉間又乾燥不能嚥下任何的食品，我清楚地聽到我咽喉間的關節發出一種古怪的響聲，而且漸漸地發熱，我的兩眼發白，幾乎失去了開閉的活動能力。

克沁的樣子尤其可怕，他的眼睛深陷進去，像玻璃一樣地失去了原有的光澤，兩個削瘦的面頰中間凸出了高高的顴骨，舌頭是腫脹的，嘴唇發紫，時時氣喘着彎下腰去，他像一個不倒翁似的搖搖欲墜，但還是掙扎着緊隨在我的身後走路。

東方微明時我們發現了一個可喜的現象，那向着和闐河方向的地平綫清楚地現出一條黯黑的直綫的影子，這一下的驚喜非同小可，往日我們所見的是一列被無數個沙丘所構成的鋸齒形綫而現在則是毫無曲折的地平綫了，我們的視覺告訴我們，這就是那條大河近旁森林的遠影，

牠不再像沙漠中的綠草的幻覺欺騙着我們了，我們漸漸地近去，那濛濛的黑帶便愈來愈明顯清楚。

五點鐘左右，我們到達了一個長着許多白楊樹的沙谷裏，這白楊樹生得極鮮嫩而又相當的茂盛，我們確信在此間的地下一定可以掘到水的，於是我們便舉起鐵鏟來動手掘井，但我們的兩手軟綿綿地提不起勁兒來，於是不得不放棄這項重要的工作，拖着沉重的步伐繼續向前。

前面還有一片低窪的沙地急須通過，但半個點鐘以後，我們就走到那個疏疏落落連續着不見盡頭的樹林了，這些樹現在正值抽芽的時候，滿樹梢生滿了婆婆的葉子，它們的蔭影覆蓋在地面上佔了一個很廣的位置。

在我的一生中，沒有比這一晚更感受到春天的快樂了！我站在密密的樹叢底下，兩手按住了我的前額，我的精神恍惚不定，剛才像做了一場可怕的惡夢，我極力在進憶着不遠的過去，就在最近的七八天內，我們怎樣在沙漠裏險遭不測，幾天來僅是在火爐一樣的沙海裏緩緩地拖着沉重的步伐越過，然而，此刻却不同了，一片綠色的植物映入在我們的眼簾，野花在林野間隨着微風飄



搖，美麗的小鳥棲止在白楊樹梢上唱着動聽的歌，那無數灰色的樹幹，看上去是很古的了，其間還隱約地可以看出各種野獸的蹤跡，蒼蠅嗡嗡地叫着，甲殼蟲飛矢似的打從我的身邊穿過去，發出一種風琴一般的振動聲，這裏是沙漠世界裏的另一個樂園，在這樂園裏一切是到處充滿着青春和生命的。

白楊樹林愈走愈稠密了，七點十分鐘，我們進入林內的一片空地，在樹木中間發現人跡和馬蹄的蹤跡，這個發現更使我們增加了幾個確信，我們敢肯定地說，此刻我們是得救了！

照我的意思，我是堅持着依照原來進行着的向東的方向而去，因為如此才能迅速地到達那條大河邊，但最後終於接受克沁的勸告，他主張循着足跡的方向走去，而這足跡是向南的，那蜿蜒曲折的痕跡，分明表示着一條道路。

我們一直循着足跡的方向而去，到了九點鐘，爲了敵不過火球一般的炎陽的威脅，於是在幾棵白楊樹密密的樹蔭下坐下休息，我在樹根間掘了一個淺淺的窟，息下來仰天躺着，但久久不能入睡，克沁也是如此，他躺在地面上，睜開眼望着天空，在那裏痛苦地呻吟，不住地喘着氣，嘴裏說些

莫明其妙的話，我過去同他講話，他茫然不知所答，我推推他的肩膀，他也不理我，因了缺乏水來解渴，他竟變得如此的癡癡無狀了。

河就在不遠的近處，這點，我們都堅決地相信着，然而，太陽炎熱得太厲害了，此刻我們必須靜待着白天慢慢地過去，晚涼以後我們才能起來趕路，但這真是一個可怕的刑罰，較之於任何嚴厲的刑罰更爲難受。

如此挨到了黃昏七點鐘的模樣，熱浪漸漸地退去，我才恢復了一點氣力穿好上衣，於是，我喚醒克沁打算一同去到附近的河邊喝水，但他却無力地搖搖頭裝個手勢，意思是叫我一個人先去，等到找到了水後拿回來拯救他，他說他實在渴得寸步難行了，如果堅持着要他同去，那末，他願意死在此刻躺着的樹蔭下。

於是我祇好一個人出發了，我將鏟子的頭卸下來倒掛在一根樹枝上，這樹枝伸長出來穿過林間的道路，如此很便於發覺，我向躺着的克沁告別了一聲，拿鏟柄當手杖支撐着走路，但樹林太密了，蓬叢生長着而荆棘時時阻撓着我的去路，好幾次我無法跨越而過，我的手給荆棘刺痛了，流

着般紅的鮮血，我的衣服被扯成粉碎。爲此我便時常坐下來休息，有時就躺在粗闊的樹幹上睡一會覺。

夕陽漸漸地西沉，天空像蓋上了一層薄薄的黑幕，已經是黃昏的時候了，我努力着跨過叢生的荆棘，忽然樹林終止了，好像用刀切斷了的一樣，遼望東方的遠處，那裏是一片茫茫無際的平地，平地上面盡是堅硬的沙和陶土，沒有樹林的影子，也不見沙丘的痕跡，即使是低到祇有二三公尺的高沙丘也沒有，而平地的高度比樹林約莫低了二公尺的樣子，無疑的，這同平原一般的一片土地，正是我們所急於要找尋的那條和闐河的河床。

雖然是河床，但沙依舊是乾的，河床沒有一點水，那舖蓋在河床上面的沙和陶土，和沙漠裏的沙丘同樣的乾燥，但等到夏季高山的積雪融化時，這裏却又成爲汪洋一片了。我站在河床邊細察它的形勢，大量的水都是集中在右岸的低窪處，爲此，我必須走一段路，否則我將渴死在空着的河床之中。

現在我一直朝南的方向走去，爲什麼我不向朝東的方向走呢？這個我不知道，也許是那美麗

的月光引誘着我，那燦爛如鏡的明月此刻正從東南方露出她含笑的臉，投一道銀白色的光照耀着大地的每一個角落裏，我撐着槳棹，一步一步努力着面對着月亮的方向而去，現在我不再感到倦意了，彷彿有一隻神祕的手在扶着我，我的意志完完全全地清醒着，我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此刻我在河床裏倒下來休息，而且竟至於呼呼地入睡，那我無疑的將長眠在河床裏了，我時時用堅強的意志克服任何難熬的口渴和疲乏，我用最後的一點精力支持着這一段艱辛的旅程，每走一步，我便留意着遼遠和近處的四周，希望從這裏發現有銀白色的月光的反照，但什麼都見不到，東方給一片寒涼的夜霧密密地籠罩着。

如此我走了兩公里又半的模樣，那東南方黯淡的樹林綫，此刻却顯出一個清楚的輪廓在我的眼前了，我看得很清楚，那裏有着一叢婆婆娑若舞的蘆葦和遍地的荊棘。一株白楊傾倒在河床中間一個空着的土窟上，我更加努力着朝前去，不久就到達了對岸了。

面對着四周的樹林，我高興得發瘋似的，忽然間一隻受驚的野鴨振翅飛起來。也許是驚訝我這個生客突如其來的緣故吧，但我立刻聽到一種微波激動的響聲，我急急地朝着這響聲的來處。

這去一霎那後，我就站在一個二十公尺長的水塘邊了，塘水是新鮮的，——多麼美味的水啊！

## 三十 向來路上回去

即使你是一個具有驚人天才的藝術家，我想，你也許不能描摹出我當時志忑着的感情的激動吧！此刻我的心裏在想着什麼，聰明的讀者也許會明白，當我面對着那清涼新鮮的塘水，我怔住了，接着我用三個指頭計算一下，我的脈搏的跳動，我清楚地記得，那時我的脈搏是微弱得一分鐘祇有四十九下，於是我從身邊取出白鐵盒子，裝滿水，大口地喝着，此時此地的水，牠的味道，沒有過將要渴死經驗的人，是萬難能想見於萬一的，我的情感極和平，不忙不慌地舉起盛滿了塘水的杯子，我痛快地喝着，喝着，連續不斷地喝着，十分鐘以內，我竟喝了三公升水量，我連乾了二十一杯，如此不顧一切地喝水，這對於一個口渴已久的人是相當危險的，但我在當時絲毫也未會想到，我的神志漸漸地清醒過來，當清涼的液體不住地灌注在我的咽喉間，直輸送到我的體內的每一條脈搏和每一處纖維的組織裏去，我祇覺得，行將枯死了的生命隨同這甘露的傾注而漸漸地蘇醒過

來，漸漸地有着生動的活力了。

幾分鐘以後，我的脈搏的跳動增多到每分鐘五十六次，停滯着失去了流動能力的血液，也開始在體內的每一個血管裏膠汁一般地流動了，乾枯的手，本來是多皺而且硬得像龜殼一樣，此刻也漸漸地脹滿起來，我的四肢覺得有一種神祕的力在推動着我，當我喝完第二十一杯的塘水時，連我的額角也滴下了珍珠似的汗點了，

從我出世到現在，生命沒有再比這夜在和闐河床邊那樣的美麗和可愛了！我懷疑到這裏已不是煩惱的人間，而是神仙所寄居的天堂了，那渺茫的未來，如同燦爛的白日照耀在我的眼前，我的情緒陶醉在一種充滿着詩意的想象中，我歡樂得發狂，我相信我之所以能穿過黑夜的沙漠來到這可愛的小塘邊，那一定有一個天上的安琪兒暗中在領導着我，無形中使我到達這個可愛的地方，我閉上眼睛，隱隱地還能聽到這位安琪兒在天空中跳躍着振翅的聲音呢！水塘被埋藏在一條較河床略低的溝道之內，很難發現，如果我在這水塘近處偏右或者偏左五十步地方走過，那末，水塘便絕對不會發現了。

一叢乾枯了的蘆葦，傲然地矗立在沿塘的東岸，新鮮的嫩芽正從黃色的舊莖裏鑽出來，凸出在蘆葦背後的是一片陰森的樹林，新月從白楊的樹梢間露出她狡黠的臉，忽然，一種聲音驚動了我，我聽到一陣潛行的腳步聲發自樹林的深處，接着是一片清晰的蘆葦倒下來的聲音，這是什麼呢？或者是一隻老虎吧？但我自從獲得生命的再生以後，我什麼都不怕了，這算得什麼呢？老虎，我想那兇猛的野獸見到生人時那種呼呼發威的神氣，我到反而感到有趣而發出忘形的大笑了，到那時，我一定要客氣地對牠說，使牠知道我此刻的生命是化了多麼高貴的代價換得來的，牠還敢輕易地拿去嗎？

然而，那移動着的腳步聲漸漸遠去，分向兩旁的蘆葦聲也漸漸地微弱下去了，我猜想，那隻不知名的動物大約是踏着月光的影子來此喝水的，當牠看見這池塘已經被人佔據着的時候，牠就頹然地失望而返了。

聽着腳步聲的離此遠去，使我想到了仰臥在後面白楊樹林間的克沁，他不知是否安全地活着，如果上帝保佑着他還健在的話，那他將不知給飢渴磨拆成了個什麼樣的形狀，他躺着，用盡



最後的一分氣力跟死神肉搏，假如我不回去救他，那末，我們這位可憐的旅伴一定是痛苦掙扎着離開了悲慘的人世間。

爲此，我應該立刻去拯救他，但那白鐵盒子的容量太小了，不濟於事，我籌思了好久，最後終於想到我那雙穿着的長靴子，這靴子並不透水，不是可以拿來作爲盛水之用嗎？想着時，我就馬上脫下了那雙長靴子，迅速地灌注了二個靴子的水，我得意地微笑着，如像獲得了一種意外的成功，我鎮靜着把靴帶拴在鏟桿的兩端，然後挑在右肩上，踏着輕快的步伐向原來的道路上回去。

從塘邊向後面的白楊樹林去的路並不難走，尤其是月光照在河床上，我可以很容易地找尋原來的足跡，我的脚步健行如飛，此刻我的精神分外地有力，我不再感到疲乏和口渴了，這樣，我迅速地進入了左岸的樹林裏，但這裏很沒有河床那樣易於行走了，遍地的荆棘阻撓着我的去處，一個不小心，我的祇穿着襪子的腳時時給刺得流出點滴的血痕，忽然從天空中升起了一重濃厚的夜霧，把那明亮的月光遮住了，這時，林子裏是漆黑一片，我無法找尋足跡的方向，於是我劃了一根火柴，想看羅針，但火柴迅速地熄滅了，我依舊辨不清何處是我應去的道路，於是我提高了喉音喊

着「克沁」我邊喊邊走，如此毫無目標地走了一段，喊了一陣，但我得不到任何的回音，我相信照此走下去，說不定我會在樹林裏迷失了路，永遠找不到克沁了，爲此，我決定就在我停着的地方睡一覺，等到天曉時再決定應去的方向。

這裏到處是枯乾了的樹枝和蘆葦，我忽然想到，我應該把這些樹枝點起一個火把。克沁在此不遠，他一定能夠看到這火把的，有火，附近的野獸就不敢走來，如此豈非保障了睡眠時的安全，我這樣想着時，立刻就照着原來的計劃去做了，不久以後，一道熔熔的火燄漸漸地燒上了白楊樹桿了，我倒下來，鑒賞着這炎烈的火光，在軟綿綿的沙地上酣睡了好幾個鐘頭。

第二天早晨，我醒來時，火燄已經微弱得快要熄滅了，周圍新生的白楊樹枝，給熔熔的火把燒得變得黑灰色的焦炭，火熄以後就有一道炊煙似的煙霧漫佈在樹林的上空。

一雙長靴靠在一株樹根的旁邊放着，我奔過去，趕快喝一口水當作早餐，然後收拾好一切去找尋足跡的所在，但不久就找着了。

克沁依舊躺在原來的地方，我走到他的面前，最先他用着似癡似狂的眼光對我注視，但等到

他清楚地認出是我到來的時候，他便掙扎着坐起來，用着發抖的手爬到我的腳邊，他底聲告訴我，他是快將死去了。

我撫摸着他的頭，問他：

「你要喝水嗎？」

他沒有回答我，搖搖頭依舊躺了下去，此時他還不知道長靴裏裝着什麼樣的東西，我拿起其中的一隻挨近到他的耳邊，微微地搖了一下，水在靴子裏互擊着發出一陣激動的聲響時，他吃了一驚，大叫一聲，他的兩眼立刻發出一道有力的光輝注視着我，我把靴口放在他的唇邊，他竟一口氣喝乾了一滿靴的水，不久又喝完了另一隻長靴所有的水份了。

這時候，從克沁身上也起了和我一樣的變化，他的生命的活力從沒落中蘇醒過來，而完全恢復了原來的精力了，我和克沁決定一同到水塘邊去喝水和洗澡，打算大大地享受一下這沙漠樂園的風趣，於是我們便循着足跡走過去，然而，克沁還是不能先前一樣地健行，地踉蹌地拖着沉重的步伐，像個醉徒，而且時時要停下來休息，爲此，我決定離開克沁先一步走，叫他循着足跡的方向

慢慢地趕上來。

我既到水塘邊，於是就痛快地喝水，一個小時過去了，而克沁不見到來，此刻我開始感到肚子裏饑餓得異常難受，我必許設法去找尋附近的人類，向他們要些食物來充饑，然後請他們協同我去拯救行將死在沙漠裏的伊斯耐拜，取回我們在丘沙間遺棄的行李，這工作急待我馬上去幹，爲此，我祇好拋下了克沁了，我收拾了必需的一切，循着河床的右岸向南走去，在不遠的那邊，我相信一定能找到牧人的影子的。

那雙盛過塘水的靴，溼得不能再穿，我就靠着薄薄的一雙襪來抵抗那沙粒的磨擦了。

## 二十一 何處去找人類

九點鐘左右，天空發了一陣猛烈的風暴，捲起細微的灰沙雲霧一般地湧到河床裏來，我的四周立刻給這重沙霧所包圍着，大地昏暗得辨不清周圍的景物，天空上掛着火傘一般的太陽，牠那熾熾的熱光照得我頭腦發昏，我不能忍受下去，但同時也不能於沙霧中發見左岸和右岸的樹林，沙灰不住打從我的正面過來，幾乎把我窒死了，如此步行了三小時以後，嘴裏渴得很難過，接着瞌睡也來了，我乃被迫折向右邊的一個林子裏躺在一叢灌木中間休息。

此刻我在考慮着，從這裏到前面最近的水塘，怕有好幾天的路程吧？我爲什麼急於要離那利闌河旁神奇的水塘呢？難道我瘋了嗎？我何必將生命再來作一次冒險的嘗試呢？而且，克沁在那裏等着我，我應該回去和他在水塘旁消磨了幾天，然後再一同去到此間的附近尋訪人類的蹤跡，這樣不是比我一個人冒險而去更好更安全嗎？

如此決定了以後，我就轉身回去，由此沿河往北走，半個小時以後，我發見了一個約莫有一公尺長的小水塘，塘內也有水，但味道略帶鹹汁而且相當的渾濁不清，我儘量地喝着，此刻我已感到異常的疲乏了，我不覺猶豫起來，回去呢？還是留在這有水的地方？這二個問題不住地在我的腦海里反覆着，我想，如果遇見了克沁，他對我不能有怎樣的幫助，我對他也是如此，而且我又是那樣地疲得要命，我何不在這裏等着他不是很好嗎？

於是，我就在小水塘的旁邊躺下來，那裏是一片密密的矮樹林，我在那邊可以避免暴風的襲擊和炎陽的照耀，這地方果然很好，我一躺下來便呼呼入睡了。

一陣風暴激動着樹葉的聲音驚醒了我，我睜眼一看，天空已經蒙上了一層薄薄的黑幕，樹梢間發出一陣呼嘯的暴風聲，我喝了一口水當作晚餐，然後收拾些樹枝點個火把，我坐在熔熔的火簇之前，追憶已往的一切，此時才晚上八點鐘。

然而，飢餓侵迫着我，我就像一個未開化的原始人那樣地採下一些白楊樹的嫩芽以及水塘裏的蝌蚪充飢，小蝦蟆的味道是苦的，但我不顧一切地囫圇吞下去，如此以後我的肚子裏才好過

一點，我把近處的枯枝收集了起來，打算燒一個通符。

我想起了那隻可愛的約爾達，如果牠現在還活著的話，牠會追蹤着我們的足蹤而來的，於是提高了嗓子吹着口哨，但不見有任何動物的影子出現，以後我就不知不覺地睡着了。

一覺醒來，天色早已大亮，暴風也不發了，然而，空氣中依舊到處充滿着霧般的塵沙，自從旅行隊離開了「死營」以後，這還是第一次遇到的暴風了，我想像着，那陣陣揭起的沙雲，揚起而又降落在廣大的沙海時，牠一定很快地埋葬了我的僕人和死去的駱駝，同時，她還掩沒了所有的足跡，假使伊斯耐拜此時得了救，但他不能找到我們，我也無法找到他。

我茫然地向着四周眺遠，結果我不能發見任何的蹤跡，我們原來的蹤跡給昨夜的沙風抹去了，在這裏靜待着過路的人，也是徒然的，忽然我記起了上次查看俄文地圖的時候，我曾計算過從河床到達和闐城的距離約有二百五十公里，要是我趕緊一些的走，也許在六天後我便能到達和闐城，在那邊我可以找了大批的助手共同來拯救將死在沙漠裏的旅伴的。

如此我不能有一分鐘的耽擱了，於是我立刻跨開大步，向着遼遠的東方前進，此時才早上四

點半，我用長靴盛滿了清涼的塘水，攜帶着，急步走向河床的中心裏去。

河床的地形是平坦的，寬度約在一公里至三公里之間，我接連走了三個鐘頭之後，兩腳就完全起泡，疼痛得很厲害，於是我將襪統翻下來裹着腳，把我的襯衫撕下來緊緊地包紮着。

我繼續着向前走，前面又是一個有着清涼的河水的小水塘，我把裝在靴統裏的陳水倒去，重新換上新鮮的塘水，然後循着左岸的方向走去，我的脚步所到之處，發見有一個用細木枝編織而成的羊欄，這個發見使我怔住了好一會，但我仔細地將這羊欄檢查一下以後，我立刻感到大大的失望了，原來那羊欄是舊的，無論從那一方面看去，都顯出牠是好久未曾使用過了，這羊欄遺下在此間怕有好幾個年頭了。

中午時分，爲了忍受不住炎熱和疲乏，我走進一個林子裏去休息，肚子餓得很厲害，我乃採集林子裏一些嫩草和蘆葦的新芽，用刀把它切碎，和着水勉強嚥下肚裏去，用過了這頓特殊的「午餐」之後，我又繼續着步行了一個下午，到了晚上八點鐘，我不能再支持下去了，就在附近的一個林子裏烤火躺下來休息。



次晨起來，天尚昏暗，太陽還沒有從東方露出牠輝煌的臉，此時我已恢復了原有的體力，我的精神煥發，沿着向左的河岸邊走去，我走了一程，竟看不到一個人類的蹤跡，我懷疑着這條道路或者是越林而過的，爲了證明這個疑問，我乃折向西方通過那祇有一公里寬的白楊樹林，我走至樹林的盡頭處，一片汪洋的沙海展開在我的眼前，我大大地吃了一驚，馬上往回頭走，但沙丘依舊聳立在河岸的近處，有些地方則侵佔到平坦的河床裏來，我環顧四周，那裏祇生長着寥寥可數的幾棵白楊樹，此時我熱得很難受，無力支持下去了，我就在一株白楊樹蔭下坐下休息，計算起來，沿路遇見的小水塘可有八個之多，但沒有一個水塘裏的水是清甘可口的，所有的水都帶有少許的鹹味。

幾個小時以後，我的體力恢復了一點，我又獨個兒朝南走去，要是此間真的有一條道路的話，那末，這道路決不是沿着左岸而去，爲了避免從沙丘上跨過，我必須從右岸的樹林裏去找尋一條易走的路。

我離開了左岸的白楊樹林，橫過那條足有二公里寬的河床，到了右岸，但我找尋了許久，依舊

發現不出任何一點道路的痕跡。

我沿着河岸邊走，緊靠着岸旁的樹林，在乾涸了的河床中我發見了就在離岸約有三百公尺左右的地方有二個長着密密的白楊和遍地荊棘的小島，黃昏以前，就在河岸和小島之間有着兩個赤脚人新印的足跡，他們是從南向北，帶領了四隻馱載用的驢子，跟我走着反對方向的路。

發見了這些足跡，我更加相信我已經到達和圍城不遠的地方，不然的話，那會有足跡留在河床裏呢？此刻我已經不是在荒涼的沙漠地區裏行走了。

這足跡端的來自何處？到達那裏去呢？他們現在停息在那裏呢？是此間附近的水塘邊，還是在人家的屋子裏，如果循着這足跡的方向去追趕他們嗎？那決不是一個妥善的辦法，因為他們也許昨天以前從這裏經過，此刻一定走得很遠了，無論我怎樣努力趕上去，因此，我祇能依照原來的計劃，朝着足跡的反對方向，沿着河床的右岸向南而去。

## 二十二 和蘭河畔的牧羊人

我從那凸出在河床裏的一片高地經過時，此時暮色已經很蒼茫了，太陽西沉下去，大地給一縷薄薄的黑幕籠罩着，好幾次我停下了脚步，摒住了我的呼吸，自信地側耳傾聽，我好像清楚地聽到一種畫眉的叫聲。我幾次站着靜聽，但大地依舊是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響傳進我的耳邊，這次我同樣地失望了，可是，不久以後，我又清晰地聽到一種呼喊聲，接着是一隻羊的長鳴聲——這聲音在此時此地聽起來，勝過那天上的仙樂了。

於是我連忙穿好那雙潮濕的長靴，懷着一顆忐忑不安的心朝着發音的去處奔去，前面有荆棘和倒地的樹桿阻撓着我，我跨越過去，我的步伐踉踉跟跟地站立不穩，好幾次我在荆棘叢裏跌倒了。然而，我依舊毫無一點灰心的表示，我掙扎着，努力穿過密密的蘆葦以及傾倒着攔住去路的樹枝。

如此我走了一段長長的路程，剛才的聲音愈聽愈見得清楚了，遠遠地傳來一片羊的叫聲，人們喧嘩地喊着，再走過去，我發見有一羣羊在一片林中的空地裏吃草，旁邊有一個本地的牧人，拿着棍子廝守着。他一見到我，嚇得什麼似的，因為我的衣服骯髒而且破爛，我戴了一副藍黑色的遮避風沙和太陽用的眼鏡，從樹叢裏爬了出來，我自己可以想像得到，此時我的形狀一定是十分可怕的，不然他為何驚駭得不知所措呢？我猜想，在他的腦海間，也許當我是樹林裏的神怪，或者是沙漠裏的惡魔，但我却對他點一點頭，和顏悅色地向他道一聲「萬福！」然後告訴他我的來歷，請求他極力幫助我，他聽了我的話，立刻回過身去，丟下了他看守着的羊羣而奔向近旁的樹林裏去。

不久以後，他帶着一個年老的牧羊人同來，此人胆略大些，我向他道一聲「萬福！」時，他就走到我的跟前，對我點頭表示謝意，於是開始對他們報告我們這次橫渡沙漠的故事，他們知道我已有一天沒有吃過一點東西，就帶領着我走到附近的棚子裏去，這是他們的家，棚子是用無數根樹枝築成的，大約有一個人模樣地高。

我在他們殷勤的招待下，進去坐在一條破舊的呢毯上，剛才看守着羊羣的一個牧人送上一

盆熱氣騰騰的饅頭，這饅頭是用新鮮的玉蜀黍做成的，此刻我的肚子正餓得很厲害，我立刻扯下了其中的一小塊，狼吞虎嚥般吃了下去，但祇吃幾塊就覺得很飽了，此外，他們還端上一大碗煮熟的羊奶，叫我好好兒坐一會，說着就走開幹他們自己的工作去了，我一個人坐在棚子裏，兩隻狗不住地向着我聲聲的狂吠。

黃昏時候，他們就回來了，除了原來的兩個牧人以外，這時又多了一個牧人同來，棚子裏現在連我在內一共是四個人了，我們生起了一個火盆，大家就在火盆旁邊的露天底下睡覺。

第二天早晨，天色還是昏黑一片的時候，那些牧人們就起來趕着羊羣去放牧了，整個上午我是孤獨地一個人留在棚子裏，直等到中午時候，他們才從外面回來吃飯，此刻我開始更進一步認識了我的幾位東道主，他們三個人的名字是猶索甫巴，托達巴，和伯希亞渾，在這裏的附近，他們一共牧養着一百七十隻綿羊和同樣數目的山羊，以及六十隻耕牛，所有的這些都是和闐城裏一個姓拜的富翁所有，爲着獲得每月二十騰格（約值九馬克）的代價，他們就一年到頭生活在荒野的樹林中，吃着玉蜀黍粉做成的饅頭過日子，假如這地方附近的草全給羊羣吃光了，於是，他們就

遷移到別的有草的地方繼續着收羊，他們長時間生長在破陋的木棚裏，靠着玉蜀黍饅頭，水和茶過着艱苦的日子，那茶的味道辣得像胡椒湯一樣。

他們既過着遷移無常的生活，自然，他們隨身所攜帶的用具也是十分簡單的了，每一個牧羊人，除了身上穿着的幾件破衣以外，每人都帶有一柄鋒利的小斧頭，這斧頭是他們所有的財產中佔居着最重要地位的一種，在他們建築小木棚以及砍伐亂枝時，斧頭是不可缺少的寶物，除此以外，當他們的羊羣打從叢密的樹林裏通過，也是要用到斧頭的。

那幾個招待我住在他們木棚裏的幾個牧人，他們在這裏祇住了五天，但已經計劃着離開這裏要到更好的牧場去了，此間的樹林，他們名之爲「布克樹」，是樹木茂盛的意思，他們雖然過着荒涼的放牧生活，但精神上却很快樂，托達巴已經結了婚，他的愛妻現在和闐城裏住着，照他說，從這條路上來往着的中國人很少能輕易地放棄本地的婦女的，因爲他無論如何不放心讓他的老婆住在沙漠的附近。

和他們談話的結果，我才知道了就在這條河床的兩傍，住着許多放牧的人，但在靠近和闐城

的河床，附近缺乏適當的牧場，因此，那些蓄羊的主人便讓他們所有的羊羣終年逍遙在河畔有樹的地方，現在是春天的盡頭，河水正乾着，所有的旅行人都打從堅硬而且平坦的河床上行走，一直等到夏季洪水泛濫時，他們方改從河岸旁邊的樹林裏通過，克沁和我要是在林子裏等待着過路的旅客，那末，我們也許永遠等不到任何一個往常的過客了，除非是那空着的河床給水淹滿了時，那時，我們也許會在林子裏碰到一個孤獨的旅行人。

## 二十三 伊斯耐拜脫險

午後，他們又帶着羊羣去放牧了，棚子裏祇我一個人留着，我從棚內向外探望，有一隊旅客結着隊打從此間經過，這一個旅行隊約有一百多隻的驢子，他們是從和闐經此而到溫宿去的，那個領隊的人似乎不曾見到我，忽然，我看見三個騎在馬上的旅客，飛也似的朝着木棚裏來，一霎那後，他們就在木棚前面的空地上下馬，我用着好奇的目光注視着他們，而他們却非常歉遜地向我行了禮，好像跟我是舊相識似的，此時，伯希亞渾已經向他們告訴我旅行沙漠的故事了，現在我才知道了他們的確是特意來訪的，他們還告訴我一個意外的消息，當他們結隊在布克樹北面河流底左岸行走的時候，他們看見一隻白駱駝逍遙自若地在林邊吃草，駱駝旁邊則躺着一個垂死的人，此人面目憔悴，不住地喊着要水，於是，他們就將剩餘的水分給他，他喝水以後，又得到一些饅頭和葡萄乾充飢，這個半死的人此刻漸漸地蘇醒過來，而且恢復了一點他原有的精力，這個人不是別



人正是我忠實的旅伴伊斯耐拜。

他們就在林旁的沙地上坐下來，伊斯耐拜告訴他們旅行隊沒落的情形，他懇求着這三位和闐商人，求他們立刻去找尋我，找到後請他們借一匹馬給我，使我能騎到和闐去靜養，而現在就在這牧人的木棚前，他們找到了我了。

我對他們救活伊斯耐拜的性命以及特地來訪尋我這件事，再三表示着我的謝忱，他們叫我在這裏等候着伊斯耐拜的到來，並且非常慷慨地借給我一匹馬，以及十八個銀騰格，這些銀騰格講好我到達和闐時還給他們，臨走時，他們還送給我一大堆用小麥做成的饅頭，我說聲「謝謝」也就不客氣地接受了。

黃昏時候，我正在木棚裏躺着休息，忽然間一陣喧嘩的聲音驚醒了我，朦朧間我好像聽到駱駝鈴的響聲，睜眼一看，不錯，棚子外面果然有隻駱駝在嘶叫，我連忙立起跑出去，我遇見了伯希亞，渾牽着我的白駱駝，他的背後跟着的不是別人，正是從死神上掙扎出來的伊斯耐拜和克沁。

伊斯耐拜一見了我，高興得什麼似的，他抱住了我的脚大哭起來，我好言安慰他，我們誰也想

不到我們會再見在塵世，這日我們相會，內心中充滿着何等的快樂，聰明的讀者們是能想見其當時的景況的。

白駱駝馱着兩包從沙漠裏帶來的東西，一包是我的科學儀器，筆記地圖紙以及零星的文具等，另一包則是拋棄了的中國元寶，燈籠茶壺等，除此以外，兩枝長槍也帶了來。

這許多東西能夠帶了來，無疑的都是伊斯耐拜一個人的力量，我的這位忠實而又能幹的旅伴真是我的一個絕對的助手，此刻他正在吃着蒸熟了的小麥饅頭，一面則和我談着分手以來的  
情形。

他告訴我，自從五月二日我們離開了他以後，他在那邊躺了幾個鐘頭，夜涼時他恢復了一點氣力，於是就帶領着四隻駱駝追蹤着我們的足跡而來，五月三日的夜裏，他遠遠地望見我們在三株白楊樹旁燒的那堆火把，第二天他就到了三株白楊的地方，在那邊他用斧頭在一枝樹上劈開一個大洞，取了一小杯樹汁解渴，五月五日他走到那條乾涸的大河床。駱駝都走不動了，而他看到河床是乾的，也就失望地躺下來，他的四肢發軟，沒有氣力再繼續着循着我們的足跡前進，他幾乎

倒斃在河床旁邊的樹林裏。那是五月七日早晨的事就在這天的中午，三個和闐商人打從樹林裏經過，用水和饅頭救了他，於是他又繼續着前進，在途中遇見了克沁，兩個人一同朝着和闐城的方向來找尋我，以後他們就碰到伯希亞。這個和闐河畔的牧羊人領着他們來和我相見。

這真是一個意外的巧遇，尤其使我快活得發狂似的是勇敢的伊斯耐拜從艱辛的旅行中依舊能保住我的幾件寶貴的行李，這晚，我們就在牧人的木棚裏舉行一個小小的聚餐會，慶賀着兩個旅伴的更生，我們以三十二個騰格的代價向牧人買了一隻羊，大家笑做一團，自從旅行隊沒落以來，這還是第一次如此豐饒的晚餐了。

## 二十四 返死營收拾遺物

過了二天，此間附近的草都給羊羣吃光了，就在五月十一日的早晨，牧人們趕着羊遷移到和闐河下游離此十公里的一個地方，他們就在那裏繼續着放牧，我們沒有一定的去處，也就跟着他們去，在一個低低的小丘上，我們安頓了下來，過着魯濱遜一般的飄流的生活。

第二天有一隊和闐商人打從我們這裏經過，我向他們買了三匹雄壯的好馬，一袋玉蜀黍，一袋小麥麵粉，一些茶葉，一個茶壺和幾個瓷碗，伊斯耐拜自從離開「死營」起就赤腳走路了，此時我就向和闐商人買了一雙皮靴子給他穿着。有了這三匹馬以及許多這類的食品外，我們現在已不需要趕到和闐城裏去請人幫助我們回到沙漠裏看看死了的旅伴以及丟下的一些東西，靠着這三匹健行的馬，我們可以安全地重回「死營」收拾一下在那邊拋棄的若干行李。

我們決定這樣做以後，於是便準備找幾個熟悉此間地理的本地人充作我們的嚮導，這晚，伯

希亞渾領來了二個年青的獵人來訪問我，他們每個人的肩頭上背着獵槍，對我說願意擔任嚮導的任務，他們既是本地人，自然熟悉於此間的情形的，於是我就毫無考慮地雇用了他們，吩咐他們隨着伊斯耐拜和克沁去找「死營」，這時，二個年青獵人的父親也來了，他也願意參加這種深入沙漠的工作，他說，在他年青的時候，他每次出外打獵都到那有着三棵樹的附近去找尋他的對手。這個老年人的名字叫做亞麥得漢庚，是一個生得非常強壯的老獵人，生着一個鷹嘴似的鈎鼻子，但他給我的印象却非常之好。

五月十三日下午一點鐘，伊斯耐拜、克沁、亞麥得漢庚和他的一個兒子，他們帶了三匹由過路的和關商人那裏買來的三匹馬，用着一個山羊皮囊裏裝滿了清涼的河水，離開了我的小棚走向「死營」的方向而去了，我爲着休靜一下衰疲了的精神，以及補記這次旅行遇險的一段經過，就留下來跟三個牧羊人作伴。

我的住所是簡單而帶有原始風光的色彩的，小棚搭起在丘頂上幾株灰色的老白楊樹底，我在那邊安靜住下，休息、寫字、呼吸着樹林中新鮮的空氣，我覺得這樣生活頗饒興趣，但不久以後，這

小棚裏的安靜因了過路人的時時訪問我而起，變動，因為在當時，溫宿和和闐二地都盛傳着我們死裏逃生的消息，當地的人們紛紛地議論着旅行隊的事情，並且急盼着我們到溫宿或和闐去。他們懷着好奇而又熱切的盼望期待着我們的到來。

## 二十五 回到溫宿去

回到「死營」裏去的人們，他們在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就回來了，但他們並無所獲，懷着一顆失望的心離開了那邊。

自從十三日那天離了樹林，他們幾個人騎着三匹馬一直向西走，然而因為天氣太熱了，而他們所帶的水份又是這麼少，因此，他們並沒有到達「死營」那邊去，一路上，祇找到鮑克拉的屍體，以及我和克沁丟在三株白楊樹近旁一些無關緊要的東西。

伊斯耐拜丟下納爾的地方，他們也終於很容易地找到了，當初伊斯耐拜爲了易於標明起見，他在近旁的一棵檉柳樹上掛了一根皮帶爲記，但他們到了那邊檉柳依在，而皮帶却不見了，原來掛着皮帶的樹梢上，不知誰給換上了一條白色的布帶，他們細察着那檉柳四周的動靜，結果，就在近處發現一個生人的足跡，此外則什麼都不見了。

那隻病駱駝所馱載的東西，一定是給這個換帶的人偷去了，在這些遺失的行件裏面包括三個無液晴雨表，寒暑表，望遠鏡，手槍，彈藥以及二百支丟下的紙烟，這些東西對於旅行有着極大的需要，然而此刻却不見了。

那個偷帶的人端的是誰呢？也許是約爾奇吧！但伊斯耐拜則認為決不是他，如果竊取我們遺留下來的行李的人一定是約爾奇的話，那麼，他們一定在路上相遇的，然而伊斯耐拜並不遇見他。

此刻我們議論紛紛地推測着這個換帶的人，他們把駱駝以及牠馱載着的東西帶走後，不是向北逃往溫宿，便祇能向南回到和闐，因為從沙漠裏走到區外的路，就祇有這二條，然而，一個疑問又來了，我們假如肯定這沙漠的竊賊是朝和闐去的話，那末，此間的牧羊人一定會碰到他，不然，他一定是往北逃向溫宿去了。

原來的計劃，我是打算先回和闐去休養幾天，然後再組起旅行隊往西藏高原地帶去，然而，這個計劃現在祇好放棄了，我的幾件測高儀器完全給竊賊偷了去，即使我們到了西藏也不能做一點科學的工作，而且我們所需的用品大多數在這次旅行中遺失了，假如在溫宿不能找到原有的



失物，那末，我們除了回到疏勒去添辦以外，我們就無法完成計劃中的旅行了。

現在唯一的辦法是回歸溫宿去，我們便這樣地決定了今後的行止，五月二十三日，行裝齊備了，就在一霎那以後，我們要離開那林中幽靜而富原始風光的木棚了，往事在我的眼前一幕幕重現，我想到了旅行隊在「死營」的情形，想到我和克沁怎樣逃不了不祥的沙漠，怎樣遇見了此間的牧羊人，怎樣得到了他們熱誠的招待和愛護，而現在，我又要匆匆地離開了這個丘頂上盤桓多日的棚木了。

臨走時，我分給每個牧人以三十個騰格，他們得了這許多錢，是很快樂的，駱駝的頸鈴聲這時又清脆地響了起來，我們與和闐河畔的牧人們告別，奔向遼望的西方。

## 二十六 帕米爾高原的遨遊

這天我們分做兩隊沿着河床的兩邊走去，伊斯耐拜爲了找尋納爾的蹤跡，他和那些獵人折向河床左岸的樹林中，亞麥得漢庚和我則騎着馬在河床的乾土上走，克沁牽着駱駝跟在我的背後。

當天晚上，我們到達了白楊樹邊的小水塘，這小水塘裏的水曾救活了我和克沁的性命，亞麥得漢庚名這水塘爲「和達維秋哥爾」意思是「天賜之湖」這名字定得很恰當，彷彿從我的心坎裏叫出來的一樣。

我們這個小池塘邊休息了一整天。五月二十五日的晚上，我們正沿着河床走去，突然間從我們兩旁的地平綫上，一道灰黃色的濃雲漸漸地昇了起來，最先祇有離地三四公尺模樣的高，這濃雲徐徐地上昇，不久就滿佈在天空的中間了。

夕陽的微光給漆黑的雲朵遮住了，不久就括着猛烈的風暴，沙灰一陣陣衝下河床，大地變為黑夜，我們已不能辨明要去的方向了。

這時，行列不得不停止着前進，我和伊斯耐拜摸索着逃進岸邊的一叢密密的樹林裏，我們在那裏紮下營休息。

次日醒來，風暴依舊未息，但我們還是摸索着前進，六月三日，我們終於到達了回教城溫宿了。進了城，西土耳其斯坦商人底「亞克沙葛爾」那個名叫穆罕默德愛明的老人非常客氣地歡迎着我們的到來，他把我們担擱在一間十分精美而又整潔的屋子裏，駱駝和馬匹則住在附近的一個院子裏。「亞克沙葛爾」的意思可譯為「長者」或「年高而德崇者」的人，是領事委派的一種工作人員，在東土耳其斯坦所有的城市裏，俄國都派有這類委派員，我們這位年老的「亞克沙葛爾」他已是一個快近六十歲的「長者」了，待人接物非常有禮貌而且週到，對於旅行隊的事，此時他已知道了一點，在我們尚未到達溫宿以前，他就四出派人去打聽竊賊的蹤跡，但至今不能得到任何的綫索。

對於遼緝竊賊的事，駐在溫宿的俄國總領事彼得洛夫斯基幫忙得最有力，他親自爲我們和中國的道台辦交涉，請求他們在河關和溫宿兩處加緊察查這件案子的始末，但仍舊消息沉沉，有一天，道台忽然差人來請我去吃午飯，我到了那邊，正當入席就餐的時候，驀地我發現了一柄瑞典式的手槍放在我們用飯的桌上，事實證明了，這手槍正是被竊的贖物之一，據道台告訴我，這件失物是住在塔維克村的一個農民送來的，此外則一無所知了，當時我正忙着於新的旅行的計劃，就對這件案子不再去過問了，而我們其他的失物，則要在一年以後才有個水落石出。

從和關河岸的林子裏出發以來，我們那隻白駱駝亞克士牙就不能擔負過重的馱載了，尤其是在最近三天，牠不肯吃一點東西，當我們到達溫宿以後，如果有人走近牠，牠就長嘯着悲鳴起來，過了一天，這隻可憐的牲口就死在穆罕默德愛明家的一個院子裏了。

在溫宿我們祇逗留了短短的三天功夫，六月二十一日，我們就由穆罕默德愛明陪伴着離開了溫宿到達了此行的目的地疏勒了，我在那裏住下來，準備着我新的旅行計劃，不夠的用具此時急待添辦，我一面通知我在柏林的友人，寄來氣象學儀器，無液晴雨表以及寒暑表一類的科學儀

器，一面則馬上去電報到塔什干去辦旅行所需的糧食和紙煙，我計算着從柏林方面寄來測量器祇少尙有三個月的時間，因此，我決定趁着這個空暇到帕米爾高原去消磨我閒居中的歲月，到了那邊，我往英俄二國的代表團裏做食客，這時二國的代表正在高原上劃定共同的疆界。

在高原上我過了二十多天逍遙幽閒的生活，十月三十那一天我又離開了代表團的友人們回到疏勒，也許是水土和氣候的關係吧！在我到達疏勒的當晚，我就生了利害的熱病，直到下個月的中旬，我的病體才告復元，此時，從柏林和塔什干方面添辦的東西也已先後寄到了，於是我決定實行了原來的旅行計劃繼續着向沙漠地進發，我們的行李，現在又同第一次出發以前那般的闊綽了。

## 二十七 塔克拉馬干古城

我們組成了新的旅行隊，就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離開了東土耳其斯坦的首府疏勒，我們一共是三個人，九匹馬，克沁這次沒有跟我們去，他留在疏勒的俄國領事館做門房，我們一路出發，在莎車住了三天，聖誕節那天，我到達了「烏雅城」當地的縣官對我們非常客氣，竟開了大炮來迎接我，一月五日，我們到達了和闐城。

在和闐住了九天之久，和闐的知州劉大人，是一個七十多歲而且身材槐梧的老年人，我們初次見面，他留給我的印象就非常之好。

離開和闐五公里的鮑拉善村落，在考古學方面，這是中亞細亞的一個研究考古的重要地方之一，我也去過一次，帶回很多的古物。

這次我的旅行計劃，是這樣安排着的，最先我打算到和闐河左岸的馬薩爾山去探險，然後再

橫渡塔克拉馬干大沙漠的一角到達克里雅河去，在穿過沙漠的時候，我可以便道偵察一下傳說着的古城的廢墟，以後，我將沿着克里雅河的河床經過于闐回歸到和闐來。

這樣決定了以後，我便重行整頓一番我的旅行隊，我們祇有五個人和三隻駱駝，以及兩隻騾子，除我以外，這個新組成的旅行隊人員是伊斯耐拜，一個烏什人名叫克齡章的和兩個牧人，亞麥得漢庚和他的兒子克沁阿渾。

由於事實的教訓，我們行裝裏所有無關緊要的物件統統留下了，駱駝所馱載的都是些絕對必需的東西，其餘的則留在和闐城，糧食方面，我們祇帶足了足夠五十天的用量，然而，實際上我們這次的旅行超過了一百天以上，因此，我們祇能仰求於當地人們的供給了。

所有的行李中，儀器和我自己的用品裝滿了一箱，另外一個箱子則裝了些烹飪的用具，這次我們沒有攜帶帳幕和舖蓋，我們都穿上了極厚的皮衣，每人發給一個山羊皮做成的睡袋，晚上休息的時候，則爬在睡袋裏席地而臥，那時已經是冬天了，夜裏的溫度低落到二十二度。

一八九六年一月十四日，旅行隊順着和闐河東源玉隴哈什河的左岸朝北走，在這河底的冰

面上，我們整整地走了四天，然後休息在河岸近旁的塔維克村一家當地人的家裏。

有一條沙漠帶橫躺在我們的東方，爲了要考察這個沙漠地，我中止了馬薩爾山行，就在一月十九日那一天，請了兩個塔維克村人當作我的嚮導，我們再度走進沙漠裏去，最初二天所經過的地帶，沙丘都是很低的，第三天沙丘的高度突然昇到五公尺到十公尺之間，交織着成爲網狀形，我們爲使牲口免於過度的疲勞起見，一天祇走五六個小時的路程，每在一個紮營地方的附近，我們就掘一口井，現在我們對於掘井的工作已有相當的經驗了，我們可以斷定，在那些有着白楊和檉柳而地表上潮濕之處，祇要掘到二公尺深淺的地方清涼的井水就湧了上來。

一月二十三日，在沙丘間一個近陷下去的地面上，我們發現了一小片枯死的樹林；樹林的東邊則有我在和闊聽到的沙漠古城的廢墟的遺跡，這城的名字跟這片廣大的沙漠一樣，叫做「塔克拉馬干」古城。

第二天，我們帶了錐子和斧頭到古城的廢墟裏去，這古城在所有東土耳其斯坦的荒城中間是最堪注意的一個，古城的房屋爲極好的白楊木所築，牆壁則用一束束的蘆葦排列而成的，上面



塗着陶土和碎草，陶土的外面，用石灰粉刷得很白，同時還畫上了許多女人的圖畫，這些圖畫中的女人的束裝，很像現在的雅利安人，除了人物的繪畫外，有許多動物的形像。以及古時的船、首飾、蓮花等。

牆壁僅剩個殘餘的痕跡了。因此，我祇能大略地描摹牠一個大概的輪廓，因了風雨和年月的剝削，那豎立的房屋祇剩下二三公尺高的幾根木柱，這些木柱是相當脆弱的，人們輕輕地敲打了一下，立刻像玻璃一樣地粉碎了，房屋的形狀是見方的，至於城市的形狀，街道市集和空地，則已看不出任何的痕跡了。

當我用鏟子發掘幾堵殘餘的牆壁時，我發現了一張遺下的白紙，紙上寫着清楚的字跡，可是我不懂這些字，此外，我還找到了無數陳舊的小石膏像，這些石膏像大概是嵌在壁上當作裝飾品的，石像浮彫着或坐或立的佛像，用蓮葉或火焰作背景，我們得到了這許多古城的遺物以後，就繼續着發掘，絡續找到了一些瓦罐底碎片，木頭螺旋，等物，有一根木棍，也許是古時紡車上所用的，棍上則彫了些古典派的圖畫。和木棍同時被我們發現的是一個用雲斑石做成的石磨，直徑可有二

時長，足見當時是利用水力使牠流動的。

我細細地研究着這些遺跡的一切，於是，我確定這古城一定是靠近克里雅河岸邊的，因為這河是漸漸地向東遷移的，在當時這古城到處是蒼鬱的白楊樹林，跟現在克里雅河近岸的樹林一般地茂盛，河水打從岸邊的房屋和廟宇經過，流水很急，可以推動重量的石磨，農業的發達，幾千年前的一個民族就在這裏生活着。

關於這座古城的歷史以及牠的存在，沒有一個歐洲的科學家澈底地明瞭牠，誰能想得到就在戈壁大沙漠的西面塔克拉馬干沙漠裏有這麼一個古城的虛墟，而且這座神祕的古城還遺留着相當發達的文化殘跡呢？這座城裏面曾住着何等樣的民族？他們說些甚麼樣的話？他們來自何處？等到克里雅河東移以來，他們又離開此地遷向到何處去呢？

我從這些遺跡下來的石膏像方面加以考究，我認為住在這古城裏的人決不是東土耳其斯坦的土耳其人，因為他們不會創造出如此發達的藝術的，而就石像的形狀看起來，這城無疑是被佛教徒所居住的。這城的居民也許是雅利安人，他們遠在距今一千五百年以前，就從印度斯坦大

批的遷來。而牠的繁榮和衰落或者跟和闐西端的鮑拉善在同一個時期裏的。

次日出發時，我辭退了兩個充作嚮導的塔維克人，我們越過了約有二十五公尺高八個連接着的沙丘，幸而掘井却不難，掘到一公尺八十七公分之處就有水湧上來了。以後的沙丘幾乎是同一的高度我們向前探望，在東邊的一方有一個四十公尺的高丘聳立着，我們的步伐漸漸地變成沉重了，駱駝勉強地跟隨着我們，騾子則遠遠地落在隊伍的後面。

不久我們終於到達了那座高沙丘的頂上了，真是意外，當我們越過這座大沙丘後，前面就是一片廣漠的平地了，死了的動物以及植物的痕跡逐漸出現，我們進入了一座密密的白楊樹林中，在那裏發現了一個無人居住的小棚，我們就在這裏紮下了營。

## 二十八 克里雅河邊的半野人

在克里雅河邊的小棚裏，我們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就沿着河流的左岸向北走，我竭力想發現此間的人類，以便請他們來做我們的嚮導，因為從于闐向北，這河就沒有了一個歐洲人到達此處，我所攜帶的地圖上祇畫了一條虛綫。

晚上通過一片遍植了原始樹林的蘆葦時，我們發見了成羣的山羊在密密的蘆葦叢中吃草。我想，這裏一定有人了，於是我們大聲地喚呼並唸哨，却依舊不見有一個牧人的影子出現，這牧人也許在附近的林子裏吧！我們四出找尋，終於給我們找到了一對牧人的夫婦。

「請教你的姓名？」我溫和地問那牧人。

「我名叫胡散和哈山。」

他清楚地回答着，但我們弄不懂，為什麼有如此古怪的名字呢？後來他繼續告訴我，他的名字

本叫胡散，哈山原是他兄弟的名字，因為他們是雙生子，二個人就都叫做「胡散和哈山」了。

我向他詢問關於此間的地理情形，他約略地告訴我，這河的北面，沿河附近住着許多牧人和他們的羊羣，這些羊都是屬於于闐姓拜的人家，他們各劃定樹林的區域以爲界限，他們一共有二百五十八牧人，各人都不想將來，政府的權力也達不到他們，他們生活在和外界不相通的一個沙漠裏的小島上，成爲半野人，除了牧羊以外，他們不做別的事。

接着胡散又告訴我關於河流的概況，他說，這河自于闐以上，分爲四道，到了于闐城河又合而爲一了。河水很淺，夏天，從西藏高山上衝下融雪時的大洪水，但河水的深度依舊祇有一個人模樣的，一到了冬天，河水就結成厚厚的冰塊了，和牠鄰近的和闐河一樣，河床是逐漸地東遷的，但這條的水量和長度，和和闐河比起來，則相差得多了。

我們向這位忠實的牧人告別，一路沿着河岸走去，一月三十日，我們到達了克里雅河的新舊河床的匯合處。此間河流的寬度在一百公尺以上，河床上面結了很厚的冰，而且河流的方向此刻是改向東北方面彎曲了。

我的原來的計劃是從南向北橫過沙漠到葉爾羌河或塔里木河方面去，然而，克里雅河却完全拆向右去，如此我將不能實現我的旅行計劃，因此，我雖然繼續着沿河而去，但我的心却一天天不安起來。

在同古巴斯忒地方，我們碰到了此間的二個牧羊人，從他們的談話中，使我知道了就在離此向西北不遠的地方埋藏着第三個沙漠裏的古城，這城名哈拉頓，意爲「黑色的沙丘」，規模遠不如塔克拉馬干那樣的宏大，但它們是屬於同一個時代裏的，因爲無論從房屋的構造，材料和牆壁的式樣方面看起來，都是相同的。

二月六日，我們到達了撒利克什美，第二天又到哈塔克，在那邊我們停下來休息一天，大家在一個名叫穆罕默德拜的老人家裏過夜，這老人住在一個蒼鬱的林子中，老人的一生從沒有越出樹林一步，他一點不知道外界的一切，但出乎意外的，老人告訴我，還是在三年以前，這林子裏時常有老虎的蹤跡出現，我斷定這老虎是從塔里木河附近的沙雅城而來的，因爲那邊有着高大叢密的森林，然而穆罕默德拜則認爲北方是一片非常廣漠的沙海，那邊有着無數連續不斷的高沙丘。

即使從塔里木河的森林間有虎來此的話，那末，這些畜牲們無疑地要餓死在沙漠裏了。

克里雅河在哈塔克一段的河床寬約八十四公尺，由此朝北，則祇有十五公尺左右的模樣了，二月九日，我們在河旁附近的一片樹林間安息了下來，第二天走向河流盡頭的沙漠地帶去了。現在圍繞在我們四周的盡是無際的沙海，我們又得跟沙漠肉搏了。

## 二十九 關於野駱駝

很早以前，我們就想得到一張野駱駝的皮，現在我們的旅行隊已進入沙漠中心的無人區域，這裏是野駱駝生長的地方，我這個小小的願望是可以實現的。

我自己不能打獵，我的眼光太近視，在我們的旅行隊裏，伊斯耐拜和和闐河的兩個獵人是此中的老手，他們這時候正張弦等候着這些畜牲的到來。

此間的牧人們都未曾見到過這類的動物，關於牠們的來源，每個動物學家都有一種特殊的見解，而我的獵人亞麥得漢庚則認為牠們是古代城市人家的家駱駝脫胎而來的，我完全相信他的話，因我在鮑拉善所拾得的陶器上已有駱駝的圖畫，足知在二千年前的那些城市裏，駱駝已經變成一種馱載的家畜了。

據這裏的牧人們告訴我，野駱駝和普通的駱駝並無特殊相異的地方，不過牠們胆子很小，不



敢走近火燄或有被火燒過的焦木近旁，對家駱駝則避之如見鬼神，但牠們的動作和習慣則酷似普通的駱駝。

穆罕默德拜非常熟悉於這類野獸的習慣，一年以前，他在此間的附近捉到了一隻小野駱駝，這隻小畜牲生下來祇有七八天之久，牠不像牠的長輩那樣不敢親近人類，最初牠跟羊住在一起，日久以後，也就和人類混熟了，這時，牠已馴順得像一隻普通家畜。我以為這個小生命所以如此易於馴服，一定是遺傳的影響，而其他的駱駝，也是如此，牠們常常忘記自己是人類的奴隸，而變得如此馴順得像一隻綿羊了，不過，據穆罕默德拜告訴我，這隻野駱駝雖然馴服，但牠馴服的忍心遠不如普通的馬，牠有一個古怪的脾氣，當牠不恰意的時候，牠就變得非常的倔強而且頑固，人們去撫摸牠，牠就遠遠地跑開，如果搔牠的頭，牠就怪聲地悲鳴起來。

此外，我們還從好多牧人的口中知道了野駱駝的生活情形，牠們往往住在沙漠內部最熟悉的丘谷之處：在這些丘谷裏，白楊和檉柳疏落地生長着，爲了避免獵人的射擊，牠們從沒有進入附近的森林裏去，而愛在沒有掩蔽的沙地上自由地行走着，因爲在廣漠的沙面上，野駱駝易於發覺

## 獵人的蹤跡。

以上的這些話，大概都是事實，二月十一日，我們的旅行隊在一帶產有野駱駝的地方經過，那邊的河床依稀可見，樹林至此就終止了，高聳的沙丘間，疏疏朗朗地種着寥寥可數的幾棵檉柳，在黃灰色的沙面上，印有無數野駱駝的足跡，下午，我們到了另外的一個地方，在那邊，河床清楚地可以見到，檉柳則遍地生長着，我的獵人克沁阿渾在前面對我們做一個手勢，意思是要我們站下來，他自己俯身下去，像一隻夜行的貓那樣地在檉柳間輕輕地行進。

這時，正有一羣野駱駝就在我們前面二百步遠近之處自由自在地吃草，他還不覺得牠們的生命就危在旦夕，突然間克沁阿渾的槍聲發響了，這些野駱駝大吃了一驚，最初回頭向發槍的地方偵察了一會，以後，就成羣呼嘯着向北逃去，但牠們顯然給驚嚇得麻木不仁了，逃得並不快，也許牠們壓跟兒就不知道端的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在逃的一羣，有一隻就被克沁阿渾擊中了一槍的，牠一步一拐地掙扎着逃命，自然走得比別的野駱駝慢，因此，我們毫不費力地追上捉着了。

被捉的野駱駝，是一隻公的，大約有十二歲，大小如同普通的馴駱駝，不過，牠們的毛都是很短

的，和我們的駱駝比起來，像是裸體不生毛似的，而牠的蹄子，則較爲長些，蹄的形狀同爪一般地彎曲，不如馴駱駝那樣地成爲馬蹄形，駝背則較小，像有規則的直立圓錐體，但生於馴駱駝背上的，則因爲經久勞動的緣故，已變爲傾斜而且搖來晃去，全身成紅褐色，毛柔軟，但從未洗過。

好容易捉着了這一隻野駱駝，這次我一定要剝下了牠的皮帶着走，雖然牠的重量要供給一隻駱駝去馱載牠，但我無論如何得剝下牠，我渴想着牠的皮已有好幾個年頭了。

剝皮的工作立刻就開始了，我們手忙腳亂地拿着尖銳的刀片從這隻不幸的畜牲身上一刀刀割着，一張面積很大的皮很快地就被剝下來。克沁阿渾和我把牠攤開在沙面上，爲的把皮內的水份給沙吸了去，藉以減少水分的重量。

當天我們在一處有着檉柳的地方休息，我們在附近地方試着掘井，但掘了三公尺二十公分深的時候，水依舊不見湧上來，過往我們已有了經驗，知道在沙漠的旅行中缺乏了水量，那分明是「死路一條」，因這緣故我們便決定暫時不再前進，如果認爲有回轉的必要，那我們也決定回到疏勒去。

第二天忙着覓尋了一天，我們仍舊尋不到一個更有把握的井地，這時候，克沁阿渾自告奮勇地將昨日掘過的井照常發掘下去，克沁阿渾的這一個再度的努力並沒有失敗，果然在掘到四公尺十六公分深處就得了水，當那寶貴的液體噴泉一樣從地下湧上來的時候，我們簡直高興得發狂了，現在我們可以儘量地喝水了，駱駝和騾子都得到大量的水喝，我命令着克沁阿渾把水灌滿了四個山羊皮囊，有了這充份的水量攜帶着，我們才放心走路了。

第二天我們離開了河床繼續着走去，不久以後，我們又見到了一羣野駱駝在我們的前面走着，伊斯耐拜潛行着繞了一個圈子，行近至離開野駱駝約五十步之處，他舉起槍正想描準射擊時，忽然那羣畜牲們發覺了有人在暗算牠們，領頭的那隻公駱駝，帶了三隻母駱駝和兩隻小駱駝迅速地向東北方向逃去，可是，當牠們穿過我們面前的道路時，槍聲一響，那隻公駱駝就應聲倒地了，牠痛苦地掙扎了一陣，以後就慢慢地伸長了牠的四肢，永遠地躺着了。

我們走近這隻公駱駝倒下的地方，牠的確是受傷斃命了，這隻駱駝的外貌很美觀，我們不忍剝下牠的皮，我的用人們祇從牠的駝峯之內割下了那塊滋養豐富的肥油，用這肥油來做米布丁，

非常美味。

以後，我們又遇到了一羣，伊斯耐拜舉起了他的長槍，準備射擊，但等到我急去阻止時，已經遲了，一隻母駱駝已被伊斯耐拜射中，應聲倒地了，這隻駱駝，仍和別的駱駝一般的姿勢，用膝蓋和胸膛支撐着身體頭向左搖，口張開着，嘴唇緊插進沙地裏，痛苦地掙扎狂叫，但不久就死了！

看着被擊的野駱駝痛苦呻吟的樣子，使我的內心很難受，我認爲這種無目的地射擊畜牲，多少是不人道的，以後，我禁止我的手下不准再對這羣野駱駝施以無情的損害。

旅行隊裏的三隻馴駱駝，牠們對於被殺害的同類的態度，是非常有趣而帶有無限悲痛的情意的，實際上，牠們比我們更早看到這些野駱駝，當我的手下人對這些畜牲們施以射擊時，牠們就不安地狂叫起來，毫無目的地前後繞轉，尾巴則翹起在背脊上，一團團的白色泡沫從牠們的嘴角邊唾流下來，當牠們看到被殺的野駱駝不住地在沙面上痛苦掙扎的時候，牠們簡直悲傷得發瘋了。

對於野駱駝的知識我們已經懂得了許多，此後雖然有無數這類的畜牲被我們發現，但我們

已不如先前那樣地加以注意了。

## 三十 第一次橫渡沙漠

前面的沙丘又漸漸地高起來，沙丘的高度增加，而白楊和檉柳則相反的少，此外，聳立在高大的沙丘四周的有無數枯死了的樹木，我們一路過去，竭力避開從這些樹木的中間越過，白楊樹的近處，遺留着尚未乾去的駱駝糞，而白楊的枝葉，在低處的大約當一隻普通駱駝嘴能伸到的一部份，都給吃光了。

在行程的進發中，我用心計算着經過的路程，晚上預測從紮營處到塔里木河間的距離，我們一面走，一面抬起頭來向着遼遠的北方探望，但出現在我們面前的除了無際的沙海外，我們不能發見有任何密密的樹林，後來，我們總算發現一片有着白楊樹的草地，在這片草地上印有無數豹的腳痕，我猜想，這豹子來的地方，也許是塔里木河附近的森林間，但決不會是從遍地沙海的南方來的，因為豹子不可一日無水喝，而在我們經過的地方，則到處聳立着高到十五公尺以上的沙丘，

由此一路前去，沙丘愈見其高了，包圍在我們四周的，又是完全的沙漠地，樹林疏疏不多見，連野駱駝的糞堆也不見了，掘井的工作日見其困難起來，而我們在二月十八日晨出發時，祇裝滿一個山羊皮囊的水，這點水量顯然不能維持得多久，而我們每在一處沙漠中休息下來，無論我們怎樣努力掘井，却祇能獲得少許混濁的井水，因為從井底噴出的水非常的慢，沙面時高時低，行走時很費力，我們越過了一個高到四十公尺的沙丘，駱駝勉強跨越了過去，在這個高丘的頂上，我們向着四周眺望，祇見無限的遠處，有一條磨糊不清的地平綫在遼遠的北方，此外，則圍繞在我們四周的盡是茫茫的沙海，去年春季裏，我們第一次橫渡塔克拉馬干時可怕的遭遇，又一次展開在我們的腦海間。

過往的經驗，時時在教訓着我，這次我們不能再像前一次那樣的疏忽了，我用心找尋一個適宜的地方，紮下了營，開始掘井，掘到一公尺半深之處，沙就潮濕了，但不見得立刻就有水湧上來，我們便不再掘下去了，然而，我們所畜貯的水量祇有一天的用度，但我們已管不到這許多了，走了一整天，駱駝也相當疲乏了，沒有新鮮的青草給駱駝充饑，我們就拿鞍子裏的乾草給駱駝當作了晚



餐，就在這一天，會有兩次，發現有狐狸的足跡，一隻烏鴉則打從我們的頭頂朝着北方飛去，對於這烏鴉的去處，照亞麥得漢庚的意思以為是飛向塔里木河畔去的，牠也許是嗅到了那隻殺死的駱駝，急忙去招邀牠的同類們來享受這貴重的盛筵。

前面仍是一片茫茫的沙地，我們好幾次嘗試着去掘一口井，但幾次都失敗了，於是，我們便決定向北作最後的嘗試，如果明天再不能找到水的話，那末，我們就回轉到那有水的井邊去。

二月十九日，我們繼續着在高丘中間走了半天，植物又在我們的前面顯露了出來，但經我們仔細地加以研究的結果，便知道這裏的植物和我們以前見到的不同，是另外一種沙漠灌木，牠不同於檉柳，而和白楊也有個小小的分別，這些植物的近旁，野駱駝的足跡特別多，其間還夾雜着兔狐和蜥蜴底蹤跡，每個沙丘的高度大約在八公尺至十公尺之間，在這遍地沙漠之中，我們費了很大的努力，總算找到了一小片蘆葦地，這時，駱駝已經走了很多的路，需要飲水和吃草了，我們就在這片蘆葦地上休息了下來，沙丘中的土質，是「梭爾」所構成的，所謂「梭爾」是一種潮濕的黏土的總稱，在這種土質中含有相當成分的鹽類，從掘得井水中，足以證明我們是離開塔里木河不

會遠的了，這裏的井水是如此的苦鹹，連駱駝也不願喝，而據我們所知，凡是在塔里木河附近掘得的井水，都是這樣苦鹹乏味的。爲了使水中的鹽分減少了些，我們在幾個盛水的傢具內裝滿了水，第二天結成了厚厚的冰塊，於是我們又設法使冰塊融化，如此則融化後的水，鹹份較少些，但總不能煮茶來喝。

我們的預測並不錯，第二天向北出發時，遇到的沙丘祇有二公尺至五公尺左右的高度，而且不像先前一般地一個連接着一個了，不久塔里木河模糊的遠影也遠遠的在望了，這次我們的希望沒有落個空，第一次沙漠旅行所遇到的危險景況，僥倖沒有在這次重現，尤其使我高興的是發現了許多足以表示有水的標記出現，在我們經過的道路近旁，我絡續地看到燈心草，野豬足跡，以及一個騎馬人的蹤跡，這人大概是一個獵人，我猜想，當他橫過我們的道路還是最近的事，除了這個獵人以外，我們還看到了一個赤足人的蹤跡，這人或者是附近的牧人，而使我引爲十分意外的，除了這些足跡以外，我又發現幾個新印的野駱駝的蹤跡，而實際上，我們在臨近這裏的路上，就不再發現有野駱駝了。

地勢已趨於平坦，不再見高峻的沙丘了，在密密的樹林中間，常給空地所間隔着，在一條寬闊的道路上，我們發現了一輪車輪的蹤跡，是由西向東，而幾條羊腸的小道也是如此。

這一切足以證明我們已離河不遠，然而，河似乎有意跟我們開頑笑似的，我們無論如何找尋也不能見到牠，水自然無處可飲了，黃昏的時候，我們走進一個蒼鬱的森林間，這森林太密了，我們像被關在一個用樹林所構成的大籠裏。因為太疲乏，當晚就在林子裏的一個荒廢的羊欄中紮下了營。

第二天清早起來，我們忙着掘井，但接連掘了幾個，都失敗了，就在樹林的四周，我們發現了無數人和馬底足跡，一片農田和一些農具，這些說明了有牧人常常趕着他們的牛或羊經過此地，而在此間的附近，就有人類居住着，然而，這些推測離事實太遠，因為我們曾試着向四方呼喊，結果得不到一點回音。

可是，獨個兒走在前面的伊斯耐拜，這時忽然間興奮地喊着「有水有水！」我們應着他的呼聲過去一看，果然有一口深而且大的池子給伊斯耐拜看到了，這個池子的表面蒙上了一層半透

明性的厚冰，我們立刻七手八腳地用斧頭和鏟子在冰上開了一個最大的窟窿，此後，我們就用杯子盛滿了水暢快地喝着。

正當我們圍住着池邊飲水解渴的時候，遠遠地傳來了一陣狗的叫聲，亞麥德漢庚和克沁阿渾立刻朝着狗叫的方向奔去，不久以後，他們帶來了三個陌生的本地人，他們告訴我們，此地叫哈拉達什，而在昨天經過的地方，則是名叫阿失克的一條乾涸了的河床。

我們在池子的近旁休息了一晚，第二天起來，我請三個本地人領着路，我們一直向東北方走，走了約個把鐘頭，我們總於到達了那條叫做葉爾羌河或塔里木河的河流了，此河寬約一百五十六公尺，河面上結了厚厚的冰，不過，當我們橫過河面到其文村借住村民的屋子時，在駱駝過量的重壓下，河上的厚冰竟發出一種低陷下去的響聲。

在其文村住下來，亞麥德漢庚和他的兒子克沁阿渾向我要求辭去了此間的職務回去，我不忍和他們分手，苦苦地向他們情商，仍請他們繼續充作旅行隊的嚮導，可是，他們却坦白地對我說，春天快到了，他們無論如何得回去播下了種子，而他們不願意到陌生的地方去過行跡無常的生涯。

活，他們熱戀着他們的故鄉，爲此，他們祇能回去了。

二月二十三日，我們的旅行隊安全地到達了沙雅城，這次橫渡塔克拉馬干沙漠的旅行到此算是完成了，計算起來，我們從疏勒出發一直到沙雅城爲止，共走了四十一天的路程，獲得了許多意外的發現，我把這次旅行所得的印象，畫了一張克里雅河的詳圖，註明在這沙漠的何處是野駱駝生出的鄉土，何處有一種半野人的牧人生活着，何處有着兩座文化繁榮的古城，至此，以前在和闐或麥蓋提村所聽到的種種關於古城的傳說，經過這次實地調查後，是完完全全地證實了「確有其事」了。

## 三十一 從印度飛來的雁羣

到了沙雅後，我對此後的旅行計劃決定改變了一下，我們打消了從和闐河回歸和闐的企圖，改從塔里木河順流而下而考察新舊羅布泊，對於這個湖泊的注意，本是列入我的旅行計劃中重要的一部，因為今日的地理學家，對羅布泊的種種方面有個小小的爭論。

以往的地理學家，他們記載着這河的位置是在北緯四十二度，然而，著名的布希華耳斯基當他旅行到這個湖泊時，他却在離北緯綫很遠的南面才找到，關於這湖的性質，也有兩種極對相反的見意，以往的地理學家一致認為是一個鹹水湖，然而，我們這位俄國旅行家所找到的羅布泊却是一個淡水湖，先後來此考察的科學家雖多，但他們對這個疑問的解決不能有多大的幫助。

到羅布泊去。這雖然是一件毫不費力的事，但實際上却有許多的困難，當時我祇準備五十日的行程，誰知我們竟會走了二千公里才到羅布泊，兜了一個大圈子。出發時，我忘記攜帶羅布泊的

地圖，和一張中國政府的大護照，我所備帶是適用於和闐州境的小護照，是和關城的劉知州發給我的，在當時我以為有了這一張小護照已夠應付了，誰知以後却爲了此事遭遇到意外的麻煩。

這時候，所有從疏勒帶去的圖畫紙，筆記簿，鋼筆頭，茶和烟都已旅途中用光了，我們又缺乏冬季的行裝，然而沒有羅布泊的地圖，我到滿不在乎，因在我的腦海熟記了布希華耳斯基的大地圖，這地圖是相當真實的，衣服方面，我們可以到庫而勒去買，在沙雅城我們買到一些紙和中國煙草，這些紙的質地是極壞的，但我想，不管牠蹙腳到怎樣的程度，祇要我把那根據實地調查所得的文字和地圖記載上去，牠也就變成很有價值的了，不過，此間的煙草却不好吸，每次吸着牠時，必須用水烟筒裝上了才能抽，這真是一件討厭而又費時的事，而且牠更含有泥土和惡臭難嗅的油味。

除此以外，我們還帶了充足的小麥麵粉，米，饅頭，雞蛋以及糖鹽一等的物品，伊斯耐拜顯得是一個旅行的老手似地，很迅速地辦齊得旅行隊所需的一切，於是我們在沙雅就攔了二天，便開始我們新的旅行了。

在沙雅，那個名叫德爾的貝克對我的印象很不好，時常派人來偵察我們的行動，因我拿不出

一張適用於沙雅的護照，他惡意地破壞我們原來的計劃，並且下命令給他的手下人，禁止他們爲我充任嚮導，然而，他雖然如此與我們爲難，但我的中國却比他的命令更具有偉大的魔力。

二月二十六日，我們向着新的目標地出發，早晨，太陽剛從東方放出牠黃金色的光輝時，三隻駱駝和四個人悄悄地離開了沙雅城，不久就到一個有着牧人在放牧的草原，我們一路浩浩蕩蕩地向着東南方進發，過了好幾個鐘頭，我們就走近塔里木河的岸邊了，此河在這裏的一部份叫做魏甘河，第二天，我們繼續着進行，凡我們足跡所到之處，有森林，也有農田和牧場，晚上進了一個喚作約爾巴巴希的樹林裏，我們就在那邊紮下了營休息了一霄。

在林中遇見了當地的一個牧人，據他告訴我，在這裏一段的阿失克河，名阿爾卡河，是一條乾涸了的河床，一年四季之中，祇有夏季有水，水一直向東流去，最後則消失在那邊的沙地裏，有無數的野駱駝，生長在此河的南方，沙漠的內部則有一座從未被發現的古城，這城的名字叫沙衣克得客，意思是「死林裏的城市」。

從沙雅出發後，一路上就有雁羣在我們的頭頂上飛過，但二月二十八日那一天，我們在林中



空地上一個荒廢的羊欄裏紮下了營的時候，這裏的雁較別處更多，日中時他們成羣在高空上自由自在地飛着，從下面望上去，祇見無數個曲折的黑點在蠕動，等到黃昏以後，牠們則在離地十公尺之處低飛着，像要觸着了白楊樹的樹梢，但仍有許多照常在高空飛着，牠們像有無限的精力而不知有飢餓和疲乏似的。

那些低飛的一羣，有時「呀！」地輕輕的叫着，牠們因了久飛而感到疲乏，此刻也想找一個適當的地點飛下來休息了。

我仔細地觀察着這些雁羣從我的頭頂上飛過，結果，我終於發現了一個神祕的奇蹟，牠們好像對這裏的地理十分熟悉似的，在飛行的過程中，牠們總是排成一個長長的行列，向着同一個方向，從同一株白楊的樹梢上飛過，像是預先在天空中劃了一條垂直的綫分，然後再沿着這條綫分上飛去，牠們的地理常識實足驚人，人們一聽到遠處有一羣雁的叫聲，他祇要用心留意着第一隻雁是打從那邊的樹梢上飛過，那末，以後的無數雁羣，一定也是從這個樹梢上的同一點飛越而過，這是萬試萬驗的。

這些雁羣，每年從印度飛到西伯利亞，或是從西伯利亞飛回印度，如此長途的旅行，人類徒步走起來祇少費了整整的一年功夫，而且須十分努力，但在他們，祇要短短的幾個月就可以來往一次了。

對於塔里木河的智識，我現在已懂得了許多，這條大河流，在通過森林的一段被分裂為好多曲折的支流，而這些支流的名稱則又是如此的複雜。

三月六日，整個的旅行隊在沙雅人伊斯耐阿渾的嚮導下，繼續着向東北方走去，這裏的樹林已不如先前一般的叢密了，僅有一些零星的檉柳以及其他沙漠灌木三三二二地點綴其間，但沙丘却漸漸地多了起來，不久我們重又陷入在沙海的包圍中了，這裏的沙漠地，人家都稱作「孔」或「楚爾」，牧人對我們所說的古城就在這裏的附近，但這個虛渺的傳說不見得十分可靠，我們四出找尋，結果祇在若干的沙丘周圍拾到了一些陶器的碎片和一把鏽爛了的刀。

橫過了這片沙漠帶，行列就進入了一叢密密的白楊樹林，駱駝在渡過一條九公尺寬的恰恰克河時，不肯踏到搖擺不定的木筏上，尤其是那隻脾氣很大的小駱駝，他堅持着不肯渡河，拉牠，鞭

打牠，全沒有一點用處，急得我們無法可想，最後，我們不得不放棄了乘着木筏渡河的企圖，在河的下游處一座木橋上通過，——這隻頑強的小畜牲似乎很信任這座橋。

到達了庫耳勒，已在三月十日的下午了，這個地方最使我戀戀不捨的是城傍的孔雀河以及庫耳勒河。這二條河流，都是起源於巴格喇赤湖，比羅布泊大得多，牠是中亞地方一個最大的湖泊。據此間的人們告訴我，這裏的河水是四季不漲也不退的，當我們打從橫跨在這條河上的木橋上走過，使我奇怪的是這座橋低得差不多就在水面上，此時是春初，所有在東土耳其斯坦地方的河流正當水位最低的時候，例如和闐河則竟至於完全乾涸，然到了夏天，和闐河發着泛濫的洪水時，而孔雀河却依舊保持着原來水位的高度，因此，這座木橋雖然低得和水面幾乎相連，但水可決不會有一個時期淹沒了牠，這豈不是一個神祕的奇蹟嗎？

爲了不忍離開這條可愛的有着碧波清流的河水的河流，我決定到海都河左岸的焉耆城去旅行。

## 三十二 與李達雷辦交涉

焉着是在河底左岸的一個比庫耳勒來得大的荒野，是附近一帶的商品「堆棧」在中亞的每個城市都不會再比牠更污穢的了，真是一個名符其實的「黑城」。

當我一到了焉着，我就帶了和闐州適用的小護照到知府衙門去拜謁聞知府——一個六十歲而有着白鬍子的小老頭子，他請我喝茶吸烟和吃點心，非常誠意地招待我，我告訴他我怎樣到這裏來的情形，由一個土耳其人跟我們翻譯，當我說到沒有佩帶護照而表示非意的時候，他却非常客氣地的說：「沒有關係，你自己就是一張很好的護照。」臨走時他還發給我一張當地適用的地方護照，這是使我更加高興快樂的。

伊斯耐拜在我三月十五日回到庫耳勒來時告訴我一件驚駭的事情，就在十三日的那天伊斯耐拜和一個歐什焉的商人坐在市集的一個攤子上閒談，恰巧有五個騎馬的中國兵經過，當頭

的第一個拿着根棍子高舉着一件象徵皇帝統治勢力的東西，每個中國人看見了這東西，就得向他致最高的敬禮坐着的要立起來，騎馬的要下馬，伊斯耐拜却坐着不動，他以為自己既是俄籍的人，就無須行禮，然而那些兵士立刻抓住了他的領口，把衣裳也脫去了，在他的背上狠命的鞭打，打得血也出來了。

我不能讓我的僕人受人如此的侮辱，因此，我就立即向司令官李達雷抗議，要他即刻把行兇的人逮捕加以處罰，不然的話，我就要向俄羅斯政府和新疆總督處去赴訴。

這抗議果然生了很大的效果，它命令着李達雷立刻到我的住所來，幾乎要哭出來一般的應允了我的要求，而且馬上就向我們告別，過一會他又回來對我們說，他調查了一下，却不知是那個人所幹的事，而且他曾遍詢別的人，結果也不能得到什麼，我立刻將伊斯耐拜背上的傷痕指給他，而且伊斯耐拜還記得，打他的兵士在左頰上有一個很顯明的癥痕，於是我向李達雷請求將所有駐防在庫耳勒的中國兵都到我們的院子裏來，讓伊斯耐拜來指出那個行兇的人，李達雷接受了我的請求，立刻，我們的院子裏開來了許多駐防的兵士，伊斯耐拜的目光尖銳地對他們注視了好

久，最後總於給他認出了那個鞭打他的兵士，「就是他」他一面喊着，一面奔過去將這個兵士的領口抓住，拉出他來到李達雷的面前，這時候，李達雷爲表示公正起見，立刻發下了命令，重重地責罰那個犯罪的人。

以後的情形怎樣呢？我想，這驚人的一幕演出是每一個庫耳勒的居民所不會忘記的，兩個兵士立刻將那個鞭打伊斯耐拜的人，推倒在地上，他的褲褪下去，接着是有力的鞭打，這傢伙也享受到他剛才對待伊斯耐拜同樣的滋味了，我聽到清脆的鞭子鞭着皮肉的響聲，到有些過意不去，我就對他們宣布着就祇要這幾下鞭打，足夠抵償伊斯耐拜所受的虐待了。

後來，我特地到李達雷的家裏去向他道謝，當我一路從街上走過的時候，人們對我都 very 恭敬，那些頑皮的野孩子也不敢跟我開頑笑了。

## 三十三 古本地圖上的舊羅布泊

我們在庫耳勒的時候，住了好多天之久，在那邊我買了兩匹馬，並從事於旅行隊的補充，此外，我還新雇兩個庫耳勒人的嚮導，他們對於本地的地理情形非常熟悉，閒着無事，兩個嚮導就領我到附近的一個名叫鐵甘理克的小村落裏去玩，孔雀河在這個小村近旁的連接了兩個塔里木河的支流，我們經過了一片遍地沙石的荒漠，我在這片荒漠中發見了兩座中國的古堡壘，這堡壘的年代怕有很久吧，然而，牠們却依舊良好如故，此外，有一長列用木頭和黏土築成的金字塔一樣的建築物，高高地聳起在堡壘的左邊，這是以指明路程距離的「烽火台」，中國人一向是這類建築來表明從甲地到乙地或者從丙地到乙地間的距離的，建築物的四面，有指路標和里程碑，這些足以顯示出這裏在遼遠的過去一定是一條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是從庫耳勒走向——是的，走向到那邊去呢？到了今日，由此路向東南方就一直通到附近的沙漠地帶，但在古時，我們從中國的

地圖中可以見到，羅布泊清楚地是在現今的沙漠裏，在古時，這條大道毫無猶疑的是和淹沒了的羅布泊相通的。

爲了看看這個舊湖泊的遺跡，就在三月三十一的那一天，我帶領了伊斯耐拜克臨張和兩個本地人，一共四個夥伴，一直向東方進行，其中的兩個本地人，他們對於本地的地理明白得非常清楚，我們踏着輕快的步伐朝着俄國著名旅行家布希華耳斯基所未會到過的地方去。

當我們在鐵甘理克村的時候，我曾聽到那邊的人們談起，有一大串湖泊就在東方的遠處，此時我們沿着孔雀河的左岸連接走了三天，（這河在不久後就折向東南之處的叫做伊黎伯河，）就到達了一個細長的湖泊，在這個湖泊上面的，現在已長滿了無數叢蘆葦了，可是，還是在不久以前，這裏原是一片碧波，村裏的居民們還在這裏釣魚。

我所看見的那湖是從北向南的，但是中國地圖上却戴明着是自西流向東的，由於沙漠風暴的關係，有着幾個半島凸出在湖底，這湖就形成了四個盆地，在羅布泊整個的區域裏，因爲大多數的颶風是從東北或東西吹來的，所以湖床就逐漸地西移，而在東面的盆地却滿積了黃沙。我們知



道樹林一定是跟着湖的移遷而移遷過去的，在遼遠的東方沙漠地上面有着已死的樹林，還有着許多白楊樹幹，在那些向着西方的大多數沙丘間，就在沿河的岸邊上也有着樹叢，這樣可以證明東方的已死樹林以前確也長在湖岸靠着湖水灌溉的，因此可以證明這湖以前是向東的，上面我們所說的那許多盆地也就正是羅布泊的殘蹟。

在舊羅布泊的東岸一帶全是些峻峭的沙丘，而大多數的坡面還向着湖的方向，沙丘的高度大約在十公尺到十五公尺之間，在那些沙丘較低的地方，也有寥寥可數的幾棵白楊，其間還點綴着嫩綠的檉柳，每一叢檉柳用牠自己的根形成了一個極大的圓錐形，高踞在沙面上。這些圓錐形的樹林，時常阻撓着我們的去路，使我們的進行很感艱難，因此，好幾次我們都灣灣曲曲地繞道而過了。

湖水非要爬到很高的沙丘上，方能看見，因為湖上長滿了密密的蘆葦。而在那些乾涸平坦的盆地上幾乎是到處皆是，這些蘆葦足有二隻駱駝那樣的高，而又是那樣的密，我走在蘆葦的裏面，就看不見日間的光明，像是在黑夜中行進一樣，不過，這對於我並無怎樣的不恰意，不久以後，我們

終於很幸運地走出了。使我們感到十分厭惡的到是那成羣結隊的蒼蠅，他們像黑雲一樣地緊趕着我們，黃昏時候，正當我們在當地紮下了營的時候，這些討厭的昆蟲，更是千萬隻一齊向我們發下了總攻擊的命令，爲了保護我們的安全，我們乾脆地燒起一把火，想把牠們一燒而盡，誰知這辦法依舊不見有效，最後，我們不得不用乾枯草大量地燃燒起來，火燄漸漸地蔓延開去，就像牧場上火燒了的一般，濃烟向上直衝，蓬帳似的密密遮蓋了這一帶地方，爲了覽賞這發狂似的火焰，直到午夜十二點爲止，我始終未曾入睡，但是我必須在我的手上和臉上塗滿了許多煙油以免給昆蟲所咬，這些煙油我每日須需相當的數量。

在這七日裏面，我們就沒有碰到過一個人，一直到湖的最南端方始看見了三戶漁家，伊列克河在那裏一直過去，就與塔里木河相合流了，就在此段地方，我命令着伊斯耐拜帶領着旅行隊先向這兩河匯合之處出發，而我自己則雇了一隻小船順流而下，於是我們就到達了布希華耳斯基所發現的另一個羅布泊地方。

## 三十四 扁舟泛遊新羅布泊

住在舊羅布泊和新羅布泊附近的居民，自己稱爲「羅布人」；他們用白楊樹幹挖空中心做成大小不等的船，而把它們喚做「克米」，我就有這麼一個六公尺長和半公尺寬的小船。

這些奇怪的船兒行進時，從來沒有用帆，只是巧妙地鼓着槳；在一望無際的水面上，他們總是習慣地跪下鼓槳，要是在稠密的蘆葦叢中，則是站着，以便瞭望四方的形勢，這時候船槳是筆直插入水中的，——儘管是怎樣小的船，往往是有兩個船夫，所以在船尾工作的，就不得不站着工作，因爲不是這樣，他的視線就要被船頭那人遮蔽了。

四月十一日，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我乘着這別有風味的「克米」船出發，我坐在中央，一個船夫在前，另一個在後，我用呢毯和枕頭佈置好一個舒服的坐位，手邊放了羅盤，鋼筆等物，又把儀器和食物安放在船的角隅。船就很迅速地活潑地，好像一條鱧魚，順着這條暗藍色的河流，

蜿蜒地前進。

晚上，從東方襲來一陣猛烈的「黑風」，使天空變成黑漆一團，連枯老的白楊樹梢，也灣折下來。我們在深而又窄的河床中前進時，尚有岸上的蘆葦叢和樹林可以掩護，我們等到一出無遮攔的水面，（因為伊列克河在這裏也形成一串小湖泊）我們這小舟，很有在淺水上遭遇傾覆的危險，所以，我們必須儘可能地靠着岸走，借高大的沙丘作為掩護。

我們這樣行進着，忽然在湖泊的旁邊，發現了一個無名的村莊，村民都是和善得很，慇懃地接待我們，為我們預備了一頓簡單而美味的晚餐，有鴨蛋，有蘆筍，有饅頭，更有剛才捕捉來的魚，烹調得也相當夠味。

當我們在喫的時候，有一大羣男女老少團團圍住我們，十分快活地談着，笑着，有幾個青春的少女，一點也不含羞，露出她們健康而不漂亮的面龐，雜在人叢中間笑語喧嘩。

這些人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歐洲人，他們對於歐洲人存了種種好奇的猜測，以為歐洲人的一切，完全和他們不同。因為，他們聽見過「大老爺」布希華耳斯基的故事，他在當年曾帶了二十個

全武器的哥薩克兵，以及一大隊駱駝和行裝，曾去拜訪過他們在南方的同族，在他們的印象中，歐洲人是多麼的尊貴，威武，榮耀啊！可是，他們看見我只有獨自一人，不帶僕役，沒有牲口，僅是兩個本地人作伴，坐的既是本地的船，說的又是本地的話，還吃他們的飯，差不多和他們是一般的窮；於是，他們有些覺得羅布人和歐洲人之間，事實上並沒有多大的差別。

四月十二日，因為暴風還是非常猛烈，使我們依然不能行舟，在該村又逗留了一天，第二天清晨，風稍和緩，我們又推船下水，繼續行進。——這些「克米」船，在不用的時候，必須把它們拉上岸來，使船底朝天擱着，還要時時淋水，免得生了裂縫。雖然已是這樣的小心使用，而一隻小船的「壽命」很少能超過十年以上的。

中午，忽然又起暴風，像先前一樣的猛烈，因為我們沒有地方可以停靠，只好再冒險前進！我們必須經過許多沒遮蔽渺茫無際的水面，——因許多港汊的口子，皆與這水面相通，我們要是不穿過這寬闊的水面，就沒法到達我們所欲到的港口。

風很大，水激動得更厲害，浪洶湧得更高，老是在小船周圍咆哮着，每一個波濤皆打在我們的

船上，淋得我們滿身皆濕。這裏不得不留心！我們皆脫了上下的衣服，預備在必要的時候，可以便於泅泳。我們爲了要維持小船的平衡，不得不用身體和船槳，迎着驚風險浪左右支持，還得小心地注意着，免得小船擱淺在沙灘上。

終於我們平安地渡過了一重重難關——當我們穿越過數個湖面後，湖泊已漸漸小了，最後又成爲伊列克河。

在驚恐之後，能夠安靜地划過一段平穩的水程，這是何等的愉快啊！

不多一刻後，我們已到達喜克恰果村。這裏只有五六家居民，伊斯耐拜和旅行隊正在這裏恐懼不安地等待我們。

在喜克恰果村休息了兩天，我又叫旅行隊先往亞卜達爾去，自己預備依舊乘坐着小船，沿着塔里木河行進。暴風是更猛烈了，我爲了減少危險起見，我想了一個方法，就是再添雇了一隻小船，用兩根棍子使和原來的船聯合起來，用四個人划槳，讓雙船一同行進，這樣，至少可以安全得多了。一路總算平安，我們又到進了捷克里克漁村，從這裏起，塔里木河開始向東北方面流出，我想，

布希華耳斯基在十一年前，所發現的新羅布泊，一定是源出于此吧？據布氏的記載，這新的湖泊，共分嚇賴普雷和嚇賴高順兩部分；嚇賴普雷是一個沒遮蔽的大湖，要是有人站在這邊湖岸，就望不見對岸，正好像站在海濱一樣，——可是現在，這大湖已是看不見了，當我的船傍着河的右岸划進時，我僅能見到這個湖的「遺址」，那是一個不足重輕的小湖，它的周圍已堆積滿了從塔里木河流下來的泥土，簡直連一隻平底的小船，也是不能行駛了。據船夫告訴我，這個殘留的小湖，一到夏季，可以完全不見——原有的水，皆已乾涸，每天新流下來的水，僅把牠沖成一條綫，一會兒就被烈陽蒸發殆盡，至於一到晚夏季節，河裏叢生着許多水草變成一大片豐饒的牧場，本地的人們，都是驅着畜羣到這裏來放牧，吃草。

在起初，我以為船夫們形容得難免有些過份，直到我四月底回歸和闐去時，我方才相信船夫們的話，完全是真的，我們在乾燥的沖積地上走了很長一段路，這一帶地方，原是布希華耳斯基時代被嚇賴普雷湖水所淹沒之處，足證這新羅布泊此時正在逐步縮小，而舊羅布泊呢？却在不斷地漲大，——在這一帶地方，更有一個奇異的景象，那就是找不到一叢樹林，這又可證明新湖的年代

極晚，所以樹林還來不及蔓延到這新湖的沿岸。

像這麼的景象，在新湖的另一部份嚇賴高順湖，也可以看到——當年布希華耳斯基曾從阿達耳村向東出發。坐了不少時合了我的旅行隊。當我上岸時，我看見全體村民，都聚集在岸邊歡迎我，其中有一個矮小的老頭子，好像十分面熟，使我一時記憶不起是在什麼地方見過，終於被我想到了，在布希華耳斯基的旅行記中，有一張亞卜達爾村村長孔恰凱貝克的肖像，這不是就是他嗎？——我立刻向他行禮好像和他是「老朋友」一般；他也非凡知己地對待我，並且引我到他家裏，屋內早已打掃清潔，似乎正在等候客人到來的樣子。

我和這位村長隨便地談着，使我得到了許多重要的知識，他今年已八十多歲了，但據他告訴我，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是活到九十多歲才死呢！——說起他的祖父，起初是在一個大湖的岸邊居住，這湖在羅布泊北方，現在已完全變了沙漠地帶。當他祖父到了二十五歲的時候，（一七二〇年左右）南方的羅布泊開始形成，這使塔里木河另外尋得了一條新路，而北方的湖也就此涸乾了！於是，他的祖父，便遷到南方來，建立了這個亞卜達爾村，可通舟楫之利，過此皆是小塘和沼澤，再以



後便完全消失。可見這嚇賴高順湖，也和嚇賴普雷湖一般，陷于同樣的命運中了。

我爲了要迅速完成這些湖泊的現狀地圖，所以，我決定要繼續乘船向東前進，直到水路不容許我再進爲止。四月二十二日，我同三個船夫坐了一隻船，伊斯耐拜和二個船夫坐了第二隻船，廚也就安放在他們船上；此外，我們又添雇了第三隻小船，由一個有經驗的老漁夫喚做杜準的駕駛，他替我們充任嚮導，帶領我們通過那完全長滿了蘆葦的湖泊。

漸漸的，風平浪靜，天空陰霾已散，湧現出晴朗的太陽，美麗的金光，在水面閃爍，這麼佳妙的天氣，我們已好久沒有遭逢到了，我們滿心輕鬆興奮，平安地到達了昆恰剛村。

塔里木河一到昆恰剛村，便開始分成數條支流，我們選擇了左邊一條較大的支流前進，可是不久攔住了我們的去路，却是稠密的蘆葦叢。——這些蘆葦，要不是已由羅布人浚通了數條窄狹的溝道（註：這些溝道，羅布人自己稱爲「恰剛」）那是一定不能再通過去了，——他們都在這裏安下網，我們的船均從數百張魚網上滑過，從明亮的水中，可以望見無數的魚在網中游泳。每家都有自己固定的「恰剛」，不許他人隨便下網，這些穿過蘆葦的小溝道，向四面八方交叉開

去，好像一條條雪亮的光綫，從各方面合聚在一個圓形的小水面中，溝成了「迷陣」不是本地人，進去後休想能夠找到出路。——如果是本地人呢，一遇到這樣一個水面後，船夫便要用力划槳，使小船向對面的蘆葦牆中急駛而入，也許外鄉人要以為這一定會碰壁而粉碎的，其實，當小船疾馳而進時，蘆葦牆就會向着兩邊「唵哨」一聲地分開，使小船滑進最近的「恰剛」去。——這一種道路，一個外鄉人，那裏能夠找尋得到呢？

從這裏瞭望四周，還可以看見這行將消失的塔里木河。由於我好多次在極大的湖泊上行舟的經驗，使我測得最深的湖泊是四公尺二十五公分，這或者是整個南方羅布泊的記錄。至於眼前這些湖泊，不用說是最淺了，甚至可以說，這些已不夠被稱為「湖泊」的資格，不過是一些沼澤而已。

第二天的黃昏時候，我們又駛進了一個最大的湖泊，喚做克那巴格拉剛湖，據說，這湖名的解釋是「拴住翅膀之湖」，相傳有人曾將一個野鴨的翅膀拴在一條極其隱蔽的「恰剛」出口邊的蘆葦上，作為標記，所以有這個名字。——在這湖中有高約八公尺的蘆葦，像一條帶子似的把湖

橫隔成兩半，連羅布人也極少到過這裏，因此，各「恰剛」中皆塞滿了蘆葦。我們的船幸虧比較此間通用的要大而沉重，還能勉強一步一步的挨進；槳是用不着了，水也是看不見了，我們只是慢慢的拉着蘆葦前進，可是，最後的蘆葦已完全讚不進去，於是，我們祇好回轉了。

在未會回去以前，我們還一度到北岸去，那裏給我發現了幾叢檉柳，長在高圓錐形上，我站在那上面片刻，可以向四面八方看得很遠。在東方，祇有無窮無盡的蘆葦地，竟沒有一平方公尺的水面可以看見。在西方，那就是我們才進來的水道，蜿蜒曲折，好像一條藍色的帶子，穿過黃色的蘆葦，這景象倒是別有風味呢！

## 三十五 嬉羌城虛驚

在嚇賴高順湖泛舟，算是我的東進旅行達到了一個目的地。現在，我必須回到和闐去，因為我的全部行李和旅費，都在那裏。

這樣經過了一個長時間的沙漠旅行，差不多耗盡了我們的精力。我和伊斯耐拜都盼望能有一個休息時期，可是，從嚇賴高順到和闐至少有一千公里，要是沿着崑崙山北麓回去，這是一切科學家都很熟悉的道路，很不容易引起我的興趣。尤其是，夏天將到，我們所隨帶的都只有冬衣，這更使我們不得不迅速求歸。但是，我們實在找尋不到其他的歸途，於是，我們在四月二十五日，決意動身回去。

當我們剛離開亞卜達爾村，從東方却又襲來一陣猛烈的暴風，接着，塵沙也一陣一陣的湧來，運塔里木河的水完全倒流。這使亞卜達爾村的河面突然低降了四十至五十公分，而嚇賴普雷的

湖面，却憑空高漲了二十至三十公分；由於暴風的壓迫，連湖底的面積也擴大了不小。就這麼的緊括了三晝夜的暴風，竟至沒有中斷片刻，可是這一次，我們並不怨恨牠，因為，牠使溫度沒有高出十八度以上，雖然我們都穿了笨重的冬衣，倒反而覺得有些陰涼呢！更何況牠在我們的背後吹，讓我們的小舟像飛箭般向前程疾進，彷彿上帝故意要幫我們的忙，無異乎替我們於無形中縮短了路程，所以，暴風愈括得厲害，我愈是興奮地說：「好啊！你吹啊！送我們吧！我的風姨！」

連我們自己也不相信，四月二十七日，我們就到了那個小城嬉羌，這裏只有一百多家的居民。我們想起了我們的駱駝，牠們在夏天不適宜過份操勞，只配讓牠們在山上安靜地吃草；爲了不忍太耗費牠們的精力起見，我們願意以半價把牠們賣給一個土耳其斯坦商人，而以這筆錢添買了四匹馬。

在嬉羌，有一位中國知縣李大人，按照過境的禮節，我應該把我的中文名片和焉着聞大人發給我的地方護照，送給這位李大人，同時，請問他在什麼時候，可以允許我去拜謁他，那裏知道，他竟差人傳話給我說：「要是能夠呈驗一張也可適用於此地的大護照，大人才允許接見我。」

這真使我着慌了，我只好請求那位傳話給我的翻譯，希望他能代我向縣尊聲明：我的所有文書皆在和闐，因為這一次我動身時，不預備東行得這麼遠，而直到羅布泊來，所以，最好讓我能當面見到李大人，使我可以直接向他解釋。

想不到，這樣的申明也是「徒勞往返」，這位知縣依然拒絕見我，並且傳話給我說：無論何人，要是不帶護照，那就是嫌疑份子，絕對不能通融，所以，不許我走那直接去和闐的道路，總算還是特別開恩，因為我有焉耆小護照的緣故，允許我回到焉耆，然後，必須從那裏依照來時的路徑，使我回和闐去。

這真有點使我爲難了！要是經過且末向南行，我們在一個月內，就可到達和闐了。現在，要我在炎夏的季節，去進行三個半月的沙漠旅行，何況，這條路我早已考察完畢，重去冒險有什麼意義？尤其是一點也引不起我的興趣，叫我如何能再鼓勇冒險呢？所以，我不得不再請求翻譯，這是一個滿面和氣的回子貝克，希望他再轉達上司，願他收回「成命」，否則我也只好仍舊動身到且末去，明天就去，想我只好「違命」一次了。

誰知，回答是非常乾脆：「你去吧！但我可以派十名兵逮捕你，把你仍解往焉耆去！」

我已十分明白，事情是麻煩了，我深信，這位專橫的中國官，既然這樣說了，他一定能夠做到的！所以我不得不預先準備一下。我向買我駱駝的那個商人約定：要是有人真把我和伊斯耐拜解往焉耆去時，就請他代為保存我們的行李和馬匹，我並把一些隨身應用的東西，都安放在我們的鞍子背後。我預備一到焉耆後，我再到迪化去，我要向俄國的領事求助，請他替我備好到且末和闐的通行證。——這時候，那位李大人定會十分後悔，並且他把應該賠償我多走許多冤枉路的損失啊！

我又這麼想：從這裏到迪化，大約有七百多里路，要是騎了馬，在這一條從未到過的陌生路上旅行，那邊是非凡有趣味的，而且，我還可乘便看一看這新疆的省會，我知道那裏有許多的高貴官員，還有不少的俄國僑民呢！

這麼一想，我的煩惱反沒有了，雖然這是被人家強迫要我改變這旅行計劃，但在這新的觀點下，我又高興起來了，不過在和闐我有許多郵件，等候我去開拆，這使我稍有不安而已。

我既然這樣決定了，我就不以為意，靜待事變的到來。晚上，突有一位伶俐的中國官員來見我，他自致介紹辭，說是姓齊是婿羌城的防兵司令，他已經接到命令，預備明天逮捕我，但他也覺得知縣李大人這個辦法，大有些不近人情，因此，他特地前來，向我表示着惋惜之意，他願意設法勸解李大人，希望他還能收回成命。

我們這樣談着，漸漸的我們的話，轉到了其他方面去，最值得我欽佩的，這齊大人非凡的富有，求知慾他十分關心，地動問我旅行的經過，於是我就告訴他在塔克拉馬干沙漠中不幸的遭遇，這位齊大人忽然大聲喊叫起來，幾乎要擁抱了我的頸項，說：「啊，原來就是你！這時候我正在和閩時常聽人談及你死中得活的事蹟，林大人也對我談起過你。我們兩人在當時，原希望能在和閩看到你呢！」

這位林大人，我是早已知道的，他是比利時人，原名喚做保羅司·林噶，已來中國三十年，曾有好多年伴同我的偉大教師德國地理學家李希特霍芬，在亞洲各地旅行，替李氏充任翻譯，終於他自己完全歸化了中國，不但做了中國人，並且還娶了一個中國妻子，現在，他住在蘇州。已是政府的



一位大官了

那時候，保羅司林噶和這位齊大人，奉了新疆總督的差遣，到土耳其斯坦的南方，去調查境內的金礦，在去年我在塔克拉馬干沙漠中脫險以後，孤寂地住在布克樹林中休息的那一星期，他們恰巧逗留在和闐以後，他們到了疏勒，但我却又往帕米爾高原旅行去了，等到我秋天回來，他們早已離開疏勒了。

我好多時渴望着要和保羅司林噶見面，並且，我那教師李希特霍芬也託我向他問好，可是這願望直至一年以後才達到，那是在北京的俄國公使館中，我總算無意地遇到了他。

爲了這個緣故，齊大人立刻對我成立了親密的友誼——他是防兵司令，他雖然接受知縣的命令，但他自己具有完全獨力的權力。

第二天，我就暫且不到迪化去，又在婁羌停留了一日，我去回訪我的新朋友——他給我找着了許多婁羌和且末南邊山嶺區域的路綫圖，都是他自己親手畫的；這不得不使我非凡驚異，他能畫得如此準確，要不是這些地名皆是用中國字句所寫，恐怕任何人見了這地圖，必定會錯認是

出於一位歐洲地理學家的手筆呢！

承齊大人款留我吃中飯，在進餐時，他告訴我，他早晨已經去過知縣衙門，並已竭力勸告過李大人，但李大人總是不肯讓步，以為這是奉有命令，在東干回子暴動的今日，（這時候很擾亂中國政府）應該遵令到領到且末與和闐的道路，——這命令當然不可適用於一位和平的歐洲人，但無論怎樣的解釋，都是不中用，李大人只知專橫地說：「沒有護照的人，我就無法明白他究是何等樣人！」

我聽了連忙問：「那末，我是必須要到迪化去了嗎？」

齊大人喊叫起來，說：「要到迪化去，你瘋了嗎？」接着他又高聲大笑說：「不要慌！你放心地到且末去吧！一切有我來負責！縣尊雖然下令要捕捉你，但我儘可以不發一兵一卒，李大人要是差遣本地的貝克來逮捕你，那我可以派一隊兵護送你，不使你被他們捕去！」

這真使我歡喜得欲狂了，誰想到我的「福星」比嬉笑的知縣更有權力呢！尤其是這些兵士，原是奉了高傲的李大人的命令，是要來逮捕我的，那裏知道，現在竟一變而成為我的「衛兵」了！

——但幸運的事還不止此哩！第二天，這一位客氣的齊大人，還送了我許多糖和煙草，我恰巧在此時正急需這些東西，但我却非常慚愧，因為我沒有什麼可送齊大人，我只好送他幾張可有可無的地圖，和一些零星小東西。

我們就這麼地離開了嬉羌小城，一路上無話，經過且末和于闐，平安地回到了和闐——一八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我們又騎馬重進和闐城。

## 三十六 中國式偵探故事

到和闐，發現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一到達後，知州劉大人就請我去。——原來，這裏有許多貴重的失物，等待我去認取。

這些東西，還是去年我從塔克拉馬干沙漠回來時，在途中神秘地失去的。劉大人不待我詢問，告訴我這些失物的經過，說是新從一羣竊賊和窩家手中查抄而得。

我聽完劉大人的話，覺得這破案的經過，倒確是一個中國式的偵探故事呢！我把這一段事蹟附記在這裏，倒可以替我這「沙漠旅行記」作爲一個奇異的收束。並且，由此可以見到本地回子的性格，和他們的統治者——中國人的「司法」情況的大概。

這件事，應該再從尤蘇夫說起，就是那個用水救活伊斯耐拜的商人；當他回到和闐以後，就把我那瑞典軍官式的手鎗，送給駐守和闐的西土耳其斯坦商人的「亞克沙葛爾」賽阿赫南拜；不

用說，這是希望獲得這位「亞克沙葛爾」的信任。並且想藉此賄賂他，使他對這事「緘口」不問。誰知道，這位「亞克沙葛爾」早已得到了疏勒俄國領事的知照，所以，他便嚴厲地責問尤蘇夫，要他說出這手鎗的來源，使他不得不供認是從塔維克村長托達貝克那裏得來的。於是，這位「亞克沙葛爾」便將此手鎗交給了劉大人；後來，又經疏勒道台之手，交還了我；這事在二十六節裏，我已把它詳細提起過了。

聰明狡詐的尤蘇夫，眼見風勢不妙，決定「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趕快逃出了和闐。

「亞克沙葛爾」既不能續獲尤蘇夫的消息，便把注意力完全落在村長托達貝克身上，他派了一個靈敏的偵探，特地到塔維克村去。使他隨時偵察托達貝克的行動，並在他家裏搜索我其他被竊的失物。

這偵探經過化裝以後，變成一個衣衫襤褸的苦力，他轉輾設法，終於他被托達貝克雇用爲牧羊人，於是，他便同貝克家其餘的牧人在一起流蕩，他竭力勤謹職守，漸漸博得了主人的完全滿意與信任。

有一天，他往貝克家中去支領他那微少的工資，想不到一進貝克的門，就被貝克跳起來攔阻他，並把他迅速地推到外面去。可是，已經遲了他已清楚地瞧見貝克，正和三個獵人（按就是我向來認為是正人君子的亞麥得漢庚，克沁阿渾，託達沙三人）坐在數個箱子的前面，交頭接耳地好似在計議着什麼。另外還有一個人，喚做雅古沙，就是曾帶我們到沙漠中第一個古城去的，也在那裏——在地毯上，散放着許多只有歐洲人所僅有的東西。

這偵探雖已完全明瞭，爲了免使人家疑心起見，他依然慢慢地將工資放進袋裏，裝作「漠不關心」的神氣。走他自己的路。他覺得並沒有人追蹤而來，不覺暗示慶幸，便趕緊跳上預先已偷到的一匹良馬，向和闐飛奔而去。——他將所發見的事實經過報告於「亞克沙葛爾」再由「亞克沙葛爾」迅速報告劉大人，而劉大人呢，也立派官兵往塔維克村去，預備搜檢貝克的住宅，與查抄那些失物。

這時候，貝克已經發現牧人並名馬同時失蹤的事，他明知有些蹊蹺，着急非凡。他立派數人騎馬分頭追趕這逃亡的牧人，但是，這偵探一則先走了很久，二則他很明白，要是被主人追回，那定是

性命不保；三則他急於到和闐城報功去。所以，追趕不上是不用說了。——現在，貝克開始坐立不安，如坐針氈；總算他還能見風收蓬，將所有的失物包束起來，硬頭皮送往和闐去。——他跟隨着劉大人差來的官兵們一同到和闐城，將所有的失物繳呈劉大人，只好含混地聲明：這是數天前才發現的。

這些獵人們，也不得不跟隨官兵到了和闐；這一夥「竊盜嫌疑犯」都住在一個客店裏。但「亞克沙葛爾」却早已派了一個偵探在那裏偷偷地窺探他們的動靜。不多一刻，偵探就回來報告：說是貝克在晚上如何教獵人們口供，教他們不日劉大人提訊時應如何對答。

於是，「亞克沙葛爾」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立刻叫人帶這些獵人到自己面前來詢問。——當我從沙漠出來不多久，他們曾陪伴伊斯耐拜進沙漠去尋找我的帳幕和遺失的物品，結果是一無所獲，空手而返。可是現在，他們却這麼說：「那已是冬天，我們走到了三株白楊樹所在，再從那裏跟隨一行向西的狐狸足跡，接連走了數日，終於到了一個地方，狐狸足跡正停止在這裏，沙中却還有狐狸深深掘過的痕跡。——我們漸漸發現，這裏的沙完全是白的，不久就認出這些不是

白沙，原來有麵粉混和其間。於是，我們決意從此發掘下去，約一尺深就發現了帳幕的幕樑，終於，我們一件件掘出裏面的東西，用驢子裝到河邊來了。」

照他們這麼的說法，原也沒有什麼可疑之點，惟他們發掘得帳幕的時節，已是冬天；我相信狐狸們在夏天時，已經嗅到了留下來的母鷄和糧食的味道；這是有件事可證明，這些獵人們曾在離帳幕極遠的一個沙丘頂上，發現了一具母鷄骨架。——一定的，狐狸們把母鷄銜到沙丘上來，喫完了牠的肉，留下了牠的骨！而這母鷄的被狐狸們發現，定在帳幕被沙埋沒之前；而我們猜想這帳幕的被埋沒時期，定是在夏末秋初，因為伊斯耐拜一度來找尋此帳幕，已是不能見到，想此時已被沙埋沒了。——但是，使我們懷疑的，他們爲什麼沒有發現人類屍體呢？也許我的兩個疲弱的僕役，約爾奇與穆罕默德沙，在五月二日夜間，又向前爬行了一段路吧！

不錯，「亞克沙葛爾」還得問他們：「當時爲甚麼不將找到的東西，立刻交給劉大人呢？」他們的回答是：「村長托達貝克知道了這件事，要我們把這些東西隱匿起來，把一些值價的東西變賣了，將一些本地人不能應用的東西保存起來。」



這些話也是對的，他們確已按照此計劃做了，所以，我現在能夠取回的一些失物，就是他們所  
以爲沒有價值的；像幾件儀器，支架水平板，藥品，一件雨衣，雪茄煙，火油爐子，兩架照相機……等。  
——我雖取回了照相機，但我心中並不感到如何的歡喜，因爲，塔維克村許多聰明的居民，將我的許  
多底片，完全拿去當做窗子的玻璃用了！因此，我在第一期旅行中所拍攝的片子，完全損失殆盡，這  
是一個多麼痛心的損失啊！——現在，我僅剩下一些鋼筆畫，和一部份的通俗版，總算勉強用爲我  
的旅行記的插畫。

我深信這些獵人們原是很正派的，因爲受了托達貝克的誘惑，乃盜賣了我價值二千馬克左  
右的物品。——當我在克里雅河旅行時，亞麥得漢庚和他的兒子克沁阿渾，還是伴同我在一起；我  
每一次提到沙漠旅行的不幸遭遇，和把說話轉到那些失落的行李時，他們總要用確定的口吻對  
我說：「請放心，失落的東西總可以找得回來的！我們這次旅行回去後，還想再去尋覓一次。」直至  
現在，我方才明白，他們在當時所以要這樣的說，正是表示他們的良心受有責備。我現在更其明白，  
當我經過塔維克村時，貝克所以不讓我住在他自己家中，而故意慫恿地特備另外房子招待我，正

因為那些偷來的贓物，還藏在他自己家中的氈毯之下，恐怕被我發現出來啊！

劉大人也把獵人們提去審問，責問他們為何胆敢打破我那緊鎖的箱子？但他們却狡辯地說：「箱子太重，一時搬不動，不得不打破，以便將物件分次搬運！」自然，這決不是真正的口供，於是他們不得不被鞭打，甚至受刑，並且關在牢裏，爲的要他們招承實供。——只有狡猾的貝克，暫時讓他逍遙法外。

我既然已重返和闐，劉大人又把這懸案重新提出審問；而我很明白，這些偷竊犯的吉凶禍福，完全操在我的手中。我真有點感覺不忍，因為中國的刑具，實在太悽慘了，往往可以使人變爲殘廢；而他們在牢內等待判決，已磨練過了許多日子，——劉大人要我回來後再判決此案，而我却在各處遨遊，延誤了歸期，以致使他們白白地在牢中久待；在我看來，這已是足夠的刑罰了，似乎用不着再加判決了。

但是，這件事和闐的「亞克沙葛爾」却看得十分鄭重，他恐怕劉大人的判斷不公，（其實，事後證明這種「不信任」是多餘的。）所以暗派了一個偵探，在和闐衙門裏觀察着知州的行動。

——劉大人處理此案的經過是先要我開寫一張失單，並註明失物的價值，然後他憑此失單，親往遙遠的塔維克村去勘察，然後再回返和圖繼續偵查。——但犯人們的口供，依然是矛盾的，他們一致咬定說：「全部行李均交付貝克，缺少的東西惟有貝克才知下落。」而貝克却指定一切東西皆是獵人們偷去的。劉大人還要用刑，但我却堅決反對；後來劉大人和我商量，要在審判的時候，讓差役拿着鞭子在旁站立，以此嚇嚇被告；這個我當然只好容許了。

既然獵人們和貝克各執一辭，劉大人却聰明地領下一如所羅門式的判決：——

「雙方必有一方虛誑，惟究爲何方，頃刻尙未查悉；我今判決，限雙方於二日內，共同交付貴賓五千騰格，（卽二千三百馬克。）以賠償被盜賣之物件。」

自然，這判決是絕對公正的，但我的意思，即使被告有罪，我也不願接受他們的金錢。可是，劉大人却不允許這種寬容辦法，他以爲，儘管我不在乎這筆款子，但中國的官衙，必須按律嚴辦，俾使百姓們周知，搶劫一個歐洲貴賓，必須重懲，否則，還有人敢在這一帶地方旅行嗎？

於是，我再請求：既然獵人們一口咬定說，「僅從沙漠中取出一部份東西，其餘仍留在帳幕

中。」那末，罰金的價值，也應該降低到一千騰格。（即四百六十馬克）——終於劉大人順從了我的要求，雖然我多損失了些，但這是很隨便的，我因此獲得了各方面的贊許，甚至連犯罪者自己，也非凡感激我呢！

能夠以公正的態度，來保護一個歐洲人，像劉大人那麼所做的，這在中國官吏中的確是少見得很！我在前面已說過，這位劉知州是個好官；但我們更有充份的證據，可以說明我的觀察完全是對的！——在東土耳其斯坦所有的地方官，差不多個個貪污，所謂三年一任官，往往可以積蓄半百萬私財，甚至乾沒了一部份國家的賦稅。只有劉大人，他已做了三年的和闐知州了，却每年把賦稅如數解至北京，連一絲一毫也不短缺。像這麼一個前所未聞的廉潔好官，在迪化已引起了許多人的欽佩；上司爲了獎勵他的緣故，把他調陞莎車知府。他就在我離開和闐那一天，也動身赴莎車履新去了。

六月二十九日，我們離開和闐，開始向那無人居住的西藏北方高原行進；我們皆已休息了好些時，連牲口也恢復了精力；所以，我們又皆勇氣百倍，開始向這一帶不毛而沒有出口水道的鹽質

盆地去冒險；我們向東深入，經過死氣沉沉陰風慘酷的山地，忍受嚴寒烈風和暴雨，這樣行了二個月；我們的目的，要詳細考察這一帶的高原，以及許多未爲人知的大規模山脈——雖然我們在海平面上五千尺的高地行走，使人畜均蒙受極大的勞苦，但幸而我們的願望總算達到了。

此後，我們的旅途，取道魯卓，爲了我們想拜訪鄰近此地的宏麗的昆奔寺中的萬尊佛像；接着，我們走西寧府，而達北京。這樣，我已完成了穿過亞洲大陸的旅行，却巧歷時一千〇一日，這是算到我一八九七年三月二日我進入北京的「天門」爲止。

從這一次旅行中，我已很自滿，因爲我獲得了許多有價值的標本，和許多能夠發揚科學原理的資料，我欣幸着能夠帶回這麼豐富的成績，已可說是「不虛此行」了。——我對於像羅布泊那樣能夠移動的湖，感到萬分的興味，其一切神祕的解釋，更對於我這次旅行有重大的助力。至於如何澈底解決它，那須待至我後來重入「亞洲之心」的時候；我在西藏冒險記中，另有詳細的敘述。

到達北京後，我逗留了一個時期，於是，我又選取了一條富有趣味却十分難走的「回家路」，我開始坐上別有風味的當地車子，穿過無限的草原和渺茫的大戈壁，經庫倫，到恰克圖，然後乘坐

西伯利亞鐵路，費時九日九夜，到達彼得堡；等我平安地回歸我的放鄉斯托哥爾摩，已是一八九七年的五月十日了。

# 新 疆 遊 記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初版

著	者	薩 維 漢 丁
譯	者	夏 雨
出 版 者		芷 江 出 版 社
		四馬路二七七號
總 經 售		博 文 書 店
經 售 處		勵 力 出 版 社
		五 洲 書 報 社
		國 際 書 報 社
		中 國 雜 誌 公 司
		百 新 書 店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年	1946
月	3
類號	0130

6

341310

208

696.1  
 208=2  
 .2

